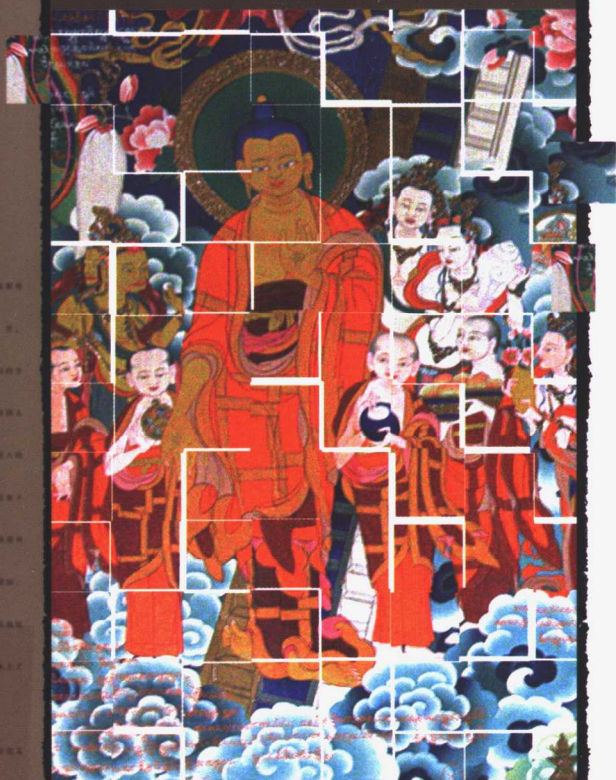


中国

ZHONGGUO
ZONGJIAO MINGZHU
DAODU

(佛道教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illegible][illegible]

ZHONGGUO
ZONGJIAO MINGZHU
DAODU



博雅导读丛书

中国美学名著导读

中国伦理学名著导读

中国宗教名著导读（佛道教卷）

古典小说鉴赏

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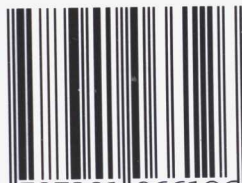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

责任编辑 / 王立刚

封面设计 / 奇文云海

010-84495201

ISBN 7-301-06612-0



9 787301 066126 >

ISBN 7-301-06612-0/G · 0902

定价：25.00 元

90113871

(佛道教卷)

中国

宗教名著导读

ZHONGGUO
ZONGJIAO MINGZHU
DAODU

王宗昱 李四龙 杨立华 周学农 编著



博雅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名著导读·佛道教卷/王宗昱,李四龙,杨立华,周学农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

(博雅导读丛书)

ISBN 7-301-06612-0

I. 中… II. ①王…②李…③杨…④周… III. 佛教—著作—简介—中国—古代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934 号

书 名: 中国宗教名著导读(佛道教卷)

著作责任者: 王宗昱 李四龙 杨立华 周学农 编著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汪金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12-0/G·090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 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8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佛 教 部 分

牟子理惑论	东汉	牟融(2)
沙门不敬王者论	东晋	慧远(16)
肇论(节选)	东晋	僧肇(25)
《高僧传》序	南朝梁	慧皎(35)
《摩诃止观》缘起	隋	灌顶(40)
安乐集(节选)	唐	道綽(50)
八识规矩颂	唐	玄奘(62)
坛经	唐	慧能(69)
华严金师子章	唐	法藏(89)
《阅藏知津》自序	明	智旭(94)

道 教 部 分

太平经(节选)	(100)
周易参同契(节选)	(106)
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节选)	(111)
西升经	(118)
抱朴子(节选)	东晋 葛洪(127)
黄庭内景经(节选)	(133)
老君音诵诫经	北魏 寇谦之(139)
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节选)	(151)
陆先生道门科略	南朝宋 陆修静(154)
夷夏论	南朝齐 顾欢(162)
坐忘论	唐 司马承祯(165)
阴符经	(174)
钟吕传道集(节选)	(177)
悟真篇(节选)	北宋 张伯端(185)
金丹四百字序	(195)
雷说	南宋 萨守坚(198)

修仙辨惑论	南宋	白玉蟾	(203)
谢张紫阳书	南宋	白玉蟾	(206)
太上感应篇			(209)
重阳立教十五论	金	王嘉	(213)
盘山语录(节选)	元	王志谨	(217)
道门十规	明	张宇初	(221)

道教部分

太平经(节选)

《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成帝时代。当时有甘忠可造出《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称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他把这部书传给夏贺良等人。刘向以为这是“假鬼神罔上惑众”，甘忠可于是被下狱致死。汉哀帝曾经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宣传，并更改年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这时的《太平经》是以阴阳灾异说取悦帝王的。所谓更受命是中国古代宗教的符命思想，和道教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刘向刘歆父子均由儒教的立场出发抨击《太平经》。夏贺良最终事败伏诛。东汉顺帝时，又有宫崇向皇帝进献《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据称为干吉所传。桓帝时道士襄楷再次进献，称此书为“兴国广嗣之术”，都没有受到重视。但是，这部《太平经》流传甚广，成为张角太平道尊奉的经典。牟子《理惑论》把它看作神仙说的代表。《太平经》在早期道教运动中有重要的地位。后来道教经典系统中专列太平部，即为《太平经》而创设。《太平经》流传的年代久远，其内容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一直到晋代道教造经运动时仍然加入过新的内容。关于此书的卷数也有不同说法，以一百七十卷之说最为流行。明正统道藏中有《太平经钞》和《太平经圣君秘旨》，此外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的道书中多有《太平经》佚文。王明编有《太平经合校》，是目前整理《太平经》最完善的本子。

历史上有人把《太平经》的宗旨总结为“三一为宗”，兼指其社会政治和神仙学说的准则。汤一介先生更把它总结为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合一以致神仙。三指阴、阳、中和，又具体表现为天地人、君臣民、精气神等。阴阳中和三气相和是最理想的状态，叫做“太和”，此时即出现太平气。太平气是政治升平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修身的条件。《太平经》用气的学说解释了人的生命存在和长生的方法。它发展了历史上的精气神思想。精神有善恶，有吉凶，人身体中的精神亦然。精神的性质决定了人的行

为的善恶。人的行为也可以使相应的精神进入身体。精神就有了人格神的特征。这些人格神中最重要的就是五脏神，是四时五行之气进入人身体形成的。五脏神有具体的形象。《太平经》对此有具体生动的描述。这些精神有如下特征：精神出游，神随人意，诸神司过。《太平经》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长生之术，其基本思想是形神相合以求长生。其道术具体表现为通过想的办法守神、致神、还神。这种道术也就是后来《黄庭经》大大发扬的存思道术。《太平经》中的承负说也是道教史上的重要观念。汤用彤最早指出它和佛教报应说的区别。承负说是中国宗教报应观念的一种表现，重在解释人行为和结果的不一致。它和儒教发扬的留余庆说相辅相成，在中国宗教史上有深远影响。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念认为人行为的善恶可以影响到后代的福祸遭遇。儒家强调正面的影响，道家则强调负面的影响。

本书所收文字取自王明《太平经合校》。篇章排序依照王明本。所做标点亦参取王明本。

(王宗昱)

以乐却灾法

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①。夫乐于道何为者也？乐乃可和合阴阳，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蛟行乐则不相伤害，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则利帝王。故乐者，天地之善气精为之，以致神明，故静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为邻，且得长生久存。夫求道常苦，不能还其心念，今移风易俗，趋其心指，谁复与之争者？太平乐乃从官中出邪？固以清靖国，安身入道，夷狄却，神瑞^②应来。悬象还，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内，返游于外。游不以时，还为身害。即能追之以还，自治不败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无人，画像随其脏色^③，与四时气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脏象，下有十乡，卧即念以近悬象，思之不止，五脏神能报二十四时气，五行神且来救助之，万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为法，随四时转移。春，青童子

① 王明认为这句话可能就是以下文字的题目。《太平经合校》中的小题目多为王明拟定。

② 神瑞：指各种吉祥征兆，如嘉禾、麒麟、九尾狐等。

③ 心、肝、脾、肺、肾五脏对应五行、五色、五方和四时。脏色即指五脏分别对应的颜色，如肝的脏色是青。

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二十五神人真人共是道德，正行法，阳变于阴，阴变于阳，阴阳相得，道乃可行。天须地乃有所生，地须天乃有所成。春夏须秋冬，昼须夜。君须臣，乃能成治。臣须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须乙，子须丑，皆相成。作道治正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因得其道，鲸鱼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效也。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应之。众贤聚致治平，众文聚则治小乱，五兵聚其治大败。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与德，若衣之表里。天不广，不能包含万物。万物皆半好半恶，皆令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后宫之象也。此二者，慈爱父母之法也。故父母养子，善者爱之，恶者怜之，然后能和调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众贤共照，万物和生。故清者著天，浊者著地，中和著人。

和三气兴帝王法

通天地中和谭，顺大业，和三气游，王者使无事，贤人悉出，辅兴帝王，天大喜。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但大顺天地，不失铢分，立致太平，瑞应并兴。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①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为地通谭，地者常欲上行，与天合心。故万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云气靡天而成雨。故忠臣忧常在上，汲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为中和谭，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中和为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属父，其统在上，托生于母，故冤则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妇父子之象也。宜当相通辞语，并力共忧，则三气合并为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气。断绝此三气，一气绝不达，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无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畅达，天心不得通于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敕，为逆家也。臣气不得达，地气不得成，忠臣何从得助明王为治哉？伤地之心，寡妇在室，常苦悲伤，良臣无从得前也。民气不上达，和气何从得兴？中和乃当和帝王治，调万物者各当得治。今三气不善

^① “当”字在《汉书·襄楷传》引文中作“相得”。

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解承负诀

天地开辟已来，凶气不绝，绝者而后复起，何也？夫寿命，天之重宝也。所以私有德，不可伪致。欲知其宝，乃天地六合八远万物，都得无所冤结，悉大喜，乃得增寿也。一事不悦，辄有伤死亡者。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①，不能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断绝，深思之而勿忘。凡人有三寿，应三气，太阳太阴中和之命也。上寿一百二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百二十者应天，大历一岁竟终天地界也。八十者应阴阳，分别八偶^②等应地，分别应地，分别万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应中和气，得六月遁卦^③。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会也。如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胞胎未及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者，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也。多病盲聋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愤乱者，万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灵怒也。多病温而死者，太阳气杀也。多病寒死者，太阴气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气太急也。多病气胀或少气者，八节乖错也。今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故病害万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失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故与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发，不可禁也。获罪于天，令人夭死。初天地开辟，自太圣人各通达于一面，诚真知之，不复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业，令后世修之，无有过误也。故圣人尚各长于一大业，

① 余殃一辞源于《易传》，《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② 王明疑当为隅字。

③ 汉代易学家孟喜用周易中的十二个卦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体现一年当中阴阳二气的消长。也称“消息卦”。代表六月的是遁卦。《太平经》此处只是沿用成说，未必有强调阴阳消息的意思。

不能必知天道，故各异其德。比若天，而况及人乎？天地各长于一，故天长于高而清明，地长于下而重浊，中和长养万物也。犹不能兼，而况凡人乎？亥为天地西北极也，巳为天地东南极也，亥寒不以时收闭，来年已反伤。子乃天地之北极也，午为天地之南极也，子今冬不善顺藏，午反承负而亡也。丑乃天地东北极也，未乃天地西南极也，丑不以时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运，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里之内，其用道德，仁善万里，百姓蒙其恩。父为慈，子为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帝王居内，失其道德，万里之外，民臣失其职，是皆相去远万万里，其由一也。习善言，不若习行于身也。

还神邪自消法

分别三气所长，还神守身。太阳天气故称神。形者，太阴主祇^①，包养万物，故精神藏于腹中，故地神称祇。精者，万物中和之精。故进退无常；天地阴阳之精，共生万物，此三统^②之历也。神者主生，精者主养，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无也。故心神动摇，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可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即去矣。始学用其可，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矣。阴气阳气更相磨砺，乃能相生。人气亦轮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气，如鱼有水，气绝神精散，水绝鱼亡。故养生之道，安身养气，不欲数怒喜也。古者明师，教帝王皆安身，使无忧，即帝王自专矣。天喜太平气出，无不生成。天恨刑罚之气出，莫不杀伤，万物莫不被其毒，故同忧也。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沦；人不守神，身死亡。万物不守神，即损伤。故当还之乃曰强，不还自守曰消亡也。

令人寿治平法

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欲正大事者，当以无事正之。夫无事乃生无事，此天地常

① 祇：地神。

② 董仲舒提出的关于历史循环的理论。夏朝为黑统，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朝白统，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为赤统，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历史即按照这个顺序循环。

法，自然之术也，若影响。上士用之以平国，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谓不为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远，内爱吾身，其治自反也。

参考文献

1. 王明：《论〈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见其《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 汤用彤：《读〈太平经〉所见》，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二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周易参同契(节选)

炼丹术是重要的宗教实践,其历史源头尚待考察。其历史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涌现了大量的炼丹著作,《周易参同契》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现存最早的丹经之一。

中国的炼丹术是以含有铅汞的各种矿物为原料,经过水法和火法等工艺程序,炼制出可供道士服食的丹药。其化学过程为铅汞两种元素的化合还原。炼丹术士在这种化合还原中看到某种物质可以在烧炼中不改变其性质,于是幻想服用以后可以永保生命。这种假外物以自坚固的观念是炼丹术长存不衰的宗教原因。炼丹术还可以炼制金银,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由现存丹书可知古代炼丹术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炼丹原料不仅有矿物,还有大量的植物。中国炼丹术积累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经验和工艺技术。历代问世的丹书反映了中国人对众多矿物化学性质的认识,记录了中国人在不同时期能够制备的化合物。中国的化学史和化工史主要保存在道教的宗教实践中。它在世界科学史和工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丹药的服食也反映了中国的医学实践。丹药不仅用于服食成仙,也用于医疗。孙思邈的著作里就有炼丹配方和医疗记录。由于炼丹传统在二十世纪戛然中断,而利用西方化学实验方法模拟中国炼丹工艺的研究进展缓慢,我们对炼丹术的了解十分有限。

《周易参同契》是火法炼丹的著作,问世于东汉。相传作者是魏伯阳。也有学者认为它并非一时一人的作品。此书将易学、黄老及炉火三者融为一体,即以易学阐述外丹烧炼的原理,其宗教追求为道教长生。书中说道:“大易性情,各有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周易参同契》以其理论精湛在炼丹史上独领风骚,其影响超过了同样被推为古老丹经的《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丹经》和《黄帝九鼎神丹经》,被誉为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中的某些文字被认为是内丹之论。

自五代彭晓开始,众多注释家以其讲述内丹之道,进一步巩固了它在道教炼养实践中的地位。对于《周易参同契》的内丹解释将它的影响推及道教之外。许多名儒如朱熹等人相继作注。《周易参同契》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

《周易参同契》以汉代易学讲述丹法。它也是汉代易学的重要著作。书中只有少量文字描述丹法的工艺设备和流程,其余文字均讲述丹药生成和炉火控制的原理。本导读不以其工艺及化学过程为讲述对象,仅涉及丹法原理。朱伯崑将《周易参同契》的易学总结为两个方面:坎离为易说和月体纳甲说。坎离为易说是以阴阳变易法则解释丹药的生成。《周易参同契》第一段文字就是讲述此义。乾坤指炼丹炉鼎的上下釜。坎离指炼丹的药物铅汞,又指水火二气:水指药物蒸馏,水指药物熔为液体。炼丹靠炉鼎,如同周易众卦由乾坤生出。“易”在此可以统称丹药的炼制。炉鼎和药物是炼丹的基础,所以说这四卦包括了阴阳变易的过程。《周易参同契》推崇这四卦是受到西汉易学家京房和《易纬·乾》的影响,又进一步抬高坎离两卦的地位。《周易参同契》书中明确说道:“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等。”坎离为易说强调了丹药的烧炼取决于药物和水火二气的变化。《周易参同契》推重坎离两卦是来自丹术。铅为阴,取其遇火熔为液体。汞为阳,取其遇火升华。水为阴,火为阳,混而为一,炼为丹药。“坎离匡郭”之说后来演变为著名的“水火匡郭图”,再演变为陈抟的无极图和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其远源则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朱先生认为,《周易参同契》以阴阳之道解释无机物质化合的原因,把周易和化学结合在一起。

《周易参同契》吸收了汉代易学的卦气说和纳甲说,用易学解释炼丹用火。卦气说是西汉易学家孟喜所创,用周易卦象解释一年节气变化,用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纳甲说源于西汉京房,以八宫卦(即八卦的重卦)各配以天干,以各爻配以地支。其说通称“纳甲”,也称“纳支”。朱伯崑先生认为《周易参同契》将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用来解释一个月的火候运作。其说又分三种。

六十卦纳甲说。把一个月分为六十个昼夜,配以六十卦,说明每天早晚的用火。第一天前半日为屯卦用事,后半日为蒙卦用事。每日两卦。其法则是依照阴阳二气的消长掌握文武火候。阳气上升时用文火,阴气上升时用武火。此即所谓“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

十二消息卦说。十二消息卦是孟喜提出的,用十二辟卦代表十二个月。

这十二卦中阴阳二爻位置的不同表现了一年当中阴阳二气的消长。前六卦表示由冬至开始阳气上升,到夏至以前升到极点。后六卦表示由夏至开始阴气上升,到冬至以前升到极点。《周易参同契》用消息卦来解释一天或一个月乃至一年的炼丹用火。在叙述过程中又将十二消息卦和十二律及地支相匹配。

朱先生认为八卦纳甲说是《周易参同契》的主要观点,即月体纳甲说。其说以月亮的盈亏说明一个月中的用火程序。它以坎离两卦代表日月,以其余六卦代表月亮的盈亏过程。这六卦分别对应的日期是:震为三日,兑为八日,乾为十五日,巽为十六日,艮为二十三日,坤为三十日。三十日后又开启新月,震卦直事。这六个卦的顺序是由阴阳卦爻的变化排列的,表示月亮的盈亏,也表示了自然界阴阳二气的消长,从而决定炼丹火候的控制。八卦分别和干支匹配,故称月体纳甲说。

现存最早的《周易参同契》的注解是唐代的。此后的注本现存有几十家。《周易参同契》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和不同的分章。孟乃昌等人编辑的《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是目前最适用的文本。它是以彭晓的注本为底本的。本书文字取孟乃昌的集萃本,解说和注释大量引录了朱伯崑先生的著作。

(王宗昱)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①。坎离匡郭,运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②,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执銜辔,准绳墨,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③纪。月节有五^④,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⑤。

① 根据《易传·说卦》,乾坤两卦是众卦的父母。这里是说上下釜是炼丹的基础,如同乾坤生出众卦。

② 橐籥:古代冶炼时鼓风的器具,功能类似风箱。橐是外面的箱子,籥是箱子里面的管子。《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实,动而愈出。”由此后人常用橐籥比喻源泉。《周易参同契》在这里把乾坤坎离四卦比喻成橐籥,把它们看成外丹烧炼的基础。

③ 律历:古代把历法和音律相配,十二月分别配以十二音律。

④ 旧历五日为一候,一月有六候。

⑤ 六十指除去乾坤坎离的六十个卦,又指每个月的六十个昼夜。乾坤是炉鼎,坎离是药物,这四卦不用来描述炼丹火候。六十个卦的顺序是由《易传》定下的,由屯卦开始,最末一卦是未济。按照这个顺序,每天昼夜各对应一卦。六十卦分别由两个单卦重合而成,上卦为外卦,为表;下卦为内,为里。在阳气上升的时候,根据内卦用火。阴气上升时,根据外卦用火。此即所谓“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

朔旦屯^①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朔旦为复^②，阳气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③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临炉施条，开路正光。光耀渐进，日以益长。丑之大吕，结正低昂。仰之成泰，刚柔并隆。阴阳交接，小往大来。辐辏于寅，运而趋时。渐历大壮，狹列卯门。榆荚堕落，还归本根。刑德相负，昼夜始分^④。夹阴以退，阳升以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尘^⑤。乾健盛明，广被四邻。阳终于巳，中而相干。姤始纪绪，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为蕤宾。宾服于阴，阴为主人。遁去世位，收敛其精。怀德俟时，栖迟昧冥。否闭不通，萌者不生。阴伸阳拙，没阳姓名。观其权量，察仲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复荣。荠麦牙蘖，因冒以生。剥烂支体，消灭其形。化气既竭，亡失至神。道穷则反，归乎坤元。恒顺地理，承天布宣。玄幽远眇，隔阂相连。应度育种，阴阳之原。

故易统天心，复卦建始萌^⑥。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消息应钟律，升降据斗枢^⑦。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月气双明。蟾蜍视卦节，兔者吐生光^⑧。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⑨。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⑩。壬癸配甲乙，

① 下面划线的字是周易卦名。

② 下面这一段是用十二消息卦解说炼丹火候。周易卦名和干支及音律名目都嵌在文句中。行文经常套用《周易》里的话，本书不复注明。十二消息卦在丹法中适用于一年（由阴历十一月至十月）、一月（由朔日至晦日）或一天（由子时至亥时）。

③ 黄钟是阴历十一月相应的音律，以下依次为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亡射、应钟。《周易参同契》经常用谐音、嵌字或隐喻的方式指出每月对应的音律。

④ 大壮卦时值春分，是昼夜平分之时，所以说刑德相负。阴长生注本把壮解释成“坚冰之貌”，说炉子里的矿物特别是铅在化合反应后又还原了。榆荚坠落在地上，象征铅又回复本原。

⑤ 传世外丹注释未解前两句，内丹书多解为阳气将升至极点，如禽出水，将有冲天之举。

⑥ 复卦不属于八宫卦，但是它在消息卦中代表十一月，是阳气始萌之象。八卦纳甲说以月初为震卦用事，而复卦恰好上坤下震。震卦是乾坤父母所生的长子，所以有后面两句话。

⑦ 斗枢是北斗星，其运转标志一年中阴阳二气的消长。

⑧ 蟾蜍指月亮之精气。兔魄指太阳之精气。月亮借太阳生光，所以说“兔者吐生光”。十五日方为满月，所以说“日月气双明”。下句说十五以后月亮渐缺。

⑨ 从十六日起，阴气成为主导。早晨月亮见于西方。

⑩ 以上描述以一个月为一个单元。月末时将开始下一个单元，故云“相禅与”。龙为震卦象。

乾坤括始终^①。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易气索灭藏^②。

鼎毕^③之上，震出为微。阳气造端，初九潜龙^④。阳以三^⑤立，阴以八通。故三日震动，八日兑行。九二见龙，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体乃成。九三夕惕，亏折神符^⑥。盛衰渐革，终还其初。巽继其统，固际^⑦操持。九四或跃，进退道危。艮主进止，不得逾时。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飞龙，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结括终始。蕴养众子^⑧，世为类母。阳数已讫，讫则复起。推情合性，转而相与。上九亢龙，战德于野。

参考文献

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2. 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孟乃昌等编辑：《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
4. 赵匡华：《中国炼丹术》，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

① 乾纳甲壬，坤纳乙癸。乾坤分别相当月望和月晦，意味着阴阳消长的始终。

② 七八为少阴少阳之数，九六为老阴老阳之数。相加为三十。到三十号那天月光全没有了，一个炼丹周期暂告段落。

③ 这两个星宿在西方，月初见于西方。

④ 这段文字中用九和龙比喻阳气的消长，引用了乾卦的爻辞。震卦龙为初位，时当月初三。

⑤ 此段中三、八、三五、二十三、六五都指日期。三五指月望十五，故曰“乾体乃成”。六五指月底三十日，故曰“坤承”。

⑥ 朱伯崑先生认为这是指文火将终。

⑦ 外丹烧炼时要用六一泥将上下釜之间的缝隙封死，称“固际”，又称“固济”。六一泥是用七种东西合成的，如牡蛎壳、赤石脂等，丹书记载有不同的配方。后世内丹修炼也使用了类似的语言。

⑧ 众子指八卦中乾坤以外的其他六卦。艮、坎、震分别为少男、中男、长男；兑、离、巽分别为少女、中女、长女。

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节选)

《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是传世灵宝经的重要经典之一。灵宝经本是葛洪之前存世的一部经典,东晋造经运动之后成为一组经典的总称。葛洪以前存世的灵宝经只在《抱朴子内篇》中保存了少量经文,其原貌已不可得见。葛洪的引文也见于现存《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中,但是后者是一部逐渐形成的经典,已经无法探明和古灵宝经的直接联系。

现存正统道藏内的《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为三卷本,是在东晋后期形成的。该书是《灵宝五符经》及其序言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上卷首篇文字,似为原书之序。所谓五符指五方符命,即收入该书下卷的五枚道符。灵宝五符之名及其传说初见于《越绝书》,又见于《河图纬象》,属于汉代谶纬思想范畴。《抱朴子》记录的灵宝经书的传说沿袭了纬书传统,又加入了道教长生致仙的解释。收入本书的这段文字是对这个传说的进一步加工,仍然保持了纬书的思想,可见道教和汉代谶纬思想的密切联系。灵宝五符传说的核心是符命观念。灵宝五符是神人所授,只有在岁灾改运之际才有命应帝王的人得受此书。符命观念在中国宗教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太平经》出世、黄巾起义直至寇谦之受神人箓图都是这种观念的例证。符命观念在魏晋南北朝的许多道教经典中都有不同形式的表达。

这段传说中夏禹治水的情节又见于《尚书》和《史记》,文字略有不同,应视为研究古代地理的史料。本书注解参考了《尚书》和《史记》的相关研究,如李长傅《禹贡释地》。

(王宗昱)

玄古淳和,阴阳无伦,风不动条,云雨以期。万物自纵其心,苍生任道而行。上对天心,天人合气,吉凶未兆,不闻杀害,无惧其凶。不欣其吉,不见可否之言,不生是非之教。淳然不亏,峙然不损,推天任性,委地纵命。千万

获所，莫伤其和。其和不伤，天地无主，无主而自化，不教之大训，保其命也。于时，人年九万岁，然后始学仙道，而升天斯将，可谓至化，顺其心也，可谓至教。化之无方，教亦无迹，迹不见而功存，训长守而德没，可谓天和。其象三才比同者也。逮三皇^①之世，淳和欲缺，微有得失，笑怒于色，作制以定兆民，神灵营身以全众生。可谓竞始。学而争己，发群称言，得失相自然。诸兆卦象万物，计玄虚于天地，有事之兴于此兆矣。及轩辕之时^②，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互有攻夺之气，明主弗能正也。于是，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廷，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之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艺五种^③，拯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狼豹，羆虎攫天，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行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克之。诸侯因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以云命为云师^④，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⑤，举风后、力牧、恒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蚕桑，网罗日月星辰，水泥^⑥土石金玉，劳勩心力耳目，节用水火什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生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累祖，累祖为黄帝正妃，生子二人，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昌意娶蜀山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是为颛顼，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渊淳有良谋，疏通而智，养财以任地^⑦，载时以象天，依神灵以信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祠。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丹穴，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称属焉。生子曰穷蝉。^⑧而玄囂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黄帝曾孙也。高辛父曰桥极，桥极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与桥极，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

① 三皇之称，初见於《周礼》，后世说法不一，但都指的是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道教的三皇说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其说初见於纬书。三皇信仰在道教教团形成之前就有了。民间和部分方士中间流传有《三皇文》，至晋朝发展成一组道经，就叫三皇经。民间的三皇信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各处都有三皇庙。

② 自此句以下至于禹治水成功，文字多与《史记》一、二卷同。

③ 据说是黍、稷、稻、麦、菽五种农作物的培植技艺。

④ 此句《史记》作“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见《史记集解》。

⑤ 迎日指预测未来。策是占卦用的蓍草。传说黄帝得到了一种神策，用于历法的创制。

⑥ 《史记》作“水波”。此句指黄帝安置了宇宙万物的秩序。

⑦ 《史记》作“养材任地”，均可通。任地指利用土地。

⑧ 《史记》此句前有“颛顼崩”。

位。高辛于帝颡项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①，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物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恢恢，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工。帝喾既执中而尸天下^②，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助。总得天地之心。其时有天人神真之官降之。乘宝盖玄车而御九龙，策云马而发天窗。自称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并执八光之节，佩景云之符，到于牧德之台。授帝喾以九天真宝经三天真宝符，九天真金文，上开太上通天之气，下敷元生神祇之度，极混沌而为限，终地幽以生初。唯天真而造七涯，下贤不能达其际。九气所陶，神齐日月。于是物木名草，万品分别，甘苦有味，金石殊类。上以管天，使二仪无遗；下以管人，令年命无坠。达观者希其意，入妙者仰其味。然其文繁盛，天书难了，真人之书，既不可解，太上^③之心，众臣近测。自非上神启蒙，莫见仿佛。是以帝喾自恨其才下，徒贵其书，而不知其向。帝喾乃祭天帝北河之坛，藏于钟山之峰，封以青玉之匱，以期后圣有功德者，令施其幽滞。钟山弱水之北，一万九千里，山高万二千里，其上方七千里，周回三万里，自生千芝神草千四十种，人但脚履其上，三步乃仙矣。上有金台七宝紫阙元气之所舍，天帝君所治处也。日月所不能照。钟山光耀昼夜朗然，照明十万里外，皆星汉所不及。圣人言天缺无西北，是钟山照九阴之下矣。帝尧之时^④，洪水滔天，山坏陵崩，下民斯忧。尧命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⑤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心有缺伤，恐不可用”。四岳曰：“未见复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功，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子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言^⑥鲧子禹能，而使续鲧之业。尧崩，帝舜问四岳：有能美成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业，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卒平水土。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汝其往亲尔

① 《史记》作“普施利物”。

② “尸天下”：做天下的主人。尸本义为儒家祭祀仪式上代表神受祭的人，后引申为主持、做主。

③ 太上：道教的最高神。最初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后来指太上老君。《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

④ 以下文句见于《史记》卷二。

⑤ 一说为四方的诸侯领袖。

⑥ 对照《史记·夏本纪》，“言”字当为衍文。

事。禹为人敏给聪济，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土^①，璽璽穆穆，为纲为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随山刊木^②，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之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一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尽力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橐^③。左准绳，右规矩，戴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艰食鲜食^④，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既为壶口，断梁及岐^⑤。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⑥。恒卫既从^⑦，大陆^⑧既作。岛夷皮服，夹右^⑨碣石，入于河。济、河兖州^⑩，九河既导，雷夏既泽，濊沮会同^⑪。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后土平济，大水既消，尔乃巡狩于钟山，祀上帝于玉关，归洪勋于天后，还大成于万灵。然后登彼玄峰于绣岭之阿，琼境之上，忽得此书。禹乃更恭斋，罄林幽岫，请奉佩身。真人告禹曰：汝功德感灵，天人并助，而年命向雕，险矣哉。乃口诀以长生之道，示以真宝服御之方，随而别还，乃计功劳于会稽之野，召群神于东越之山。是时，四气温隆，清风既鼓，玄功妙畅，虚心内治，思退身以灭迹。惟藏景于幽绪，睹九天之灵奥，观三天^⑫之宝图，动以全生为大顺，静以含精为久视。上览天经，幽而难缕；下悯群生，不知其纪。乃复凤翔南山，龙峙海岛。更撰真灵之玄要，集天官之宝书。差次品第，分别所修行，五色定其方面，名其帝号。太上本名为灵宝五符天文，藏于玄台之中，坚石之碯，隐于苗山之岫，万年一出，以示不朽。其一通书以南和

① 未解其意。《史记》作“称以出”，意为权衡之后才行动。

② 此句也见于《禹贡》。《史记》作“行山表木”。其意为去山上勘察，立木为表记。刊义为砍，也可理解为砍木条做标记。

③ 橐(léi)：登山的用具。

④ 《史记》作“难得之食”。

⑤ 梁和岐是山名，分别在今天山西和陕西境内。下面的岳阳、覃怀是地名，分别位于今天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境内。

⑥ 覃怀一说指今河南武陟县一带，汉时称怀县。衡通横，指漳河由西南向东流。

⑦ 既从：指由黄河入海。恒、卫和上文的衡、漳以及下文的濊、沮都是河流的名称。

⑧ 古代的大泽在今天的河北巨鹿一带。

⑨ 水道从碣石左方通过。

⑩ 《禹贡》此处作“济河惟兖州”，意思是说济河与黄河在兖州一带。

⑪ 雷夏是黄河下游的大泽。一说这时有雷夏大泽，濊、沮会合于此。

⑫ 三天一词多见于早期道教经典，来源尚待考察。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文字中有“莫三天”一语，未明其义。早期道教经典中多以三天指称道教，如“三天正法”。

丹缙，隐斋于蒙笼之丘。讫封以金英之函，印以玄都^①之章。命川泽水神以付震水洞室之君。须三千之会，当传与水师傅伯长。其石碣之文，乃待大劫一至而宣之耳。禹于是服灵方以匿景^②，葬兹山以显终。仙人解其契，愚人谓其亡。大哉神化，委身归宗。呜乎大君，玄迹高通。万劫验其书，道咏须其方。阳九见上天之书，百六^③告傅氏之功。洪唱千代，兰气遗芳者也。其后吴王阖闾十有二年，孟春正月，命楫江湖，耀旗蛟龙，观兵于敌国，解带乎包山。包山隐居为使者，号曰龙威丈人。令极洞室之所，深履洪穴之源。包山隐居，得道者也。处于吴山，莫知其名。敖兀不群，高离世荣。时人号曰包山隐居。阖闾数亲驾修敬，问以安危。是其时，尝共讲此源路之由。故为其暂使乎。隐居于是带烛载火，昼夜行迈，一百七十四日而返。既还具说，云不知其所极。隐居当步行可七千余里，忽遇群孔杂穴，千径百路，沙道乱来，俱会一处，形象相似，门户同类。其丛径之口，有金城玉屋，周回五百里，于众道中央，明月朗焕，华照逸光。其中帷帐床机，窗牖密房，错以紫玉，饰以黄金，云厦凌天，莫识其状。于是顾眄无人，瞻望城傍，见题门上曰天后别宫，题户上曰太阴之堂。隐居知是神馆，不敢冒进门内，乃更斋戒思真三日，束修而入，看行其内。于玉房之中，北机之上，有一卷赤素书，字不可解。隐居再拜取书曰：下土小臣，为吴王使，请此神文，以为外施，真气信效。既还出外，而见其门户自闭。闻其中有箫鼓激响，人马之声。隐居震惧，不敢久息，又不敢复进前路，恐致迷乱，不知归向。于是回返斋所，得书以献阖闾，自说初入乃小暗，须火而进，然犹自分别，朦冥道中，四方上下，皆是青石，方五六丈许，略为斋等，时复有广狭处，其脚所履，犹有水湿，或一二里间。隐居行当出一千里，不复冥暗，自然光照如白日大道，高燥扬尘，左右有阴阳沟，三十里辄有一石井，水味甘美，饮之自饱不饥。或见人马之迹，旁人他道，其隐居所行路，及左右壁似白石，石皆洞照有光，广七八十丈，高暨二百许丈，转近至洞庭，不复见上所极。仰视如天，而日光愈明，明如日盛中时，又不温不凉，和气冲然。闻芳香之气郁勃，终而不休。及道边有房室亭传，

① 玄都在这里泛指神仙官府。

② 匿景：即隐形术。景义为影。

③ 阳九、百六是中国古代关于历史劫期的说法。根据年代较早的《老子中经》的说法：四十五年一小贵，九十年一小饥。一百八十年一大贵，三百六十年一大饥。五百年贤人一小聚，一千年圣人一小聚。三千六百年，圣人大聚会。一万八千年，真人一小出治。三万六千年，仙人一出治。三百六十万年，天地大合一次，万物复归混沌。以后人们把四十五年称为小阳九，三百六十年称为小百六。大阳九、大百六的年代数目有不同说法，可参见《道教义枢》。

奇玮雕镂，不可目名。既至众道口，周行广狭。隐居会匝，相去可四五十里。四面有玉柱。为揭题曰：九泉洞庭之墟。其间植林树成行，绿叶紫荣，玄草白华，皆不知其名也。五色自生七宝，光耀晃晃。飞凤翔其巅，龙麟戏其下。斯实天地之灵府，真人之盛馆也。隐居具书其所履见示王。王肃然骇听。乃清斋静台，祭天而受书焉。即其年，太吴风雨以时，五谷丰熟，兆庶乐业，国内安融。阖闾珍贵其天文，而不解其辞。乃遣使者赍此书，封以黄金之检^①，印以玉皇之玺。书旨以问鲁大夫孔丘。使者到鲁国，奉书跼于丘前曰：吴王昔命驾出游，瞻望海津，息卒于东林之丘，游宴乎北包之山。于是秣骝戢舆。忽有赤鸟翔于其间，衔此素书堕王车前。大人元吉，灵瑞自天，飡国万纪，金石长存，使臣出国，奉赍天文，愿告祲祥，来福之因。丘恬然闲居，不发其函。乃答使者曰：丘昔游于西河之上，闻童谣歌曰：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名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造洞庭窃禹书，天帝大文不可舒，此传伯长百六初，今虽取出丧国闾^②。丘案童谣之言：昔夏禹治水，拓平山川，功举事讫，巡狩于钟山之阿，得黄帝帝喾等所受藏上三天太上灵宝真经。后游会稽，更演解灵宝玄文，撰以为灵宝文，藏一通于名山石碣，付一通于水神，当有得道士得之，而献王者。丘恐此书必灵宝符太上真文也。若以赤鸟所衔而堕，丘未详也。使者跪谢伏：实如大夫之言。子路侍侧，曰：奉君之使，罔君之命，非忠臣也；入国而期有司，受事而奸其辞，非良使，狡人矣。由请讨之。孔子曰：夫振裳以冥太阳，仰手以障之，白日阳光，其可掩乎？日月其可蔽乎？此二象焉怪掩塞之为恶耶？苟照之所逮，无伤也。汝无伐焉。孔子乃告使者曰：此天官之灵蕴，大圣之所撰。上叙太和阴阳之气，下论道化养生之会。唯仙人能用其文，君王不能得其术。若乃抗身幽邈，远寻自然，避罗锁于无为，豁争竞于深山幽居。是时问丘，将或告王灵文之奇奥，太上之微言也。遂以书还使者，不开视也。使者归，具说丘言。阖闾自伤方薄，叹息而绝望，遂不复重求解释也。乃藏之神馆，秘贵灵文。其后闲旦，亲自取视，函封不脱，而失书所在矣。夫差获之于劳山，终有杀灭之患。阖闾探之于洞庭，遂为勾践所并。是由丘所说童谣之言“丧国闾”征矣。夫神文非启授而揽之者，鲜不为祸也。天书非道同而传之者，无有不嬰罚于玄都也。

① 检：保护书籍的夹板。

② 《河图纬象》记录的这首诗此句作“今强取出丧国庐”。

参考文献

1.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一编第一章,李庆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康德谟:《关于道教术语“灵宝”的笔记》,杜小真译,《法国汉学》第二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索安:《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刘屹译,《法国汉学》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西升经

《西升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传说为尹喜所记老子言论。初见于葛洪《神仙传》。产生过程尚待考证。现存世《西升经》有两个文本。一为宋徽宗注释本，另一为北宋道士陈景元所集前世诸家注释本。两本经文有出入。对照部分道书和佛教文献中的引文，现存文本基本保持了唐代以前的面貌。《西升经》在宋以前的道门中有广泛的影响。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载，唐以前的道士在受高玄法师道阶时要受持《西升经》两卷，所以此书应入太玄部。宋以前的道书对《西升经》有很多引述和发挥。由于《西升经》和《化胡经》是唐以前北方道教的主要经典，所以它也是历史上佛道论争中的重要论题。佛典中所引《西升经》个别异文是研究《西升经》传本时应该参考的重要史料。

《西升经》以老子西入流沙途经函谷关传授尹喜道要的故事为线索，由此展开修道成仙的教义。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总括《西升经》之义有二：一为老子化胡，二为存三守一之方、习道修身之要。由现存文本看，化胡只是《西升经》故事结构的外貌。这个故事形式当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要的作用，杜光庭之撮要良有以也。然而，本文不想强调这个内容，因为《西升经》现存文本对化胡的描述很少，不足以了解道教历史上的化胡说。杜光庭所云“存三守一”也似乎不准确，因为“存三”这个说法更适用于《黄庭经》代表的存思道术，而《西升经》的守一说并不强调存思。

《西升经》的主要意旨是发挥老子《道德经》清虚自然的思想。它强调修道的要义在于虚静无欲，顺应自然。尹喜受道之后辞官退守就是要捐弃俗务，捐弃欲望。《西升经》对于清静自然的论述有很多，从各种角度对俗世间违背清静自然的行为作了批判。清静自然的目的是与道合一。这是道士修道的最高境界。与道合同了就可以长久长存，寿命无期。那就是神仙境界。与道合同在修道过程中表现为守一。一是道，守一就是守道。早期的守一、

守道在《太平经》和《黄庭经》中也表现为守神，特别是存思身体中的神。《西升经》所说的“守神于想思”、“念身中所治”有存思道术的痕迹，但是它并不强调这种道术的具体手续，也不强调神的人格性，而是强调一和神的道气的本质。守一成仙的内涵是形神相合。道或气在人体中表现为人的精神活动，不是人格神。这是先秦稷下黄老道家的思想。《西升经》的守一是虚静守神，和稷下黄老学一脉相承。

《西升经》里也有一些佛教成分，但是并没有改变道家的主旨。例如它仍然从虚静的意义上理解佛教的净除身口意三业。《西升经》在历史上是一部有特殊风格的经典。它的许多语句常为后人引用。特别是“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思想在道教中有深远影响。

《西升经》很早就有了分章的传本，现存最早的注解文字是北朝楼观道士韦节的。后人的某些注解甚至把《西升经》解释成内丹经典。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说《西升经》有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字。现存两个本子都有三十九章，每章首句为“老子曰”或“老君曰”。本导读采用宋徽宗注本的经文作底本，删除序言和分章标题，并参较陈景元本和散见引文做部分勘正，采用个别前世注解以助理解。

(王宗昱)

老君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是以升就，道经历关。关令尹喜见气，斋待遇宾。为说道德，列以二篇。告以^①道要，云道自然。行者能得，闻者能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闻。是[以]^②故谈，以言相然。不知道者，以言相烦。不闻^③不言，不知所由然。譬如知音者，识音以弦。心知其音^④，口不能传。道深微妙，知者不言。识音声悲，抑音内惟^⑤。心令口言，言者不知。

老君曰：道深甚奥，虚无之渊。子虽闻说，心不微丹^⑥。所以然者何，书不尽言。著经处文，学以相然。子当宝之，内念思惟。自然之道，不与子期。喜则稽首再拜：敢问学之奈何？

① 陈景元注本作“子”。宋徽宗小注：一本作告子道要，非是。

② 据陈景元本补。

③ 宋徽宗小注：一本作“不问”，非是。

④ 陈景元本作“心知其言”。

⑤ 刘仁会注：弃言思理。

⑥ 指道的妙义深奥，即使深加思维也很难理解。丹指心。

老君曰：善为书术者，必绥^①其文。善论达其事者，必通其言。勉而勤之，得道矣。为正无处，正自归之。不受于邪，邪气自去。所谓无为，道自然助。不善于祠，鬼自避之^②。不劳于神，受命无期。无进无退，谁与为谋。为是致是，非自然哉。喜则稽首，今闻命矣。

老君曰：慎而行之，宝而怀之。吾将远逝，不期自会。尹喜受言诚^③深，则于关称疾弃位，独处空闲之室。恬淡思道，归^④志守一。极虚本无，剖析乙密^⑤。视缕妙言，内意不出。诵文万过，精诚思彻。行真归身，能通其玄。论无极之原，故能致神仙。

老君曰：道象无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种木未生，不见枝叶根。合会地水火风，四时气往缘^⑥。气为生者地，聚合凝稍坚。味异行^⑦不等，甘苦辛咸酸。气行有多少，强弱果不均。同出异名色，各自生意因。从是异性行，而有受形身。含养阴阳道，随所倚为亲。生道非一类，一切人非人。本出于虚无，感激生精神。譬如起音者，掇弦手动传。官商角徵羽，口气呼吸元。身口意为本，道出上首元。本净在虚静，故曰道自然。五音所动摇，遂与乐色连。散阳以为明，布气成六根。从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去本而就末，散朴以浇淳^⑧。道变示非常，欲使归其真。

老君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至于万物生，情行相结连。如坏复成，如灭复生。以成五行，阴与阳并。辗转变化，遂为物精。吾思是道，本出窈冥。愚不别知，自谓适生。[子]^⑨无道眼，安知生灵。天地人物，虚无囊盈。一从无生，同出异名。是亦本非，在所用正。所字非字，乃知其诚。当与明议，勿与愚争。子取正教，勿信邪听。何以知邪，子为物倾。何以知愚，不察言情。为道问道，为经问经。问不本末，知愚冥冥。但知求福，不知罪婴。但知养身，不知戮形。婴儿之姿，贵养厚敦。忽无就形，知非常生。无

① 绥义为安。此句指善于写书的人要用文字把义理表达得好。

② 陈景元本作“鬼神”。葛洪曾经说：道家履正以攘邪，儒家祭祀以求福。刘仁会注云：“正者无求，敬而远之。谦虚以居，而鬼神避之。”

③ 陈景元本作“诚”。

④ 陈景元本作“臻”。

⑤ 乙密指老子说的话或妙理。

⑥ 地水火风四者的气时往时来，因缘和会成万物。

⑦ 陈景元本作“形”。

⑧ 浇：使减薄。多指社会风气。“浇淳”是指淳朴的风气淡薄了。俗语有“人心浇薄，世风日下”。

⑨ 据陈景元本补。

履大白^①，可令永存。有何妙意，乃欲相倾。父子恩深，不是相听。勿复嗷慨^②，远近笑人。掩恶扬善，君子所宗。

老君曰：邪教正言^③，悉应自然。故有凶吉，应行种根。如有所受，种核见分。道别于是，言有伪真。伪道养形，真道养神。真神通道^④，能亡能存。神能飞形，并能移山。形为灰土，其何识焉。耳目声色，为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身为恼本，痛痒寒温。意为形思，愁毒忧烦。吾拘于身，知为大患。观古视今，谁存形完。吾尚白首，衰老(熟年)[孰免]^⑤。吾本弃俗，厌离世间。抱元守一，过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荣官。子能不动，神灵得安。子能捐欲，举事能全。子能无为，知子志坚。今为子说，露见数陈。散析^⑥剖判，真伪别分。子当谛受，重道(因勤)[殷勤]^⑦。道为明出，经为学先。授与能行，不择富贫。教化与乐，非有疏亲。取与能行，文与其人。学尔教尔，不失道真。

老君曰：天地与人物，本皆道之元。俱出于太素，虚无之始端。仿佛之精光，微妙之上玄。譬如万里坑，下有淡流泉。视之甚浊微，彻见底沙难。窈窕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终逝者，不见其灵魂。淳阴共和合，阳不能显分。过往与甫来，视譬以见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譬如喑哑者，不能传人言。为聋弹官商，其人岂能闻？才辩有其智，受教如语传。自谓通其情，情衷不能丹。是故失生本，安能知道元。

老君曰：子若行吾道，当知上慧源。智亦不独生，皆须对因缘。各有行宿本，命禄之所(闻)[关]^⑧。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宿世不问学，今复与失^⑨邻。是以故得失，不乐于道文。贪欲利荣宠，受施念恩勤。更以财相厚，不哀下窶^⑩贫。必复多嗔恚，无所处定原。学不得明师，安能解疑难。吾道如毫毛，谁当能明分？上世始以来，所更如沙尘。动则有载劫，自惟甚苦勤。

① 《老子》书云：“知其白，守其黑。”

② 李荣认为嗷慨指的是子不从父命，貽笑外人。宋徽宗则以为嗷慨是指强行的教化，因不能奏效所以貽笑外人。

③ 陈景元本作“邪正教言”。两个本子此章题目均作“邪正章”。是故陈本近是。然陈本十三章徐注中亦云“邪教正言”。待考。

④ 《云笈七签》卷三十五转引自《至言总》作“通此道者”。

⑤ 据《道教义枢》引文改。

⑥ 陈景元本作“解”。

⑦ 据陈景元本改。

⑧ 据陈景元本改。

⑨ 陈景元本作“世”。

⑩ 窶：读 jù，贫寒。

吾学无所学，乃能明自然。华要归其实，茎叶如本根。为道归祖首，以知元始端。子当无相启，勿以有相关。

老君曰：吾重告子，子当谛受。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礼以义为谦，施以恩为友。惠以利为先，信以效为首。伪世亦有之，虽有以相诱。是以知世薄，华饰以相拊。言出飞龙前，行在跛鳖后。仁义礼信废，道德荒亡腐。不以道相稽，反以财相辅。譬如鉴中影，可见不可取。言如响中应，风声岂可聚？伪世教如此，如是迷来久。天下之人物，谁独为常主。迷迷以相传，辗转相授与。邪伪来入真，虚无象如有。自伪不别真，为贪利往守^①。非常正复亡^②，痴盲持自咎。如木自出火，还复自烧腐。

老君曰：圣人之辞云：道当以法观。如有所生者，故曰为自然。眼见心为动，口则为心言。鼻为通风气，鼻口风气门。喘息为宅命，身寿立息端。譬如谷草木，四时气往缘。气别生者死，增减羸病勤。以是生死有，不如无为安。无为无所行，何缘有咎愆。子不贪身形，不与有为怨。五行不相克，万物悉可全。万物无有常，成者不久完。三光无明冥^③，天地常昭然。

老君曰：观诸次为道，存神于想思^④。道气和三光，念身中所治。仿佛象梦寤，神明忽往来。淡泊志无为，念思有想意。自谓定无欲，不知持念异。或气尚粗盛，自知尚多事。事兴则形动，动则外通谋。谋思危之首，危者将不久。不久将欲衰，衰者将不寿。以身观声名，物事难可聚。以名声称号，必为是所诱。皆坐于贪欲，贪欲为殃咎。贪者为大病，习贪来已久。合会微渐滋，非针艾所愈。还身意所欲，清静而自守。大圣之所行，不慕人所主。有常可使无，无常可使有。

老君曰：经诚所言，法义所推，赫赫兴盛，不如微妙。实不如虚，数不如希。邪^⑤多卒验，疾不如迟。兴者必废，盛者必衰。圣人绝智，而为无所为，言无所言，行无所施。孰能知此？偶不如奇，多不如寡。孰贤难随，孰仁难可。其义少依。能知无知，道之枢机。空虚灭无，何用仙飞。大道旷荡，无

① 宋徽宗注云：以利往则远于道，以利守则失于道。

②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一引文作“忘”。

③ 明冥指日月星每天一出一没。此句说虽然我们看到日月星有“明冥”不同，但是它们自身并没有变化。所以，下句说“天地常昭然”。

④ 此句的意思是：修道的第二个方面是存思。

⑤ 陈景元本作“茂”。这句话陈景元集注解为：邪道祷鬼祭神，多有卒验。修习正道，很难成功。易者易败，难成者无败。

不制围^①。子能明之，所是反非。经言审谛，孰之能追。

老君曰：道言深妙，经诫乙密。天地物类，生皆从一。子能明之，为知虚实。子若不照，显之不别。子志于有，无有所疾。为有所婴，亿载无毕。道言微深，子未能别。撮取于略，戒慎勿失。先捐诸欲，勿令意逸。闲居静处，精思斋室。丹书万卷，不如守一。经非不达，中有虚实。言有必无，子未能别。言无必有，子未能决。但当按行，次来次灭。道有真伪，福有凶吉。罪有公私，明有纤密。占往知来，不如朴质。

老君曰：虚无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气化。人有长久之宝，不能守也。而益欲尊荣者，是谓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老君曰：虚无忧惚道之根，万物共本道之元。在己不亡我默焉。

老君曰：生我于虚，置我于无。生我者神，杀我者心。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无心，我何知乎？念我未生时，无有身也。直以积气聚血，成我身尔。我身乃神之车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躁动，神即去之。是以圣人无常心者，欲归初始，返未生也。人未生时，岂有身乎？无身，当何忧乎？当何欲哉？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②留也。道德一合，与道通也。

老君曰：古之为道者，莫不由自然。故其道常然矣。强然之即不然矣。夫何故？以其有思念，故与道反矣。是以橐籥之器，在其用者，虚实有无，方圆大小，长短广狭，听人所为，不与人争。善人在于天下，譬如橐籥乎，非与万物交争，其德常归焉。以其空虚无欲故也。欲者凶害之根，无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

老君曰：人皆以声色滋味为上乐，不知声色滋味，祸之太朴^③。故圣人不欲，以归无欲也。

老君曰：道者，虚无之物。若虚而为实，无而为有也。天者，受一气荡荡，而致清气。下化生于万物，而形各异焉。是以圣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亦知天地清静，皆守一也。故与天地同心而无知，与道同身而无体，而后天

① 此句有不同解释。李荣云：“控御一切，故言制也。包罗万有，故言围也。”宋徽宗云：“道广大悉备，未始有封。包裹六极，无有端倪。天地之大，秋毫之小，皆在范围止内，岂止飞仙之一端乎？”李注为宜。

② 精耀：在此指人的精神。先秦道家认为人的精神来源于道气。韦处玄注云：“精耀，神明也。夫外其身者，则精耀不去其形也。精常留则其道德自然与一合体。与一合体，则其道通同也。”

③ 太朴在这里是根源、渊藪的意思。

道盛矣。以制志意，而还思虑者也，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远者出于无极之外，不能穷也。近在于己，人不见之。是以君子终日不视不听，不言不食，内知而抱玄。夫欲视亦无所见，欲听亦无所闻，欲言亦无所道，欲食亦无所味。淡泊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复归于无物。若常能清静无为，气自复也。返于未生而无身也。无为养身，形体全也。天地充实，长保年也。

老君曰：人哀人，不如哀身^①。哀身不如爱神。爱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身。守身，长久长存也。

老君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神常爱人，人不爱神。〔故绝圣弃智，归无知也〕^②。

老君曰：圣人常安，与天地俱安，而鬼神通。众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盖天道减盈满补虚空，毁强盛益衰弱，损思虑归童蒙，塞邪知，圣人之朴也。是以天下尚孝，可谓养母。常能爱母，身乃长久。

老君曰：身之虚也，而万物至。心之无也，而和气归。故善养身者，藏身于身，而不出也。藏人于人，而不见也。故君子之治，必先死于国。既死，不亡其国，盛也。民不敢散，更复充也。若能知常，施行反也。众人欢乐，用生生也，动而失之，寿命竭也。夫天下大物哉，甚绵绵也。冥冥混沌，不可知也。知之者去之，欲之者离之，近之者远之。是以圣人非托于天下，亦非托于鬼神，亦非托于万物。常以虚为身，亦以无为心。此两者同谓之无身之身，无心之心。可谓守神。守神玄通，是谓道同。

老君曰：智士无思虑之变，常空虚无为，恬静修其形体，而万物育焉。变者，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然后兵革四起，祸生于内。国动乱者，而民劳疲也。夫国以民为本。民劳去者，国立废矣。所谓出其无极之宝，入贼利斧戟也。是以圣人无为无事，欲安其国民也。故曰：子能知一万事毕。无心德留^③，而鬼神伏矣。

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非效众人行善，非行仁义，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爱欲，万物即利来。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故神人无光，圣人无名^④。

① 《至言总》引文作“人爱人，不如爱身”。

② 据陈景元本补。

③ 李荣注云：“圣人无心，不起贪欲。道在于己，德止于身。故曰留也。”

④ 宋徽宗注云：“古之人葆其光而不露，晦其名而不彰。”

老君曰：兵者，天下之凶事也，非国之宝。宝之者，而不用也。用之者，动有亡国失民之患也。是以圣人怀微妙，抱朴质，而不敢为，与天下交争焉。虽有猛兽，不能据也。虽有蜂虿虫蛇，不能蜇也。虽有兵刃，弗能害也。以其积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

老君曰：天下柔弱，莫过于气。气莫柔弱于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贯穿万物。夫柔之生刚，弱之生强。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从生者乎。是故有无为母，无以虚为母，虚以道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老君曰：民之所以轻命早终者，民自令之尔。非天地毁，鬼神害，以其有知，以其形动故也。是故无有生有，无形生形。何况于成事而败之乎。人欲长久，断情去欲，心意以索命，为反归之。形神合同，固能长久。

老君曰：人虽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人虽在国，令意莫在国。人虽在乡，令意莫在乡。人虽在家，令意莫在家。神虽在身，令神莫在身。是谓道人。

老君曰：患生不意，祸生丝微。善生于恶，利生于害，大生于小，难生于易，高生于下，远生于近，外生于内，贵生于贱，动生于安，盛生于衰，阴生于阳。是故有无之相生，虚实之相成。是以有归有，无归无也^①。

老君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鱼在水中，水在鱼中。道去人死，水干鱼终。故圣人自知返归未生，捐弃骄奢，绝除忧思。是故形隐神留，天下归焉。无为无事，国实民富。保道蓄常，是谓玄同。

老君曰：有国者，其根深也。天地覆载，万物蕃养。金玉重宝，不积留也。夫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而寿命存也。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喜人之所不喜，乐人之所不乐，为人之所不为，信人之所不信，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备矣。

老君曰：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万物不自知，道自居之。众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君有德施于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是故圣人藏神于内，魄不出也。守其母，其子全。民炽盛，保其国也。玄虚积充，受命长也。人（能图）[徒]^②知天地万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归本，是大不知也。

老君曰：治身之道，先隐天地，静居万物之始^③。夫圣人通玄元混气，思

① 韦处玄注云：“有善则有恶，是有归有也。无利则无害，是无归无也。”

② 《云笈七签》卷八十八《道生旨》引文作“人徒知天地万物，而不知生之所由”。署名顾欢的《道德真经注疏》卷八引文作：“世人徒知有天地万物，不知己之所由生也。是大不知。”

③ 韦节注云：“隐，安也。先安其身形，如天地之无为，然后能居万物之始。始，道也。”

以守其身。俗人以情爱贪欲以守其身。此两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异焉。

老君曰：道德天地，水火万物，高山深渊，各有所归。夫道非欲为虚，虚自归之。德非欲于神，神自归之。天非欲于清，清自归之。地非欲于浊，浊自归之。湿非欲于水，水自归之。燥非欲于火，火自归之。万物非欲见于形，形自见之。高山大泽非欲于飞鸟虎狼，飞鸟虎狼自来归之。深渊河海非欲于鱼鳖蛟龙，鱼鳖蛟龙自来归之。人能虚空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由此观之，物性岂非自然哉？

老君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恶者，我不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是以积善善气至，积恶恶气至。是故圣人言：我怀天下之始，复守天下之母，而万物益宗，以活其身。吾意常不知，安能知彼行善恶焉。积善神明辅成，天道犹祐于善人。

老君曰：吾道淡泊寂，意死者生静而复命也^①。生生积浸，润滋为留滞^②，玄冒沾洽，元气包之，其根（盖）[益]^③深，乃四固，中无心，故能致万物精华。无极之物，自然来归之。以其空虚无欲故也。

老君曰：喜，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乎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亦返一原。忽焉不见，斯须馆（舍）[舍]^④，光炎五色玄黄。喜出中庭，叩头曰：愿神人复一见，授以一要，得以守元。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去地数十丈。其状金人，存亡恍惚，老少无常。曰：吾重诫尔，尔其守焉。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众垢除，万事毕。吾道之要也。诚竟复隐。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托疾，弃念守一，万事毕矣。

参考文献

1.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十一章、十二章。
2. 陈景元：《〈西升经〉集注》，见正统道藏。
3. 宋徽宗：《〈西升经〉注释》，见正统道藏。

① 以上断句依照陈景元本。淡泊寂和意死分别指道和修道者的虚寂状态。

② 约：读 yuè，水涌出的样子。韦处玄注此句云：“道流不绝，久润于身，故云积浸。玄津法水，是谓滋约。流注己身。有碍，故名滞。为道所止，故云留也。”

③ 据陈景元本改。

④ 据陈景元本改。

抱朴子(节选)

东晋 葛洪

葛洪(283—363),字稚川,号抱朴子,句容人。出身士族。少年时读儒书,后舍儒学道,师从郑隐,郑隐之师葛玄为葛洪叔祖。二十一岁时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被授予伏波将军。四十多岁时北选为散骑常侍。后师从鲍靓。晚年在罗浮山炼丹。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等大量著作。《晋书》有传。葛洪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道教思想家,在外丹和医学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晋代以前道教的思想理论和修道方术,保存了大量失传的道教文献,是研究早期道教史的重要文献。

葛洪是历史上重要的道教思想家。《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是对道教思想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葛洪出身于方士集团,相对独立于下层信众。他们主要对成仙感兴趣。葛洪的著作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传世的道教经典以及各种修道方技,了解到东晋造经运动以前的道教概貌。葛洪也对基层道团有所了解。《抱朴子》里记载了某些道团的戒律和祭祀制度。葛洪也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科学家。《抱朴子》记载了大量医学、化学和矿物学的资料。《抱朴子》内篇堪称道教的百科全书,许多后世的道教思想和道术都可以从它找到源头。

《抱朴子》内篇内容丰富,古来多有儒者玩味,却难入门庭。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葛洪的道教思想及其《抱朴子》内篇的研究有了众多的成果,仍然远不能尽发底蕴。由于篇幅有限,本书选取了《明本》一篇,旨在使读者了解葛洪的道本儒末思想,而学术界于此少有涉及。《明本篇》对儒道关系的讨论是最集中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此外的篇章还有《塞难》、《辩问》等。葛洪对道本儒末的论述是继承了《老子》书的,他更借用了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论述指出了道家在诸子中的地位。葛洪也发扬了《老子》书治国治身并重的传统，而《明本》一书则着重于论述道教的历史观。他在《神仙传》里反对老子帝帝出为国师的神话，但是从《明本》篇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三天内解经》中老子变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本篇末两段论述儒道处世宗旨，颇费笔墨，其主旨在论述道家超越名教。由此文可知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之争也可以由宗教背景去理解。葛洪所论虽然集中于个人之行止，但是可以透视儒道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区别，其中对于祭祀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考《对俗》、《道意》等篇章。

《抱朴子内篇》在历史上有诸多刻本和校本，以今人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最为完善。现据王明校本录入本书，并多参取其注释。

(王宗昱)

明 本

或问儒道之先后。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于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治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又坐而论道，谓之三公^②。国之有道，贫贱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两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举有道者，盖博通乎古今，能仰观俯察，历变涉微，达兴亡之运，明治乱之体，心无所惑，问无不对者，何必修长生之法，慕松乔之武者哉？而管窥诸生，臆断譬

① 《易传·系辞》云：“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② 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周官》：“兹惟三公，论道经邦。”

说，闻有居山林之间，宗伯阳^①之业者，则毁而笑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不见天光之焜烂；但鮪虾于迹水之中者，不识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仑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世间浅近者众，而深远者少，少不胜众，由来久矣。是以史迁虽长而不见誉，班固虽短而不见弹。然物以少者为贵，多者为贱，至于人事，岂独不然？故藜藿弥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寻木间秀；沙砾无量，而珠璧甚少；鸿隼屯^②飞，而鸾凤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龙希觐。班生多党，固其宜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③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④，澄醴彰德治之符。焚轮虹霓寝其妖，颓云商羊戢其翼^⑤。景耀高照，嘉禾毕遂。疫疠不流，祸乱不作，堑垒不设，干戈不用。不议而当，不约而信，不结而固，不谋而成，不赏而劝，不罚而肃，不求而得，不禁而止。处上而人不以为重，居前而人不以为患。号未发而风移，令未施而俗易。此盖道之治世也。故道之兴也，则三五垂拱而有余焉。道之衰也，则叔代驰骛^⑥而不足焉。夫唯有余，故无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严而奸繁。黎庶怨于下，皇灵怒于上。或洪波横流，或亢阳^⑦赤地，或山谷易体，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橹，积尸筑京^⑧，或坑降万计，析骸易子。城愈高而冲^⑨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法令明而盗贼多，盟约数而叛乱甚。犹风波骇而鱼鳖扰于渊，纤罗密而羽禽躁于泽。豺狼众而走兽剧于林，爨火猛而小鲜糜于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后忠义制名于危国，孝子收誉于败家。疾疫起而巫医贵矣，道德丧而儒墨重矣。由此观之，儒道之先后，可得定矣。

① 伯阳：老子字。

② 屯：聚集。

③ 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④ 春夏秋冬四气和谓之玉烛，见《尔雅·释天》。

⑤ 焚轮、颓云都是暴风。《尔雅》云：“焚轮谓之颓。”《淮南子·原道训》：“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虹霓是不祥的征兆。商羊是鸟名，下大雨以前它会屈起一只脚跳舞。

⑥ 叔代：末世。《孝经·钩命诀》云：“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霸骛。”儒家和道家的历史观都是今不如昔。《老子》认为儒家的出现正说明“淳浇朴散”。《三天内解经》则认为道家 and 儒家在开始时是一致的，后来渐渐分裂。

⑦ 天旱。

⑧ 京：高丘。

⑨ 陈飞龙《抱朴子内篇今注今译》认为指冲车，是用于冲破城垣的战车。

或问曰：昔赤松子、王乔、琴高、老氏、彭祖、务成^①、郁华^②皆真人，悉仕于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来，为道之士，莫不飘然绝迹幽隐，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纯朴，巧伪未萌，其信道者，则勤而学之；其不信者，则嘿然而已。谤毁之言，不吐乎口，中伤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于民间，不促促于登遐^③耳。末俗偷^④薄，雕伪弥深。玄淡之化废，而邪俗之党繁，既不信道，好为讪毁，谓真正为妖讹，以神仙为诞妄，或曰惑众，或曰乱群，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昔之达人，杜渐防微，色斯而逝^⑤，夜不待旦，睹几而作，不俟终日。故赵害鸣犊，而仲尼旋轸^⑥；醴酒不设，而穆生星行^⑦；彼众我寡，华元去之^⑧。况乎明哲，业尚本异，有何恋之当住其间哉？夫渊竭池涸，则蛟龙不游；巢倾卵拾，则凤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鸥不下^⑨。凡卉春翦，而芝萸不秀；世俗丑正，慢辱将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而翻尔藏轨于玄漠之际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⑩者，既不喜喧哗而合污秽，而合金丹之大药，炼八石^⑪之飞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闻见，明灵为之不降，仙药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于人中，或有浅见（毁）之有司，加之（以）罪（福）[祸]^⑫，或有亲旧之往来，牵之以庆吊。莫若幽隐一切，免于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尔独往，得意嵩岫，岂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此皆为仙药已成，未欲升天，虽在三军，而锋刃不能伤；

① 务成：务成子，复姓务成，名昭。传说中舜的老师。后被推崇为传说中的仙人。

② 郁华：郁华子。传说中伏羲的老师。在《三天内解经》里，务成子和郁华子成为老子在不同时代变身下凡的人物，辅佐人间帝王。

③ 促促：匆匆。登遐：古书中又写作登假、登霞。《墨子·节葬》称有仪渠之国，人死后，“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在《楚辞》的《远游》篇里，登霞就是飞升。以后这个词专用来指成仙。

④ 偷：浇薄，不厚道。

⑤ 见人颜色不善则去之。

⑥ 孔子前往会见赵简子，途中听说奚鸣犊被杀，遂止。事见《孔子世家》。

⑦ 穆生不嗜酒，楚元王仍然给他设酒。元王之子即位初期仍然设酒，后来忘记了。穆生以为君主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了，遂谢病去。事见《汉书·楚元王传》。

⑧ 宋将华元战败被俘逃归后受众人耻笑，他不以为意。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⑨ 某人每天去海上和鸥鸟游玩。其父说，你可以抓来给我。第二天，某人再至海上，鸥鸟不再落下。事见《列子·黄帝》。这是说鸥鸟知道了某人这天用心不良。

⑩ 一指道，又称真一。道进入人身体变成人格神可以出入人体。招神就是召回离开身体的神，或是使道来身体里变成体内神。道可以居住在三丹田里，也可以分别称为上真一、中真一、下真一，合称三一。王明说九室就是道教信徒家里的静室。精思就是存思体内神。这两句是讲存思道术。

⑪ 指烧炼外丹所用的八种矿石：丹砂、雄黄、雌黄、硫黄、曾青、矾石、磁石、戎盐。

⑫ 以上三处校勘系王明根据孙星衍所做。

虽在都市，而人祸不能加。而下士未及于此，故止山林耳。不谓人之在上品者，初学道当止于三军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则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

或问曰：道之为源本，儒之为末流，既闻命矣，今之小异，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趋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贵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斫]之簿领也^①。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而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小异之理，其较如此，首尾污隆^②，未之变也。

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则六经也，盖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举动之准绳也，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也。为道之士，不管礼教，不顾大伦，但狐貉于草泽之中，偶猿猱于林麓之间，魁然^③流摈，与木石为邻，此亦东走之迷^④，忘葵之甘^⑤也。抱朴子答曰：摘华骋艳，质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畴昔所屦，诚不欲复与子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于机吻矣。然观孺子之坠井，非仁者之意，视瞽人之触柱，非兼爱之谓耶？又陈梗概，粗抗一隅。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愚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晋祖考哉？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倾嵩华；僬僬^⑥之胫，不足以测沧海。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告顽（令）[舍]器^⑦，崇饰恶言，诬诘道家。说糟粕之滓，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涉精神之渊，则沦溺而自失也。犹斥鷃之挥短翅，以

① 王明以为“研”当作“斫”。此句指相攻杀之书。

② 《西征赋》云：“体川陆之污隆。”庾信诗：“驰论有盈缺，人道亦污隆。”污隆指高下起伏。

③ 《汉书·东方朔传》云：“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

④ 此句用《韩非子·说林上》中的典故，指道士虽然像动物一样出处，但是这样做的原因和动物不同。

⑤ 《楚辞》云：“蓼虫不徙葵藿。”王逸注云：“言蓼虫处辛辣，食苦恶，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⑥ 僬僬：传说中的矮人。

⑦ 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颡项之子不才，且不听教海，“告之则顽，舍之则器”。

凌阳侯^①之波；犹苍蝇之力弩质，以涉昀猿之峻。非其所堪，只足速困。然而喽喽守于局隘，聪不及旷，明不彻离，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奋）[夺]雷灵，不亦蔽乎？盖登旋玑^②之眇邈，则知井谷之至卑；睹大明之丽天，乃知鹪金五经^③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观奥秘之弘修，而恨离困之不早也。五经之事，注说炳露，初学之徒，犹不可解，岂况金简玉札，神仙之经，至要之言，又多不书。登坛歃血^④，乃传口诀。苟非其人，虽裂地连城，金壁满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归远，虽得其书而不师受，犹仰不见首，俯不知根，岂吾子所详悉哉？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⑤，或栖板桐^⑥，听钧天之乐，享九芝^⑦之饌，出携松蔑于倒景之表^⑧，入宴常阳^⑨于瑤房之中，曷为当侣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谓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六虚，唯意所造。魁然流掇，未为戚也。牺脂^⑩聚处，虽被藻绣，论其为乐，孰与逸麟之离群以独往，吉光^⑪圻偶而多福哉？

参考文献

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二版。
2.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七章。
4.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① 《尔雅》称阳侯为大波神。《博物志》记：“晋阳国侯溺水，因为大海神。”《淮南子》云：“武王伐纣，渡于阳侯之波，逆流而击。武王操黄钺而挥之，于是风霁波罢。”

② 旋玑：北斗七星之一。在此指北斗星。

③ 鹪金：有的本子作“鹪鹩”。王明认为此本写作“鹪金”可能指鹪鹩羽毛的光彩。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汉武帝时有此名称。

④ 歃血：订立盟约时的仪式。有说指的是口中含血，又有一说指用手指蘸血涂抹在嘴边。

⑤ 玄洲：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见于《十洲记》。

⑥ 传说昆仑有三山：阊风、板桐、玄圃。

⑦ 九芝一辞未知确指。《抱朴子内篇》中有“五芝”说法。五芝指石芝、木芝、草芝、肉芝和菌芝。这些所谓的“芝”并非今天说的灵芝，如肉芝指的是寿命长久的动物，如蟪蛄、乌龟等。所谓“九芝”无非名目更多。

⑧ 赤松子、羡门高：古仙人。倒景：道家理想的天上境界。《汉书·祭祀志》注云：“在日月之上，反从下照，故其景倒。”汉人辞赋中倒景和登遐同义。

⑨ 常生、陵阳子明：皆为修道之人。

⑩ 牺：祭祀用的白色的牛。脂：读 tú，指猪的肥壮。孔颖达疏《左传》云：“牛羊曰肥，豕曰脂。”

⑪ 传说中的神马。

黄庭内景经(节选)

《道藏》中以《黄庭》为名的经典有《黄庭内景玉经》、《黄庭外景玉经》和《黄庭中景玉经》三种。其中《中景经》显系晚出。《黄庭内景经》在道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上清系道法的汇集,它在内丹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内景经》与《外景经》的成书先后问题,历来已有争论,总其结论,大概有三种:其一,以为《外景经》先出,而《内景经》只是《外景经》的“义疏”。持此说者,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黄庭经四首》;其二,以为《内景经》先出,而《外景经》“本《黄庭内经》之旨,缀纂成篇”。持此说者,有王明先生《“黄庭经”考》;其三,亦以为《外景经》早出,然《内景经》非《外景经》之“义疏”,而是“《黄庭经》(指《外景经》)推演而出”。持此说者,有清光绪中邳郡敕斋主人所撰之《黄庭经笺注》。

在详细考察了《内景经》与上清真经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对其成篇过程有一个合理的推断。而这些线索大都隐藏在《登真隐诀》卷下“诵《黄庭经》法”和“存神别法”以及陶弘景的注释中间。这里,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存神别法”和《黄庭内景经》的宗旨的抵牾。“存神别法”指出仅仅诵读《黄庭经》并不能有益于年命,而《黄庭内景经》则自称“咏之万遍升三天”。由此可知,“存神别法”最初一定是附于某个与今本《黄庭内景经》不同的抄本,而此抄本中一定没有仅靠诵读经书即可长生的观念。而今本《黄庭外景经》正符合这特点。《黄庭外景经》多述存息保精之事,又提到身内之神,然而没有记述诸神名讳,这与《太平经》和《老子河上公章句》十分相近。《外景经》应该成于汉魏之际。由于《外景经》中有体内神的观念,遂为上清系存思法附会:用《紫度炎光经》中的神名及存思法,来作为修习《黄庭经》的辅助。魏华存将“存神别法”与“诵《黄庭经》法”以七言形式“述”出,融入《黄庭经》经文之中,复牵合其他上清经法,如《郁仪结璘》《隐地八术》等,对《黄庭经》部分经

文加以解释、增扩，遂成今本《黄庭内景经》。王明先生认为《外景》是由《内景》“力减内篇脏腑色像神名”缀纂而成，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内景经》有依托之大神——太上大道玉宸君，而《外景经》则没有。从道教史的发展规律看，未详作者的经典大多托名高真上神；即使是作者已知的典籍，也托名神迹，绝无已托源上真，反要力加删削的道理。

《黄庭内景经》似乎是上清系经典的提纲式的汇集，除完整地利用了《紫度炎光经》的神名系统外，对于其他的经典只是线索性的提及，并没有记载详细地修行方式。而且，它原本在上清经典中的地位也并不高。当然，一部经典在原有系统中的地位与它在道教史上实际发挥的作用之间并不完全对应，《黄庭内景经》的情况就是如此。《道藏》中有《黄庭内景经注》数种，可以参阅。如能结合《道藏》中的其他上清系经典以及《真诰》和《登真隐诀》阅读，对于完整地把握此篇道书会有极大的助益。

《正统道藏》中收有《黄庭内景经》数种，除个别字词外，大体皆同。其中收载于《云笈七签》中的《上清黄庭内景经》，较其他诸本尤为精审，这里的选文皆以之为据。

（杨立华）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虚皇前，
太上大道玉宸君，
闲居蕊珠作七言。
散化五形变万神，
是为黄庭曰内篇。
琴心三叠^①舞胎仙，
九气映明出霄间，
神盖童子生紫烟。
是曰玉书可精研，
咏之万遍升三天，
千灾以消百病痊，
不惮虎狼之凶残，

^① 据梁丘子《黄庭内景玉经注》：“琴，和也；叠，积也。”“琴心三叠”就是存三丹田使其和积如一的意思。

亦以却老年永延。

口为章第三

口为玉池^①太和官，
漱咽灵液灾不干；
体生光华气香兰，
却灭百邪玉炼颜；
审能修之登广寒，
昼夜不寐乃成真，
雷鸣^②电激神泯泯。

黄庭章第四

黄庭内人服锦衣，
紫霞飞裙云气罗；
丹青绿条翠灵柯，
七蕤玉箫闭两扉；^③
重扇金关密枢机，
玄泉幽阙高崔嵬；^④
三田之中精气微，
娇女窈窕翳霄晖；
重堂焕焕扬八威，^⑤
天庭地关列斧斤，
灵台盘固永不衰。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烦决存真，
泥丸百节皆有神；
发神苍华字太元，^⑥

① 口中津液为玉津，一名醴泉，亦名玉浆。上清道法在强调存神的同时，也强调咽津液的重要。

② 雷鸣指叩齿。

③ 存神须闭目，因此说闭两扉。

④ 幽阙在两肾之间，因其在下丹田之上，故曰高崔嵬。

⑤ 重堂指喉咙，八威指八方之神。

⑥ 据《登真隐诀》陶弘景注，以下诸神名讳取自《紫度炎光经》。然而，今本《正统道藏》中的《紫度炎光经》并无此段文字。但《道藏》中的另一部经典《上清回神飞霄登空招五星上法经》中却正好有这一段。通过对文字的比较，可知《招五星上法经》实为《紫度炎光经》的一部分。

脑神精根字泥丸，
眼神明上字英玄，
鼻神玉垄字灵坚，
耳神空闲字幽田，
舌神通命字正伦，
齿神嵎峰字罗千。
一面之神宗泥丸，
泥丸九真皆有房，
方圆一寸处此中，
同服紫衣飞罗裳。
但思一部寿无穷，
非各别住居脑中，
列位次坐向外方，
所存在心自相当。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灵，
肺神皓华字虚成，
肝神龙烟字含明，
翳郁道烟主浊清，
肾神玄冥字育婴，
脾神常在字魂停，
胆神龙曜字威明。
六府五藏神体精，
皆在心内运天经，^①
昼夜存之自长生。

脾长章第十五

脾长一尺掩太仓，^②
中部老君治明堂，
厥字灵源名混康；
治人百病消谷粮，

① 以五脏六腑各有所司，与天道运行秩序相仿，故曰运天经。

② 太仓指胃。

黄衣紫带龙虎章，
长精益命赖君王。
三呼我名神自通，
三老同坐各有朋，
或精或胎^①别执方；
桃核合延生华芒，
男女回九有桃康，^②
道父道母对相望，
师父师母丹玄乡。
可用存思登虚空，
殊途一会归要终。
闭塞三关^③握固停，
含漱金醴吞玉英，
遂至不饥三虫亡，^④
心意常和致欣昌，
五岳之云气彭亨，^⑤
保灌玉庐^⑥以自偿，
五形完坚无灾殃。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烦，
但修洞玄与玉篇，^⑦
兼行形中八景神，
二十四真出自然。
高拱无为魂魄安，
清静神见与我言，
安在紫房帟幙间。

① 男子则为精，女子则为胎。

② 桃核、桃康俱为体内神名。

③ 口为天关，手为人关，足为地关。

④ 三虫；又名三尸虫。据《洞神诀》：“上虫白而青，中虫白而黄，下虫白而黑。”三虫是导致人疾病死亡的根源，故长生须除三虫。

⑤ 彭亨；流通无滞之意。

⑥ 玉庐；指鼻孔。

⑦ 洞玄；指《洞玄灵宝》；玉篇即《黄庭经》。

立坐室外三五^①玄，
烧香接手玉华前；
共入太室璇玑门，
高研恬淡道之园，
内视密盼尽睹真，
真人在已莫问邻，
何处远索求因缘？

参考文献

1. 王明：《〈黄庭经〉考》，《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
2. 卿希泰：《中国道教》，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1月。
3. 杨立华：“《黄庭内景经》重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4月。

① 三五：分别指三田和五脏。

老君音诵诫经

北魏 寇谦之

寇谦之(365—448),字辅真,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人。其父在前秦苻坚时为东莱太守,其兄在北魏初任南雍州刺史。寇谦之本人经历有神话色彩。他曾入华山、嵩山修道。415年,他在嵩山遇神人,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受命清整道教。423年,又在嵩山遇老君玄孙李谱文,受《录图真经》六十余卷,并受命辅佐“北方太平真君”。这些神话事迹具见《魏书·释老志》。424年,寇谦之向北魏太武帝进献《录图真经》,且得识于汉族门阀代表崔浩。二人向太武帝宣扬《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440年,寇谦之在嵩山为太武帝祈福,改元太平真君。442年,太武帝受道教符箓。天师道成为北魏官方宗教。

现存于正统道藏内的《老君音诵诫经》被学界认为是《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残卷。经文虚拟太上老君口气,实际为寇谦之所著。该书反映了寇谦之道教改革的宗旨:佐国扶命,勤理道法,断废黄赤,断禁杂功愿。寇谦之坚决反对利用道教反抗朝廷的叛乱起义,试图将民间性的道教改造成官方宗教。寇谦之革除了当时道门内滥收租米钱税的弊端,重申了道教传统的输信制度即“校藏三分收一”;明确了厨会规则,禁止道官“贪秽入己”。寇谦之的“断废黄赤”只是废除了“黄赤经契”的传授,防止不法道官“愚暗相传”,有伤风化,但是仍然保留了存世的百余种房中术。寇谦之顺应了天师道在北方的发展实际,废除了原来用于四川地区的教职称号。这是教团制度的重大改革,详情尚有待史料证实。《老君音诵诫经》对道门中的制度有许多具体描述,保存了当时北方天师道活动的原始记录。某些制度也反映了佛教的

影响。是否均可视为寇谦之本人的改革内容,笔者不敢肯定。读者可以其与《陆先生道门科略》相对照。

本书在收录《老君音诵诫经》时参照了杨联陞的校改。

(王宗昱)

老君曰:烦道不至,至道不烦。按如修行诸男女官见吾诵诫科律,心自开悟,可请会民同友,以吾诫律著按^①上,作单章^②表奏受诫。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策生^③,初受诫律之时,向诫经八拜,正立经前。若师若友,执经作八胤乐音诵。受者伏诵经(意)[竟]卷后,讫后八拜止。若不解音诵者,但直诵而已。其诫律以(两)[函]若(相)[箱]成^④之。常当恭谨。若展转授同友及弟,按法传之。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策生,未使写经诫律,脱误增损,一字有不得。抄撮写诫,三纸二纸,不说卷首,使科律不具,灾当及身。吾此科诫,自有典事之官,随经诫监临。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⑤之位。佐国扶命。陵以地上苦难,不堪千年之主者,求乞升天。吾乃勉陵身元元之心,赐登升之药,百炼之酒。陵得升云蹑虚,上入天官。从陵升度以来。旷官置职来久,不立系天师之位。吾使诸州郡县土地真官注气,治理鬼事,领籍生民^⑥户口,不用生民祭酒理民浊乱之法。而后人道官诸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策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言有三百六十契令,能使长生。鬼神万端,惑乱百姓。授人职契(录)[策],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教人^⑦愿,匹帛牛犊,

① 按:通“案”。

② 章又称章表,是道教常见的通神方式。章表里要写明所做的事情,请神批准并给予帮助。道教的很多活动都要上章,道士也保存有书写章表的范本,现存的《赤松子章历》就是这样的范本。

③ 指受了道箓的道教徒。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

④ 成:通“盛”。

⑤ 系天师在此通称张道陵和后代天师道的最高领袖。寇谦之在本经典里实际上是要自命为系天师,领导全国的天师道团。系天师在早期天师道传统中指张鲁,称“系师”,为三师之一,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天师一辞始见于《庄子·徐无鬼》。传说黄帝向牧童请教如何治理天下,黄帝称牧童为天师。后人解释牧童以天为师,故称天师。天是天然之义。天师一辞又见于《黄帝内经》等书。自张道陵以后,天师逐渐成为著名道士的称号。

⑥ 本文中的生民、生官指俗世的百姓和官府。

⑦ 这个字在早期道教的制度中通指缴纳给教团的信物,表示对教门和神的诚心。教民在入教时、请道士上章时、教团集会时都要按照相应的规定缴纳。

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簿〕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妄传陵身所授黄赤^①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②，使道益荒浊。诫曰：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若子胤不肖，岂有继承先业？有祭酒之官，子之不肖，用行颠倒，逆节纵横，错乱道法，何有承系之理者乎？铁券首云：“父死子系”何，是近世生官王者之法制耳。吾今未立地上系天师正位。据听道官愚暗相传，自署治策。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未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吾论一事，吾岂死有子孙系吾老君天师之后？天道无亲，惟贤是授。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得嵩岳镇土之灵集仙官主表闻称言：地上生民，旷官来久。世间修善之人，求生科福，寻绪诈伪经书，修行无效，思得真贤，正法之教。宜立地上系天师之位为范则。今有上谷^③寇谦之，隐学嵩岳少室，精炼教法，掬知人鬼之情，文身宜理，行合自然，〔未〕〔才〕堪系天师之位。吾是以东游，临观子身，汝知之不乎？吾数未至，不应见身于世。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勤理道法，断〔发〕〔废〕黄赤，以诸官祭酒之官，校人治策^④契，取人金银财帛，众杂功愿，尽皆断禁，一从吾乐章诵诫新法。其诈伪经法科，勿复承用。谦之受诫二宿三日，掬寻窃冥之情。老君召，谦之临言：臣以蒙覆，愚而不进，有不赐长生神药，不能役使鬼神，何能化恶为善，消灾伏异，师范之则。愿道哀念，赐存生命。须老君出于世之时，得有神药之应，皆道气入身，乃敢受系天师之位。愿录愚诚。老君曰：吾以汝受天官内治，领中外官，临统真职，可比系天师同位。吾今听汝一让之辞。吾此乐音之教诫，从天地一正变易以来，不出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好宜教诫科律，法人治民。祭酒按而行之，奉顺诫约之后，吾当敕下九州四海之内，土地真官之神，腾籍户言。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后于中方有当简择种民^⑤，录名

① 道教的男女合气之道又称黄赤。它不仅仅是房中术。现存《洞真黄书》和《上清黄书过度仪》是描述这种仪式的经典。男女道士在一定的年龄要由这种仪式“过度”（结婚）。这种过度 and 结婚与道士道阶的晋升也有关系。七十五将军箓的道士必须过度才能晋升为百五十将军箓。道教和这种仪式相联系的可能还有一些道箓和阶次，如本文中说的黄赤经契。长沙出土的元嘉十年代元治祭酒墓葬内文字上有黄书契令的名目，应该是和黄赤之道有关的称号。

② 《道藏》中有文献记载早期的天师道基层道师曾经有过“父亡子继，兄没弟绍，非嫡不得继”的制度。寇谦之对此加以改革。

③ 上谷：地名，在今北京昌平一带，为寇谦之祖籍。

④ 也称做治气策。在本文中指道教基层道治的祭酒，他们都要受相应的策。

⑤ 道教认为在大劫来临时会有一部分道教信徒度过劫难，成为未来世界的种民。

文昌^①官中。若道官祭酒不闲教化者，导及养生之术，有疑事不了，汝当与决之。分明顺^②奉行如律令。

太上老君^③乐音诵诫令文曰：我以今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吾是以引而远去，乃之昆仑山上。世间恶人，共相鱼肉，死者甚多。其中滥枉良善。吾悯之辛苦，时复东度，覆护善人。九州四海之内，土地真神，五岳官属，尽集对，各说土居好德异同，林言事实，称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④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⑤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世间愚痴之人，何乃如此！吾治在昆仑山。上台观众楼，殿堂官室，连接相次。珍宝金银，众香种数，杂合错饰，兰香桂树。穷奇异兽，凤凰众鸟，栖于树上。神龙骐驎，以为家畜。仙人玉女，尽集其上。若欲游行，乘云驾龙，呼吸万里。天地人民鬼神，令属于我。我岂用作地上一城之主也！我不愿之。若我应出形之时，宜欲攻易天地。经典故法，尽皆殄灭。更出新正。命应长生之者，赐给神药，升仙度世，随我左右。恶人化善，遇我之者，尽皆延年。若国王天子，治民有功，辄使伏社如故。若治民失法，明圣代之安民。平定之后，还当升举，伏宅昆仑。我出之时，乘驾九龙之车，龙有九色连钱斑文，车有羽盖十二出。檀梓为车，饰以金银珠玉，杂色奇异，不可目名。征召天下真官海岳风伯雨师役使万鬼。倾天纲，缩地脉。回转天地，如回我身。把握日月，能令天地昼暗。仙人玉女，辇车侍从。钟鼓音乐，遍满虚空。百兽真徒，凤凰众鸟，翔于其上。天地运动，人众鬼兵，无有边际。见我威光，无不弭伏我哉！愚人诳诈无端，人人

① 文昌：斗魁上六星的总称。

② 此处有舛误。当如前例读作“明慎”。

③ 《老子河上公注》已经把太上解释为“太古无名之君”。《世说新语》中孔融称老子为老君。敦煌保存的早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云：“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治在昆仑”，是目前最早的记载。

④ 李弘：初见於扬雄《法言》。《高士传》卷中云：“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尝被召为县令，乡人共送之。元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余不去。刺史使人谕之。仲遂游奔，不之官。惟扬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间。”《三国志·蜀书八》记蜀人王商为李弘立祠。这是史料记载最早的对李弘的祭祀。在刘宋初年的《三天内解经》里，李弘成为老君的化身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托名李弘的叛乱。

⑤ 杨联陞怀疑是刘章，误作刘举。刘章即当时民间祭祀的城阳景王。

欲作不臣。聚集遁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我身宁可入此下俗臭肉奴狗魍魉之中，作此恶逆者哉！世人奸欺，诵读伪书，切坏经典。输吾多少，共相残害。岂不痛哉！吾出诵诫，宜令世人咸使知闻，好加思寻，努力修善。修善功成，可得遇真，延年益算^①。明慎奉行入律令。

老君曰：我初立天师，授署道教治策符契，岂有取人一钱之法乎？喻如生官署职，有钱财若干。吾今并出新法，按而奉顺。从今以后，无有分传说^②愿输送。仿署治策，无有财帛。民户杂愿，岁常保口，厨具产生男女^③，百灾疾病光怪，众说厨愿，尽皆断之。惟有校藏三分收一^④，即其民市买，计厨会，就家解散。易复可诣师治^⑤。民有疾患，生命有分，唯存香火，一心章表，可得感彻。唯听民户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救度之功。若有道官浊心不除，不从正教，听民更从新科正法清教之师。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祭酒之官，迁功之后，子孙清彻聪明，闲练鬼事，可就明师受署治策符诫，承继父后。若子孙用行颠倒，与俗不别，不顺科约者，诸官平处，奏表天曹，听民更受。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或有家宅，说愿厨具，不由师治者，师即时使还，令民市备，为会解散。

老君音诵诫曰：道民不练科法，不能精勤香火，消灾散祸。及病痛行来，忧虑县官^⑥，光怪众诸，欲有保说者，尽不听，听先启。何以故也？此户安道以求福，是误事也。自今以后，道民若有求愿，先修厨会之具。请若集启设求愿，其一事求上之，收福无他。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受署职治符策，随家丰俭，意欲设会，任意，人数三人以上，复能重设诸肴，和会可通。若不能者，无苦也。明慎奉行如律令。

① 益算指延长寿命。算指计算寿命的单位，说法不一。《抱朴子内篇》认为一算为三日。也有十日或六十日的说法。

② 说：杨联陞认为可能是“诡”字，即通“晚”。“愿”即请愿时交纳钱财表示信用。后文中又有“所说钱财厨愿”、“赃钱通说”，均应依照杨氏这个解。

③ 厨指道门内的聚餐。此句指道民家有婴儿出生就要举办宴会。生育男女孩子的厨会规格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由本文可知道教的厨会聚餐很多。

④ 校藏即后文所说“校赃”，指道民交纳给道治的信物。基层道治收缴的信物要有一部分上缴天师治。上缴的比例说法不一，这里是三分之一。

⑤ 师指祭酒。道教信徒家里都要有礼拜的静室，又称靖室。师傅家的静室称治，说明它是教会所在地。道治是道教信徒聚会的地方。

⑥ 县官在此指官司诉讼，又称“县官口舌”。下句文字有疑问，待考。

老君曰：厨会之上斋七日，中斋三日，下斋先宿一日。斋法，素饭菜，一日食米三升，断房事，五辛生菜，诸肉尽断。勤修善行，不出（由）[游]行。不经丧秽新产。欲就会时，向香火八拜。使大德精进之人在坐首。作好饭盘，在坐上头，人别作盘。其参同不奉道者，请会无苦。而世间愚人，（真）[直]以所奉不同，便作异意不斋。慢道科法，不为主人求思恭肃之故。作会之中，嗔恚无常。从今以后，诸官以意科处，思寻妙旨，苟能同心，福愿之人，参尔无苦。会既还家，为主人烧香，径宿三过香火，笈言“为甲乙之家所请厨会，解求某事恩福。愿得道气覆护”。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厨会之法，应下三盘，初小食，中酒，后饭。今世人多不能三下盘，但酒为前，五升为限。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官受治策，天官叩章。顺诚之人，万邪不惑。当喻如生官臣使。夫有职之人，道民岂能欺犯者乎？道官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策，为请千部将军吏兵相惑，乱请之伪，吏兵卫护，尽皆无有。正可常佩受署某官而已。通神得道之人，遇值仙官。诸受职策者，不得五人三人吏兵给（吏）[使]。然地上愚人，自署相仿，何可能有此百千万重将军吏兵^①管护者哉？从今以去，故时为事，未复承用。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请客就会，人习严整衣服，如生官天子殿会，恭肃共同。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奉户师，如生民事官等。言则称道民。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其受治策诚之人，弟子朝拜之。喻如礼生官位吏，礼法等同。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祭酒，授人职治符策，但与其道。受佩之后，不能精进，违科犯约。用行颠倒，奸怨非法，游行民间，读伪科律，诈惑万端。世间不奉道之家，民有疾病危困，辄便改动我道者，当与治差。愚人无智，辄便动移，操米束薪，投户治病。谓病当差，返受死亡。死亡之后，先以功变所还本属，辄即为民。然病者得差，便言得道恩福，言道有神，唱告于世。世人闻之，有丧祸变怪县官，复有改属归化之者。户口渐多。而户生祭酒，颠倒无常。用行逆节，淫盗杀生。体性短（少）[小]，逼迫恐动，炫神卖道，其于无则诈见老君，兼复感悟。如是神教语，致使民心，怀叹恨积。有复道官：我俱奉户主，

^① 道士上章时，文中常有祈请“百千万重道气千二百官君”等语。千二百官君是道教上章消灭祸时祈请的将军吏兵。他们都是道气变化而成的。《正一法文经章官品》记载了这些官君名号 and 不同职能。

何以不如他师，奉事礼拜，使人有暂。正欲更就明贤，言科法难犯。如此之徒，毒可检校。其衰祸厄运，命有长短，自有一定，非是愚人道官所能延远。诈惑之人，浊乱道法。若有此辈，此诸官参详，所集化户，作厨会，取民辞状，道官连名表章，听民改属。民不得辄自移叛。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观视世间凡愚祭酒，化户领民^①，上章奏，(上)[不]练文书，多者十纸五纸，少者三纸二纸，多之以少，都无头绪。万亿章奏，达者无一。何以尔者？土地真官，典事主者，惧罪相连，覆停稽违。吾今并出《音诵歌诫》，宣敕诸官，章书之法，如似生官文书，可得达理。凡愚道官，不练章表奏，不就于明能学习练法。世间道官，迁达亡人度星，作为二十三十纸，千万美说，于事不如修谨善行，斋练苦身，香火自纓，百日功建，为先亡父母迁度魂灵，月月单章，言达斋功，胜于千通。度星游说之事，斋功不达，无有感彻之理。先斋立功，却上度星章，无有杂色。米丝纸笔，正为先亡集贤会，烧香拔免亡人，最上可不度星。烦道不至，至道不烦。从今以后，思寻《诵诫》。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策生男女民，烧香求愿法，入靖，东向愿，三上香讫，八拜，便脱巾帽，九叩头，三搏颊^②，满三讫，启言：男官甲乙今日时烧香愿言上启，便以手捻香著炉中，口并言：愿甲乙以年七以来，过罪得除，长生延年。复上香愿言某乙三宗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后死，脱离苦难，得在安乐之处。后上香言，愿门内大小口数端等，无他利害来，钱出入滑易。复上香，愿仕官高迁。复上香，愿县官口舌疾病除愈。一愿一上香。若为他人愿通，亦无苦，十上，二十上，三十上，随愿。斋日，六时烧香。寅午戌亥子丑是六时。非斋日，朝暮。辰巳之日，天清明，夜半北向悔过，向天地叩头百下，三十六搏颊，三过三百下，以为常则。先缘福深者，通神在近。先缘福浅者，八年得仙。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三会日^③道民就师治，初上章籍时，于靖前南正北向，行立定位，各八拜，九叩头，九搏颊，再拜伏地，请章籍讫，然后朝贺师。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祭酒，修行之法，复历民间，东西南北，行来出入，直身直

① 天师道是政教合一的教团，化户领民就是对所属教区的信道之家有行政和宗教的管理权力，也称“宣化”。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

② 搏颊是打自己的脸。这是受佛教影响的忏悔仪式。杨联陞有专文讨论。

③ 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道教另有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有些书上混淆了三元日和三会日。

面，一向直去，不得左顾右盼。到民家不得妄有嗔怒，有呵谴食饮好恶，床席舍庐，众杂论说是非。不可得先到贵豪富家。苦顾历民仪^①，先到寒贫家，教诲求福，使科约具备。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策生及道民，家有奴婢，不得唤奴婢，当呼字。若有过时，不得纵横扑打。但以理呼在前，语甲乙，汝有此事，应得杖罚。令受之。若责数，奴婢自当纠罪，无有怨恨之心。道官道民出言吐气，不得言说死事。此道民之大忌。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世间有承先父祖事道，自作一法，家宅香火，复有承先祖作祭酒之官者。民户无知，言父死子系，更不正属户师。民氓同淫祠，邪令众杂，邪令非一，仿言奉道，见他官（政）[正]治祭酒，使复礼拜，言我是道民，意欲就正，复惧邪神，与之灾考。如此之人，为请作道会，满三，约正诚。若不从令，勿复重请。如此之徒，奸情不已，非是天民^②。不如请诸不奉道之民。何以尔者？等是天民统一道治。然则别属有参会更好，岂比之奉道无师而有邪心乎？道官祭酒，宜以参会。更言，据是民可请为客，此乃违失事多，宜如详酌。若请为客，以刑律论。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求福愿厨，先刺客斋。上中下斋随意。明当设会，今日请客。来在主人家中宿。诸求愿还官，众共保乃行，出无他适，鸡鸣至日出，尽皆在上厨之列，来致仙官。唯解先亡厨^③，平旦至日中为限。若人士从愿到官，一切郡县及以公侯卿相伯子男封土，随意欲设厨可作耳。求宰民，得腹心，土居安宁，风雨时节，随意而设，无有先科，今不限制人头数。不设亦复无苦。但精勤香火。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气百千万重，自从开辟，黄燧^④之治，门有仙圣。从今以来，人伪道荒，经书舛错。后人诈伪仙经图书，人人造法。天下经方，百千万亿，草药万种，（万）[石]药百数。后人乐道长生，循放无效者何？然愚人意短，不达至妙。长生至道，仙圣相传。口诀授要，不载于文籍。自非斋功，念定通神，何能招致，乘风驾龙，仙官临顾，接而升腾。服食草药石药，服而得力之

① 杨联陞认为“苦”字可能应作“若”字。历民仪则是道士接触道民或下到民间为道民服务时要遵守的仪轨。

② 天民一辞初见於《孟子》，指百姓。《庄子·庚桑楚》中有不同的用法。在这里指信道的百姓。

③ 解先亡厨：厨指道门内为某事举行的会餐。“解先亡”是解除家中死去的长辈给后人的坏影响。这些坏影响通常又叫做“归杀”、“注易”等。道民家中有人死亡以后都要举行解除归杀的仪式。后文说到人死亡后要“解秽”也是这样的目的。“解先亡厨”就是和这样的仪式有关的聚餐。

④ 黄燧：指黄帝和燧人氏。燧人氏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发明用火。

者，此则仙人奏表上闻，遣仙人玉童玉女来下临。天官神药，参入分数。一草一人得力，一石一人得力。服气方法，亦俱等同。今世人岂能达此理乎？不降仙人，何能登太清之阶乎？而案药服之，正可得除病寿终，攘却毒气，瘟疫所不能中伤，毕一世之年。可兼谷养性，建功斋靖，解过除罪。诸欲修学长生之人，好共寻诸《诵诫》，建功香火，斋练功成，感彻之后，长生可克。抱朴子者，(未)[才]明盖世，掬合前贤诸家经方，造经劝仙，内外卷首，言仙人之可得，可开悟人心。承前多有遗经，亦复不妄造出意，不犯改经诈说之罪。造经劝仙，功过自保补，后身当得仙人之阶。诸有修道之人，勿复承按前人伪书经律。令世人习读美经典，可益得身朝，但富贵为子孙资荫耳。无有长生登仙之阶。欲求生道，为可先读五千文，最是要者。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靖舍外，随地宽窄，别作一重篱障，壁东向门，靖主人入靖处。人及弟子尽在靖外。香火时法，靖主不得靖中饮食，及著鞋袜，入靖坐起言语，最是求福大禁。恐凡人入靖有取物，尽皆束带。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道民有死亡，七日后解秽。家人为亡人散生时财物，作会，随人多少，可参请俗民，无苦。为亡人过度，设会功满三，复欲设会随意，能备可作，若不能备，无苦。勤香火。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为亡人设会，烧香时，道官一人靖坛中正东向，策生及主人亦东向，各八拜，九叩头，九搏颊，三满三过止。各皆再拜恳。若人多者，亦可坐礼拜，叩头，主称官号姓字，上启无极大道万万至真无极大道。以手捻香，三上，著炉中，口并言，为亡者甲乙解罪过烧香愿言。余人以次到坛前恳，上香如法，尽各各讫。靖主上章，余人当席拜。主人东向叩头上章讫。设会解坐讫，靖主入靖启事，为主人求愿收福言，当时，主人东向叩头。坐罢，出时，客向靖八拜而归家焉。主人一宿之中，满三过烧香。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家有疾病，告归到宅。师先令民香火，在靖中，民在靖外，西向散发叩头，谢写愆违罪过，令使皆尽，未有藏匿，求乞原赦。若过一事不尽，意不实，心不信法，章奏何解。师亦自别启事云：民某甲求乞事，及病者，亦道首过。若过尽者，师自得好感应。若过不尽，师亦不得好感应报。首过时为可并行符承銜，民首辞上章，一日三过上。三日后，病人不降损，可作解先亡谪罚章。病家昼则向靖叩头，夜则北向，向天地叩头，首过，勿一时有阙。病家惶怖，欲有所说钱财厨愿，勿听之。若能备厨请客，三人五人十人以上，随人多少，按如科法设会。会时客主人病者考礼拜烧香，求乞救度病者。设会讫，客归，到家，为病者烧香叩头，一宿之中满三过，以病者救度礼，叩头烧香同法。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不慎科法，淫犯杀生，宜校赃物，计钱，使还民家，自市厨具。师得与表章解散。当作会时，主人众客前向香火八拜叩头，三十六搏颊，满三讫。再拜，手捻香著炉中，并告言某甲启太上大道，甲乙是肉人无知，奉科许祠某官求某事，并复有以塞(诘)[谪]^①之者。今依科输赃直，为厨具，请客证明。以从今以后，生死付道，不敢以前为比。乞愿得在赦格之例。蒙恩生活，道气哀念。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道官，浊乱来久。有作祭酒之官，积勤累世，贪浊若身，化领求复，经数余载。赃钱遁说，贪秽入己。此是前造，诈言经律。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偿罪难毕。吾故出音乐新正科律，依其头领，欲使信道，以通人情。清身洁己，与道同功。太上清气，当来覆护。与民更始，改往修来，一从新科为正。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气百千万重。前贤后圣，修学长生，尽遇仙官，人人各得一重之气。而得升度之后，终不载于文籍。房中之教，通黄赤经契，有百二十之法，步门庭之教，亦无交差一言。自从系天师道陵升仙以来，唯经有文在世，解者为何人？得长生飞仙者，复为何人？身中至要，导引之诀，尽在师口。而笔(谍)[牒]之教，以官人心。若开解信之者，执经一心，香火自纓，精练功成，感悟真神，与仙交游，至诀可得。今后人诈欺，谩道爱神，润饰经文，改错法度。妄造无端，作诸伪行，遂成风俗。劝教天下男女，受佩契令，愚暗相传。不能自度，而相领弟子，惑乱百姓，犯罪者众，招延灾考。浊欲道教，毁损法身。吾诵诫断改黄赤，更修清异之法，与道同功。其男女官篆生佩契黄赤者，从今诫之后，佩者不吉。若有不慎之人，所居止土地真官注气靖治典者使者，当自校录。吾与之灾考，死入地狱，若轮转精魂虫畜猪羊而生，偿罪难毕。吾观世人夫妻，修行黄赤，无有一条按天官本要。所行专作浊秽，手犯靖庐治官禁忌。而天官仙人玉女，尚不犯治室之法。吾今以黄赤贪浊道教来久，无有真正。愚暗相传，尽各不得其中正。时有清真洁素之人，无经律错乱。吾尽欲灾除此辈之人，不令而犯诛消之暴。是以先令诫约，迁遣一教。然房中求生之本，经契故有百余法，不在断禁之列。若夫妻乐法，但勤进问清正之师，按而行之，任意所好，传一法亦可足矣。今世浊恶，有形之人，流转精神，罪缘难消。是以诫约，要须斋功，与返为始，雪罪除愆，乃得感悟真仙。男女官努力修斋，寻诸诵诫。香火建功，仙道不远。明慎奉行如律

^① 塞谪为计算过错的单位。一千四百过为一塞，一千六百二十过为一谪。可见塞谪是指那些罪过甚重的人。

令。

老君曰：从系天师升仙以来，旷官置职，道荒人浊。后人诸官，愚暗相传，自署治策符契。气候倒错，不可承准。吾本授二十四治^①，上应二十八宿，下应阴阳二十四气。授精进祭酒，化领民户。道陵演出道法，初在蜀土一州之教。板署男女道官，因山川土地郡县，按吾治官，靖庐亭宅，与吾共同领化民户，劝恶为善。阳平山名，上配角宿。余山等同。而后人道官，不达幽冥情状，故用蜀土盟法，板署治职。敕令文曰：“今补某乙鹤鸣云台治，权时策署治气职，领化民户，质对治官文书。须世太平，遣还本治。”而九州土地之神，章表文书，皆由土地治官真神而得上达。有今闻道官章表时，请召蜀土治宅君吏他方土地之神。此则天永地隔，人鬼胡越。吾本下宿治号令之名，领化民户。道陵立山川土地宅治之名耳。岂有须太平遣还本治者乎？从今以后，诸州郡县男女有佩职策者，尽各诣师改宅治气。按今新科。但还宿官称治为职号。受二十四治中化契令者，发号言补甲乙正中官真气角宿治，以亢宿氐宿房宿二十八如法。上章时直言臣而不得称真人。若灵策外官，不得称治号。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若系天师遗胤，子孙在世，精循治教，领民化者，不得信用诸官祭酒为法律。上章时不得单称系天师位号，当称职号名，与诸官同等。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夫为道官正治祭酒，进贤举善，领受弟子，授人治职，诚策符契。进一贤善，除过十年，求仙速达。进一佞一恶，反罪十年，求仙求福，终不可得。其投道门之民，欲为弟子者，当观望情性，与诚约相应者，三年体能修慎法教，精进善行，心无有退，志无倾邪。乃可授策诚，纳为弟子。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中官正气宿治祭酒，得授人职策诚。其策生之人，不得妄授人诚策。若不领民户，受中治策者，当受中治散气祭酒职。若上灵官^②不领民户，受外官散气祭酒职。其外官祭酒治民者，坐会时，百五十策下坐。若中官治民正气祭酒，子息受治署中官，中官宿治散气祭酒在父民间行章，称文治气上章。若他官祭酒民间，自治气上章。若求生之人，一身自度，不化愚俗，不领民户，亦可直受中官上仙赤天七十五将军策生起，亦在外治祭酒上。明慎奉行如律令。

① 二十四治：道教最初在四川的二十四个教区，对应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星宿。最高的是阳平治。

② 灵官指女道士，仙官指男道士。

老君曰：道官道民，其先亡祖曾父母，幽滴不解，复注^①子孙，若斋功不达，章书谬说多言。十通百通，无益于事。要先斋，感彻之后，乃可章表，证达斋功。章书之法，不须多重。重烦浊天曹，不如不上。斋满百日，一斋功达。表章之日，兼能请贤，随多少人数，设会拯救，收福益仁。若不能备者，但就师表章，迁达亡人。若祭酒者，日日可言。斋功满百日，就师表章。明慎奉行如律令。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3. 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见《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4.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八章。

^① 幽滴是前辈所犯错误。按照承负说，前辈行为会影响到后人。复注在这里通指死去的前辈对后人的负面影响，如疾病或灾害。教民要请道士上章驱除这些病害。注是影响，更有疾病传染之义。南北朝时期的医书里有注病描述。道教认为注病和前辈的幽滴有关系。

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节选)

东晋时期,道教出现了造经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形成的三洞经典极大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教体系。这个造经运动也是南方地区新的宗教运动。东晋以前的民间道教是以下层信众为基础的,也是和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密切相联系的。以两汉以来的方士和南朝知识阶层为主体的道教徒构造了新的经教体系。这个体系以修道成真为主要的宗教诉求,反映了知识阶层的宗教经验。新出现的三洞经典也吸收了外来的宗教成分,丰富了道教的思想体系。北朝末年编辑的《无上秘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体系的面貌。

陆修静很快确立了三洞经典在道教经典系统中的地位。修持三洞经典成了新的教义内容。道士只有修持了三洞经才能够成仙。三洞经典是天上的经典。洞神经在太清天,洞玄经在上清天,洞真经在玉清天。修持洞神经可以进入太清天,成为九仙。修持洞玄经可以进入上清天,成为九真。修持洞真经可以进入玉清天,成为九圣。这就是道教说的“三九二十七品”。进入三清天就可以摆脱人间的灾难。

道教在造经运动中逐渐为这些经典建立了神学基础。这里选取的《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的第一段文字是有代表性的。唐代《道教义枢》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论述道教的经典系统。《九天生神章经》是灵宝经典中的一篇,又名《三宝大有金书》,还有一些简称如“生神经”等。据小林正美考证,它是逐渐形成的。最初的篇章是歌颂九天的诗章。本书选取的文字和“九天生神章”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只是通过它了解道教如何论述自己的经典来源。这段文字的核心观念是开劫度人。开劫度人的观念是受佛教影响,道教因此有五劫说,即龙汉、延康、赤明、开皇、上皇。所谓开劫度人是指道教尊神在每个劫期开始时下世传经度人,在劫末时又和经文一起还归天上。由于神和三洞经不受劫末灾难的侵害,修持经典的人也可以免灾。这

个思想在另一篇灵宝经《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里表达得很清楚。除了开劫度人以外,《九天生神章经》还表达了造经运动中“众圣传经”的观念。在许多三洞经典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九天生神章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讲述了三位尊神在不同劫期下世传经度人。他们来自天上三个不同的官府,分别传授三组经典,从而给了三组经典一个系统说明。三洞经典后来支配了道教经典的目录系统,但是由《九天生神章经》可以看出道教的经典系统的形成是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它的建立是一个宗教行为,不能单纯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理解。

《九天生神章经》勾画出三清天、三清神的系统。三清天也叫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三清神也叫三宝君,又分别叫做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神宝天尊。第三个天上官府“太清太极宫”保留了早期四个神真品级的痕迹。三个尊神都是由道气化成的。这是道教的传统思想。老子是道,也是气。气的最初状态是混沌未分,以后化为玄、元、始三气和天地水三官。三清神实际上是从三官神的产生模式脱化来的。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下世度人。这种思想也和早期老子不断改头换面下世辅佐人君的传说有血脉联系。三清神是新的造神运动中产生的,和旧的三官神有性质的不同。它们是天界的神。它们所处的三清天是神仙境界。上清经在三天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三天化生为九天,利用了中国历史上的九天说。九天又分别化生三天,加上本九天,共计三十六天。这就是三清天发育完满的天界系统。

《九天生神章经》在《正统道藏》内有五个文本。《云笈七签》第十六卷也全文收录了此经。以上文本文字有不同。前世道藏收入此经时常冠以“洞玄灵宝”四字作通题,明其在道藏中所属的部类。本书文字取自南宋道士王希巢的《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

(王宗昱)

天宝君者,则大洞之尊神。天宝丈人,则天宝君之祖气^①也。丈人是混洞太无元高上玉虚之气。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亿万气。后至龙汉元年,化生天宝君。出书时,号高上大有玉清官。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灵宝丈人,则灵宝君之祖气也。丈人是赤混太无元玄上紫虚之气,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气。后至龙汉开图^②,化生灵宝君,经一劫,至赤明元年。出书度人时,

① 祖气:道教的神为气化生成。祖气即说明此神来源于气。

② 开图指传出道经。

号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神宝君者，则洞神之尊神。神宝丈人，则神宝君之祖气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无上清虚之气，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气。后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宝君，经二劫，至上皇元年。出书时，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①。此三号虽年殊号异，本同一也，分为玄元始三气而治，三宝皆三气之尊神。

参考文献

1.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二编，第一章。
2.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四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 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第三章，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① 玉清宫、上清宫和太清宫是三清天的神仙官府。太极宫本为第四级天上官府，在《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中还有这一阶级。《九天生神章经》取三级说，对应道教门内“经有三品、道有三真”的说法。太极宫反映了四级说的痕迹。

陆先生道门科略

南朝宋 陆修静

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号简寂,吴兴人。出身江南世族。事迹见马枢《道学传》残篇及吴筠《简寂先生陆君碑》。467年,宋明帝召陆修静入京城,为其筑崇虚馆。此后十年间,陆修静主要编纂了道教经典目录,整理道教仪式。著有《三洞经书目录》、《灵宝经目》,已经失散。死后,诏谥简寂先生。其门徒著者有孙游岳。正统道藏中保存有他的著作六种。陆修静在道教史上的重大贡献在经典和仪式方面。他确立了“三洞四辅”的道书分类系统。这里收入《陆先生道门科略》一文的目的是使读者了解天师道的基本教义和教团制度。

陆修静写作此文的用意应该是重申旧制。《陆先生道门科略》中的某些制度可以在长沙出土的元嘉十年(433)代元治祭酒徐副的墓券文中得到证实。陆修静是否对天师道制度提出过改革措施尚需考察。《陆先生道门科略》是现存最早的最系统地表述天师道制度的史料。读者可以之与《赤松子章历》、《玄都律文》、《要修科仪戒律钞》等道书对照阅读。由于缺少相关文献,我们对于文中的许多名物制度尚难求的解。

《陆先生道门科略》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道教清约教义的论述。清约一辞不见于他处,但是此前已经有《抱朴子内篇》的“清省”与《老君音诵诫经》的“清教”,可见其为天师道一贯之义。“神不饮食”的教义表明道教对神的理解和儒教是截然不同的。儒教崇拜的是祖先神,是和崇拜者一样的胎生肉人,所以要享受牺牲。道教的神是气化的,所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道教和儒教最根本的区别。《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等早期天师道经典曾经明确批判过儒教祭祀的皇天上帝,并且禁止道教信徒和“祭祀狼戾之家”往来。《陆

先生道门科略》里讲到的六天故气就是这些享受牺牲的神。由于血食牺牲的祭祀行为在民间杂神的崇拜中普遍存在,所以不妨把“六天”理解得较为宽泛。

《陆先生道门科略》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天师道的教团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师道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它的教团组织和祭酒兼有政治和宗教两种功能。教团主宰了道民的生老病死,把相当一部分基层百姓组织在道教门下。道民和祭酒的宗教追求不是修道成仙,而是要在道气的“覆盖”下家居安全,社会安定。教团的宗旨是救济一切,使万姓归伏。《陆先生道门科略》记录的道教制度说明了基层道教组织对于儒教的官方政府有一定的离心倾向。这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宗教基础。

《陆先生道门科略》反映的天师道教义和制度是非常明确的。从他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天师道的实际活动却是不纯粹的。这一点提示我们在研究道教历史时更应该注意它和其他民间宗教的交错关系。

《陆先生道门科略》一文有经有注,但是有几处窜乱。今据正统道藏本收入本书,略加勘正。

(王宗昱)

夫大道虚寂,绝乎状貌;至圣体行,寄之言教。太上老君以下古委愆,淳浇朴散,三五^①失统,人鬼错乱,六天故气^②,称官上号,构合百精及五伤之鬼,败军死将,乱军死兵,男称将军,女称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飧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称数。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③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视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④,文万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罢诸禁心,清约治民,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

① 杨联陞认为三指日月北斗,五指金木水火土五星。

② 六天在此指官方的祭祀对象。郑玄对汉代官方祭祀对象作了解释,他这种解释被后人称为六天说。天师道反对儒家祭祀制度,不准和祭祀之家往来。道教经典中说到要收擒“自称皇天上帝饮食之鬼”。也指类似儒家血食牺牲的祭祀对象。统称六天故气。故气在这里指死人。道教认为死人会给生人带来危害。

③ 此处天师指张道陵。

④ 道士上章请神杀鬼,所请神数目号称一千二百。历史上曾经有《千二百官章》一书。现存《正一法文经章官品》保留了这些神的名号。原书应该是书写章表的规范,故称“千二百官章”。

唯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岳，诸侯祭山川，民人五腊^①吉日祠先人，二月八月祭社灶^②，自此以外，不得有所祭。若非五腊吉日而祠先人，非春秋社日而祭社灶，皆犯淫祠^③。若疾病之人，不胜汤药针灸，惟服符饮水^④，及首生年以来所犯罪过。罪应死者，皆为原赦，积疾困病，莫不生全。故上德神仙，中德倍寿，下德延年。而今之奉道，是事颠倒，无事不反。余谨请为出其疾病如左。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⑤，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敷大小，务共奉行。如此，道化宣流，家国太平。而今人奉道，多不赴会，或以道远为辞，或以此门不往，舍背本师，越诣他治，唯高尚酒食，更相炫诱。明科正教，废不复宣。法典旧章，於是沦坠。元纲既弛，则万目乱溃。不知科宪，唯信谗是亲。道民不识逆顺，但肴饌是闻。上下俱失，无复依承。相与意断暗斫，动则乖丧。以真为伪，以伪为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千端万绪，何事不僻，颠倒乱杂，永不自觉。如此之师，则灭后绝种；如此之民，则夭横破丧。虽来者令昧，然过去甚昭然，明白君子，可不鉴之。

道科宅录，此是民之副籍。男女口数，悉应注上。守宅之官，以之为正。人口动止，皆当营卫，三时迁言，事有常典。若口数增减，皆应改籍。若生男满月，赍纸一百，笔一双，设上厨十人。生女满月，赍扫帚粪箕各一枚、席一领，设中厨五人。娶妇设上厨十人。籍主皆赍宅录诣本治，更相承录，以注

① 五腊：道教节日。正月一日天腊，五月五日地腊，七月七日道德腊，十月一日民岁腊，十二月王侯腊。《说文解字》云：“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这种祭祀在周朝称为“蜡”。以后通称为“腊”。《赤松子章历》卷二云：“五腊日者，五行旬尽，新旧交接，恩赦求真，降注生气，添神请算之良日也。”

② 《礼记·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汉代以前只有春社，汉代以后有春秋二社，社日分别在立春和立秋之后的第五个戌日，相当于春分和秋分前后。据《祭法》篇，祭灶也是自天子乃至庶人的基本祭祀。

③ 淫是过分的意思。祭祀不应该祭祀的神叫做淫祠。

④ 《赤松子章历》卷二云：“谨依道法，以道真符与某甲吞带，当愿赦下真官真符使者，百千万重道气，随禁降入符中，行神布气，搜索邪精，诛戮鬼贼，救济天人。”道士书写的章表在仪式后制成蜜丸吞服亦可视为服符。《云笈七签》卷五十七《符水论第四》云：“夫符文者，云篆明章，神灵之书字也。书有所象，故神气存焉，文字显焉。夫水者，气之津液阳之润也，有形之类，莫不资焉。”

⑤ 《赤松子章历》卷四“绝泰山死籍言功章”云：“按天师旧仪，三会吉日，断除泰山死籍，削除右契罪名死目，改定生策，注上生名左策长生宫中。”

正命籍。三会之日，三官^①万神，更相拣当。若增口不上，天曹无名；减口不除，则名簿不实。今人奉道，或初化一人，至子孙不改，三会之日，又不投状。既无本末，本师不能得知，为依先上年。或死骨烂，籍犹载存；或生皓首，未被纪录；或纳妻不上，或出嫁不除。乃有百岁童男，期颐处女。如此存亡混谬，有无不实。至於疾病之日，不归本师，而告请他官，他官不寻所由，便为作章。疾痛之身，录籍先无，今章忽有，非守宅所部，三师^②不领，三天阙籍，司命^③无名，徒碎首於地，文案纷纷，既不如法，道所不济，如此之理，可不思乎？奉道之科，师以命籍为本。道民以信为主。师为列上三天，请守宅之官依籍口保护，禳灾却祸。虽一年三会，大限以十月五日，赍信一到治。又若家居安全，设上厨五人。若口数减落，厨则不设，赍信如故。若命信不到，则命籍不上。虽复别有重脍厨福，不解此信之阙。故教云：千金虽贵，未若本赍之信命。奉道之家，不赍命信，动积年岁，如此三天削落名籍，守宅之官还天曹，道气不复覆盖，鬼贼所伤害，致丧疾夭横。坎坷之家，永不自觉，反咎师怨道，可不哀哉！

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必其素净，政可堪百余钱耳。比杂俗之家，床座形象，幡盖众饰，不亦有繁简之殊、华素之异耶？而今奉道者，多无静室。或标栏一地为治坛，未曾修除，草莽刺天。或虽立屋宇，无有门户。六畜游处，粪秽没膝。或名为静室，而藏家什物。唐突出入，鼠犬栖止。以此祈尊妙之道，不亦远耶？

道家法服，犹世朝服。公侯士庶，各有品秩。五等之制，以别贵贱。故《孝经》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旧法服单衣袷^④，笄生^⑤袴褶。所以受

① 三官：天官、地官、水官，是早期道教重要的神。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功能之一是赏罚人间和地狱里的善恶。三官神是由道化生的。道是混沌之气，分化出玄、元、始三气，化生出天、地、水的宇宙结构，同时也化生出三官神。这实际上是老子化三清雏形。东晋以后，三清神占据了最高地位，三官神在民间继续流传，以其奖善罚恶的权威一直被百姓崇拜。

② 天师张道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

③ 司命见于《礼记》，郑玄注云：“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耳。”汉人应劭《风俗通义》称司命即文昌。有说当时民间很信仰司命，做成木雕的小神像，专立神龛祭拜。旅行的人也可以随身带着。《春秋佐助期》云：“司命神，名为灭党，长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与命运期度。”

④ 袷：古代交迭于胸前的衣领。袷：衣裙的褶子。

⑤ 《三洞修道仪》云：“凡初欲学道，男七岁号笄生弟子。”

治之信男，赍单衣墨帻，女则紺衣。此之明文，足以定疑。巾褐及帻^①，出自上道。礼拜著褐，诵经著帻。三洞之轨范，岂小道之所预？顷来才受小治，或箬生之法，窃滥帻褐^②，已自大谬；乃复帽褶对裙，帻褐著袴，此之乱杂，何可称论。夫巾褐裙帻，制作长短，条缝多少，各有准式，故谓之法服，皆有威神侍卫。太极真人云：制作不得法，则鬼神罚人。既非分僭滥，祸可无乎？科教云：民有三勤为一功，三功为一德。民有三德，则与凡异，听得署箬^③。受箬之后，须有功更迁。从十将军箬阶，至百五十。若箬吏中有忠良质朴，小心畏慎，好道翹勤，温故知新，堪任宣化，可署散气道士。若散气中能有清修者，可迁别治任职。若别治中复有精笃者，可迁署游治任职。若游治中复有严能者，可署下治任职。若下治中复有功称者，可迁署配治任职。若配治中复有合法者，本治道士皆当保举，表天师子孙，迁除三八之品。先署下八之职，若有伏勤於道，劝化有功，进中八之职。若救治天下万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进上八之职。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便拜阳平、鹿堂、鹤鸣三气治职。当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职署，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若学不由师，成非根生，不承本，名为无根之草【注：受道越次第，谓之非根生。不缘本师起，谓之不承本也。】而今人受箬无此德，受治无此才【注：此德谓三德，此才宣化之才也。】或都无师籍【注：人先虽奉道，失师来久，不复更属。或先是凡俗之民，一身流寓，浮好假信。道士不先依法化受，而便授箬治。如此之人，皆是虚妄，徒为道士。纵复修勤服善，三天无名，故不免于枉横矣，况其放慢违逆者乎，】或有师无籍【注：谓虽有师主，三会不到治，命信不上，天曹削籍，所以为无，】或虽有师籍，而无德于时，受箬之日，越诣他官，既不归本，又不缘阶，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箬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上，遂乃身受下治，署人上品【注：谓自受天师平盖

① 帻：披肩。

② 褐：用兽毛或粗麻制作的短衣。

③ 箬是道阶的一种。也是神明的名录。不同的箬里有不同的神将吏兵。受这种箬的道士有权力支配这些神。受了箬就可以为人做仪式。最基本的箬有一将军箬、十将军箬、七十五将军箬、百五十将军箬。七十五将军箬分为仙箬和灵箬两种，分别授给男女道士。男女道士必须结婚以后才能得到百五十将军箬。

玉局^①之徒，乃署人阳平鹿堂，】或自荷白板^②，而加板于人【注：谓自受白板治，既不诣天师除正，遂以终身常后白板于人。】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策【注：绝无户籍，有逋信宿贖。或先是俗身，负鬼祭饌，越入道法，不收结贖。直立身以来，罪恶狼籍，而抱衅带咎，永不肯改，而诣狂伪之师，受不真之法也。】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注：夫受道之人，内执戒律，外持威仪，依科避禁，遵承教令。故经云：道士不受老君百八十戒，其身无德。则非道士，不得当百姓拜，不可以收治鬼神。其既暗浊，不知道德尊重，则举止轻脱，贱慢法术也，】恣贪欲之性，而耽酒嗜食【注：宣行道法，不期於功德，救治之日，非慈仁之意，但希望财利，念在酒食，永不以科禁示民，惟课责重贖，询求好食。五辛之菜，六畜之肉^③，道之至忌，啖之已自犯禁，乃复宰杀鸡豚鵝鸭，饮酒洪醉，乘以奏闻，遂有寢卧靖坛，吐呕案侧。如斯之徒，往往有之，】背盟威清约之正教【注：盟威法师不受钱，神不饮食，谓之清约^④。治病不针灸汤药，唯服符饮水，首罪改行，章奏而已。居宅安冢，移徙动止，百事不卜日问时，任心而行，无所避就，谓约^⑤。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向邪僻妖巫之倒法【注：祭祀鬼神，祈求福祚，谓之邪。称鬼神语，占察吉凶，谓之妖。非师老科教，

① 平盖、玉局是道教二十四治中两个道治的名称。

② “白板”之说见于《晋书》〈赵王伦传〉：“府库之储不克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板之侯。”《朝野金载》云：“武后时，封侯者众，铸印不供，至有白板侯者”。这里说的“白板侯”都是指没有印玺。东晋任命官员叫做“版授”。道教的授官制度显然取法了俗世。《老君音诵诫经》已经提到“板署道职”。道藏内保存有《正一法文传都功版仪》。本文中所谓白板是指没有得到上级道治正式批准的空衔。

③ 《灵宝五符序》卷中：“食此物肉，令人死不得上天，但止泰山入三官地狱。”

④ 大渊忍尔以为“约”字为衍文。清约一辞在《后汉书》、《三国志》、《宋书》等史书中都指生活节俭，在此和祭祀有关。干宝《搜神记》卷四云：“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静不宰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置石室中。”同书卷二云：“徐登、赵炳，贵尚清俭，祀以东流水，削桑皮以为脯。”

⑤ 《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第七十八戒：“不得干知星文，卜相天时。”长沙出土的刘宋年间天师道祭酒徐副墓地券云：“本郡县乡里立作丘冢，在此山罡中。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不敢选时择日，不避地下禁忌，道行正真，不问龟筮，今已于此上罡，为副立作宅兆。”问卜是儒教的行为。《礼记·曲礼》篇云：“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中国很早就有反对问卜的记载。《吕氏春秋·尽数》云：“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淮南子·本经训》云：“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倪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以后的道书中多有占卜文字，但是道教对于占卜和祭祀的态度仍然是清楚的。

而妄作忌讳,谓之巫。书是图占冢宅地基、堪(与)[舆]凶咎之属,须上章驱除,乃复有历,拣日择时^①,愚僻转甚。正科所明,永不肯从。法之所禁,而竟尊用。背真向伪,谓之倒也。把持刀笔,游走村里道法廉退,应而不唱。静躬修术,以待求者。告诉谦至,然后抚接。若游行自炫,法之所禁。】遇逋违之民,要考被灾^②【注:虽是道民,失师来久,治无命籍,家无宅策^③。或有师主,三吉之日,不赴会(齐)[贵]信,而有急之时,下跪愿厨,蒙息不解,谓之逋。虽奉道法,不遵科禁,淫犯杀生,信邪卜问,百行不良,凶逆无状,谓之违。凡逋违之民,天曹^④夺算削籍,三官遣考召君吏,潜守门户,考逮人口,令招灾害。罪重招六害,轻罪被五灾。故令死丧疾病,官府牢狱,水火盗贼。如此之徒,有急师道,道士皆当以科法折却,考劾罪崇。若能柔服,反善吐罪,投誓三官^⑤,画一为信,然后依科,次第拯救。而愚伪道士,既无科戒可据,无以辨劾虚实,唯有误败故章^⑥,谬脱之符,头尾不应,不可承奉。而率思臆裁,妄加改易,秽巾垢砚,辱纸污笔,草书乱画。葷以酒肉,顺口随意所索,浮辞假语,不依事实,违源背理,干触考官。或滥收无罪之鬼,枉劾非崇之神。或宜解而反结,或应罚乃更迁,换倒互错,事无准的。入靖启奏,不辨文句。是其所识,则洪声鼓响,闻于四邻;其所不解,咳咤吟呀,抹略而过。如此之徒,吏兵^⑦不为使,道气所不降,考逮日更急,病者转就增虚,益重跪,卒无效验。客主共迷,不悟其非,乃生谤毁,怨道咎神,或致焚策,毁靖化庐,凡事鬼种祸,殒殃咎,至于灭门。如此之失,可不省哉?】

① 《老君一百八十戒》第七十七戒云:“不得为人图山立冢宅起屋。”《论衡》讥日篇:“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赵翼《陔余丛考》“葬术”条称许慎解堪为天道、舆为地道。堪舆历是一种选择吉日的历书。

② 以下文字经文与注文未分,应当予以区别。今拟将“如此之徒,有急师道”以后定为经文。

③ “策”当作“录”。

④ 天曹:天上官府。曹是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

⑤ 投誓三官就是上章给三官神。章表写成三份,分别呈给天地水三官。天师道叫做“三官手书”。这三份章表分别埋在山上、地里(后来多埋在仪式时道士的案下面)、投在水里。这就是道教投龙简的原型,分别叫做山简、土简和水简。投誓:坦白罪过,表示改过自新,所以说“投誓”。

⑥ 《赤松子章历》卷二有“藏章故本”一节,上章之后应在炉中焚烧,或封存。道士每次上章要重新书写,不能使用以前给别人用过的,因为所要办的事不同,祈请的神明也不同。

⑦ 《赤松子章历》卷二云:“官将及吏兵人数悉道家三气感事所应作也,非天地生人也。此精诚发,因物致感,所以气作而成吏兵也。”《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云:“奉道者身中有天曹吏兵,数犯愆愆,其神不守。吏兵上诣天曹,白人罪过,过积罪成。左契除生,右契著死。祸小者罪身,罪多者殃及子孙。”又云:“若能如戒精进不倦,室家受福,天曹吏兵自来护人。”《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引《玄都律》云:“受策章等有鬼吏兵,于里中可著游行。”

参考文献

1. 陈国符:《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见其《道藏源流考》一书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修订本。
2.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九章。
3. 王宗昱:《道教的“六天”说》,见《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石泰安:《二世纪到七世纪的道教和民间宗教》,王宗昱译,《汉学研究》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夷夏论

南朝齐 顾欢

顾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幼读儒书，曾师从名儒雷次宗。母亲去世后隐居授徒，数征不出。顾兼通儒道，史书称“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他并非受箓道士，但是和上清经的传世有密切关系，曾将上清经选编为《真迹》。《隋书》记顾欢曾作《老子义纲》和《老子义疏》。杜光庭总结老学历史时称顾欢“以无为为宗”。现存道藏中有署名顾欢的《道德真经注疏》，有误，柳存仁有考辨。

汤用彤指出：南朝的佛道之争重在理论，不同于北朝的重在权力。南朝人据以排佛之论有二，一为神灭论，二为夷夏之辩。夷夏之辩是以中印文化及国民性的不同为理据反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夷夏论》的大旨在中印文化之不同，而非佛道关系，虽然顾欢也讨论到二教之异同。文中所论华夏礼仪多出于儒教。汤用彤以为顾欢和排佛派对印度文化的态度来源于《化胡经》。顾欢所论道同俗乖指出了宗教之间的区别不重在义理，而重在风俗，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理解宗教教义和风俗的关系。

《夷夏论》文字见于《南史》和《南齐书》顾欢传以及《弘明集》。本书使用的是严可均《全齐文》的文本。

（王宗昱）

夫辨是与非，宜据圣典。寻二教之源，故两标经句。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

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①腋而生。堕地即行七步，举手指天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于是佛道兴焉。此出《玄妙内篇》^②。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或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瑞应本起》。欢论之曰：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灵以示远。道济天下，故无方而不入；智周万物，故无物而不为。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缙绅^③，诸华之容；翦发缁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④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肃。棺殡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体，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岂伊同人，爰及异物。鸟王兽长，往往是佛。无穷世界，圣人代兴。或昭五典^⑤，或布三乘。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吼。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至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⑥，孰识其旧。且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大小，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寻圣道虽同，而法有左右。始乎无端，终乎无末。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除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除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化物。

① 文献中多说为左腋。《南齐书》顾欢传也作左腋。

② 道教早期经典，已经佚失。南北朝佛道争论的文献中谈及老君出世传说时常援引此书。

③ 端委指朝服端正而且宽长。缙绅指把笏板插在腰带上。

④ 周代王畿以外视距离远近，每五百里分为一等。据《周礼·大司马》，共有九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侯甸与王室的关系最近，在五服之内。本句指华夏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节。

⑤ 五典：和三坟并称古书。五典传说为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之书。

⑥ 典出《庄子·齐物论》，意思是说幼年流落他乡，忘记了故居。

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仪，娄罗^①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瞿^②鸟聒，何足述效。

参考文献

1.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十一章。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四章，第五节。

① 娄罗：象声词，指言语含混不清。有贬义。

② 瞿：读 guàn，瞪视，环顾。

坐忘论

唐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号道隐,自称天台白云子。出身官宦之家。667年,往嵩山从潘师正学道。以后游历四方,止于天台山。司马承祯博学多才,通晓道教经法,在世时即享盛名。与李白、王维相往还。武则天、睿宗、玄宗都曾经迎他入京。唐玄宗于721年迎他入京,亲受法箬。据史料记载,司马承祯有十多种著作,涉及服气养生、神仙图箬和铸造镜剑工艺等多方面,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服气精义论》、《天隐子》、《坐忘论》和《上清含象剑鉴图》。

唐代是道教理论长足发展的时期,涌现了许多道教理论家。他们对于道教的教义和修道实践做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唐代有大量的《老子》注疏问世,《庄子》的学说也日益被用来阐发道教义理。道教思想家们更融会了大量佛学资源。在这个理论热潮中,司马承祯的著作独具风格。他的《坐忘论》和《天隐子》是对前世存思静修的哲学阐释,不落言筌,不尚玄虚。在《天隐子》里面,他提出修道的五个阶次: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论述了诸多可操作的修行手续和日常生活规范。《坐忘论》则把修道程序分为七个阶次。坐忘一词出于《庄子》。《坐忘论》则是用坐忘统称以静修为特征的修道方法。

《坐忘论》分为七个小节。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修道的七个阶次,实际上这七个阶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信敬”一节在于使修道者首先要树立修道的决心。这是修道的基本条件。“断缘”一节要求修道者断绝俗世的牵累。这是道教的传统。在《西升经》和《抱朴子》里面多有论述。其本质在于否定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教。这也是修道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收心”是在

断缘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掉外界对心神的污染，“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但是，收心离境切忌“执心住空”。理想的收心是“息乱而不灭照，守静而不住空”。司马承祯批评了在收心修养时要防止的四种错误倾向，指出要在平日生活中逐渐体会，不要急于求成。“简事”一节要求修道者不要做和养生无关的事，遇事要分别轻重闲要，避免过分劳累而伤害形神。以上三节都是通过减损俗务的办法达到静定，体现了道教清静无为的传统。我们可以在《西升经》里看到它的渊源。“真观”一节则偏重于理性的观照。司马承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修道者如何看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静修不是要求人消极无为，而是要做到处事无累，不受俗事的烦扰。而观解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此，从而使人做到“迹每同人，心常异俗”。司马承祯的这些论述应该是受到了佛教止观双修的影响。这也是他的修道理论比《西升经》和上清道士的强调技术有发展的一面。“泰定”是静定的最高境界。这时的修道人不再陷于世俗事物的烦扰和精神上的困惑，进入了“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的状态。这时人会产生一种智慧，也叫天光。这种智慧高于真观阶段的理性，不表现为俗常的理性认识，而是宗教修持后达到的最高认识。所以司马承祯强调“慧而不用”。它实际就是一种静定，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智与恬交相养”就说明恬静和智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得道”是修道者的最高境界，它的标志就是成为神人。神既指人的精神活动，也指道。文中说的道可“染易形神”，这神就是指精神。“与神为一”的神则指道。修道有深浅。真观尚属浅薄，而得道阶段则指道已“被形”。长生久视的人才是神人。

《正统道藏》内有两个《坐忘论》文本。一为单行本，另一收入《云笈七签》第九十四卷。明万历年间顾氏《二十子》所收《司马子》无序，文字接近《道藏》内单行本，却多出《坐忘铭》。此三者均可视为不同传本。丁福保《道藏精华录》收入《云笈七签》本时做了个别订正。本书所收为《道藏精华录》本。

(王宗昱)

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鱼之有水。涸辙之鱼，犹希升水。弱丧之俗，无心造道。恶生死之苦，爱生死之业；重道德之名，轻道德之行；喜色味为得志，鄙恬素为穷辱；竭难得之货，市来生之福；纵易染之情，丧今生之道。自云智巧，如梦如迷。生来死去，循环万劫。审

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真经》^①云：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道。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经云：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乐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之，非命禄也。又《西升经》云：我命在我，不属于天。由此言之，修短在己，得非天与，失非人夺。扣心苦晚，时不少留。所恨朝菌之年，已过知命，归道之要，犹未精通。为惜寸阴，速如景烛。勉寻经旨，事简理直，其事易行，与心病相应者，约著安心坐忘之法，略成七条。修道阶次，兼其枢翼，以编叙之。

信敬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②。根深则道可长，蒂固则德可茂。然则璧耀连城之彩，卞和致刖。言开保国之效，伍子从诛。斯乃形器著而心绪迷，理事萌而情思忽。况至道超于色味，真性隔于可欲，而能闻希微以悬信，听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有闻坐忘之法，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决定无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庄周云：黜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故庄子云“同于大通”。此则言浅而意深。惑者闻而不信，怀宝求宝，其如之何？故经云：信不足，有不信。谓信道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祸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断缘

断缘者，谓断有为俗事之缘也。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故经云：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动。或显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遗问^③庆吊，以事往还。或假修隐逸，情希升进。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思。斯乃巧蕴机心，以干时利。既非顺道，深妨正业。凡此之类，皆应绝之。故经云：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虽有唱，我不和之，旧缘渐断，新缘莫结。随交势合，自致日疏。无事安闲，方可修道。故庄子云：不将不迎，为无交俗之情故也。又云：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④。若事有不可废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爱系心为业。

① 道教早期经典，已经逸失。

② 别本此节目作“敬信”，首句亦作“敬者道之根，信者德之蒂”。

③ 遗(wèi)：赠送。

④ 以上四句出《庄子·应帝王》。“尸”在这里是“主”的意思。“谋府”指智谋的渊藪。“知”指智巧。四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追求名声，不要运用智谋，不要强任事情，不要追求技巧。

收心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欣迷幻境之中，惟言实是。甘宴有为之内，谁悟虚非？心识颠痴，良由所托之地。且卜邻而居，犹从改操，择交而友，尚能致益，况身离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舍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故经云：至道之中，寂无所有，神用无方。心体亦然。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今若能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名曰修道。无复流浪，与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归根。守根不离，名曰静定。静定日久，病消命复。复而又续，自得知常。知则无所不明，常则永无变灭。出离生死，实由于此。是故法道安心，贵无所著。故经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若执心住空，还是有所，非谓无所。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动，此是真定正基。用此为定，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若心起皆灭，不简是非，永断知觉，入于盲定。若在心所起，一无收制，则与凡人元来不别。若唯断善恶，心无指归，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误耳。若遍行诸事，言心不染者，于言甚美，于行甚非。真学之流，特宜戒此。今则息乱而不灭照，守静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见。如有时事，或法有要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济，所疑复悟，此亦生慧正根。事讫则止，实莫多思。多思则以知害恬，为子伤本。虽骋一时之俊，终亏万代之业。若烦邪乱想，随觉则除。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故经云：人能虚心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内心既无所著，外行亦无所为，非净非秽，故毁誉无从生。非智非愚，故利害无由至。实则顺中为常权，可与时消息。苟免诸累，是其智也。若非时非事，役思强为者，自云不著，终非自觉。何耶？心法如眼也。纤毫入眼，眼则不安。小事关心，心必动乱。既有动病，难入定门。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诛，虽下种子，嘉苗不成。爱见思虑，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贵，或学备经史，言则慈俭，行乃贪残，辩足以饰非，势足以威物。得则名己，过必尤人。此病最深，虽学无益。所以然者，为自是故。然此心由来依境，未惯独立。乍无所托，难以自安。纵得暂安，还复散乱。随起随制，务令不动。久久调熟，自得安闲。无问昼夜，行止坐卧，及应事之时，常须作意安之。若心得

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则堪自乐。渐渐驯狎，唯觉清远。平生所重，已嫌弊漏。况因定生慧，深达真假乎？牛马家畜也，放纵不收，犹自生鲃，不受驾御。鹰鹯野鸟也，被人系绊，终日在手，自然调熟。况心之放逸，纵任不收，唯益粗疏，何能观妙？故经云：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①。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则此言为当，不行则此言为妄。又时人所学，贵难贱易，若深论法，惟广说虚无，思虑所不达，行用所无阶者，则叹不可思议而下风尽礼。如其信言不美，指事陈情，闻则心解，言则可行者，此实不可思议而人不信。故经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不知，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热，灯不照暗，称为妙义。夫火以热为用，灯以照为功。今则盛言火不热，未尝一时废火。空言灯不照暗，必须终夜然灯，言行相违，理实无取。此只破相之言，而人反以为深元之妙。虽则惠子之宏辩，庄生以为不堪。肤受之流，谁能科简？至学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为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乱。无事而不为，无时而不寂。今犹避事而取静，离动而之定，劳于控制，乃有动静二心，滞于住守，是成取舍两病。不觉其所执，仍自谓道之阶要，何其谬耶？述曰：总物而称，大道物之。谓道在物而不染，处事而不乱，真为大矣，实为妙矣。然则吾子之鉴，有所未明。何则？徒见贝锦之辉焕，未晓始抽于素丝。才闻鸣鹤之冲天，诂识先资于穀食^②？蔽日之干，起于毫末；神凝之圣，积习而成。今徒学语其圣德，而不知圣之所以德，可谓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鸛炙，何其造次哉。故经云：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简事

夫人之生也，必营于事物。事物称万，不独委于一人。巢林一枝，鸟见遗于丛苇。饮河满腹，兽不吝^③于洪波。外求诸物，内明诸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常，不任非常之事。事非常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敝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须断简事物，知其闲要，较量轻重，识其去取。非要非重，皆应绝之。犹人食有酒肉，衣有罗绮，身有名位，财有金玉，此并情欲之余好，非益生之良药。众皆徇之，自致亡败，静

① 《老子》第六十二章云：“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本义是讲道家的精神高于儒家。天子、三公、璧和马都指儒家的礼节。拱璧是说用双手捧着玉璧。古代的礼节是先进献玉璧然后进献马。

② 食：雏鸟受母鸟哺育。穀指待母鸟哺食的雏鸟。

③ 吝：顾惜。巢林、饮河典出《逍遥游》。偃鼠在小河里饮水就满足了，不奢望大河。

而思之，何迷之甚！故庄子云：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①。蔬食敝衣，足延性命，岂待酒食罗绮，然后为生哉。是故于生无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今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犹笑之，况弃道德，忽性命，而从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于道德，则名位假而贱，道德真而贵。能知贵贱，应须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庄子云：行名失己，非士也。《西升经》云：抱元守一，至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荣官。若不简择，触事皆为，则身劳智昏，修道事阙。若处事安闲，在物无累者，自属证成之人。若实未成而言无累者，诚自诳耳。

真观

夫观者，智士之先鉴，能人之善察。究徬来之祸福，详动静之吉凶。得见机前，因之造适。深祈卫定，功务全生。自始之末，行无遗累。理不违此，故谓之真观。然则一餐一寝，居为损益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祸福之本。虽则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观本知末，又非躁竞之情，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故经云：常无欲以观其妙。然于修道之身，必资衣食。事有不可废，物有不可弃者，当须虚襟而受之，明目而当之，勿以为妨，心生烦躁。若见事为事而烦躁者，心病已动，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我欲渡海，事资船舫，渡海若讫，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废船？衣食虚幻，实不足营。为欲出离虚幻，故求衣食。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与物同求而不同贪，与物同得而不同积。不贪故无忧，不积故无失。迹每同人，心常异俗。此实行之宗要，可力为之。前虽断简，病有难除者，且依法观之。若色病重者，当观染色，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终无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内妄，妄心空想，谁为色主？经云：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色耶？又思妖妍美色，甚于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厌^②患。身虽致死，不入恶道。为厌患故，永离邪淫。妖艳惑人，令人爱著。乃至身死，留恋弥深。为邪念故，死堕地狱，永失人道，福路长乖。故经云：今世发心为夫妻，死后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为邪念故。又观色若定是美，何故鱼见深入，鸟见高飞。仙人以为秽浊，贤士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于死。百年无色，翻免夭伤。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适为性命之仇贼，何乃系恋，自取销毁。若见他人为恶，心生嫌

① 下有小注云：“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之物也。”

② 厌是压的意思，古代有厌胜术或厌胜饰物。这里说的厌患是指人受到狐魅的厌胜。

恶者，犹如见人自杀己身，引项承取他刀，以自害命。他自为恶，不遣代当，何故引取他恶，以为己病？又见为恶者若可嫌，见为善者亦须恶。夫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贫者，则审观之，谁与我贫？天地平等，覆载无私。我今贫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贵。我今贫贱，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无暇，何能有力将贫与我。进退寻察，无所从来。乃知我业也。乃知天命也。业由我造，命由天赋。业命之有，犹影响之逐形声，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乐天知命，不觉贫之可苦。故庄子云：业入而不可舍，为自业故。贫病来入，不可舍止。经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阴阳不能回其业。由此言之，故知真命非假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贼，无所畏惧，挥剑当前，群寇皆溃。功勋一立，荣禄终身。今有贫病恼害我者，则贼寇也。我有正心，则勇士也。用智观察，则挥剑也。恼累消除，则战胜也。湛然常乐，则荣禄也。凡有苦事来迫，我心不作此观而生忧恼者，如人逢贼，不立功勋，弃甲背军以受逃亡之罪。去乐就苦，何可愍焉。若病者，当观此病由有我身。我若无身，患无所托。故经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次观于心，亦无真宰。内外求觅，无能受者。所有计念，从妄心生。若枯体灰心，则万病俱泯。若恶死者，应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气力衰微，如屋朽坏，不堪居止，自须舍离，别处求安。身死神逝，亦复如是。若恋生恶死，拒违变化，则神识错乱，自失正业。以此托生受气之际，不感清秀，多逢浊辱。盖下愚贪鄙，实此之由。是故当生不悦，顺死无恶者，一为生死理齐，二为后身成业。若贪爱万境，一爱一病。一肢有疾，犹令举体不安，而况一心万疾，身欲长生，岂可得乎。凡有爱恶，皆是妄生，积妄不除，何以见道？是故心舍诸欲，往无所有。除情正信，然后返观。旧所痴爱，自生厌薄。若以合境之心观境，终身不觉有恶。如将离境之心观境，方能了见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为恶。如其自醉，不觉他非。故经云：吾本弃欲，厌离人间。又云：耳目声色，为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怨。老君厌世弃俗，犹见香味为怨。嗜欲之流，焉知鲍肆为臭哉。

泰定

夫定者，尽俗之极地，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庄子云：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宇则心也，天光则慧也。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贪爱浊乱，遂至昏迷。澡雪柔挺，复归纯静本真，神识稍稍自明，非谓今时别生他慧。慧既生已，宝而怀之，勿谓多知以伤于定。非生慧之难，慧而不用为难。自古

忘形者众，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天下希及之，是故为难。贵能不骄，富能不奢，为无俗过，故得长守富贵。定而不动，慧而不用，德而不恃，为无道过，故得深证常道。故庄子云：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从辩以感物情。与心徇事，触类而长。自云处动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行此言，俱非泰定。智虽出众，弥不近道。本期逐鹿，获免而归。所得盖微，良由局小。故庄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养智。智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养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论此定，因为而得成。或因观利而见害，惧祸而息心。或因损舍涤除，积习心熟。同归于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前而无惧。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虚妙，不可思议也。夫心之为物，即体非有，随用非无。不驰而速，不召而至。怒则元石饮羽，怨则朱夏殒霜。纵恶则九幽^①匪遥，积善则三清何远。忽来忽往，动寂不能名。时可时否，著龟莫能测。其为调御，岂鹿马比其难乎！太上老君，运常善以救人，升灵台^②而演妙。略二乘之因果，广万有之自然。渐之以日损，顿之以不学。喻则张弓凿户，法则挫锐解纷^③。修之有途，习以成性。黜聪隳体，嗒然坐忘。不动于寂，几微入照。履殊方者了义无日，由斯道者观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得道

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虚而有象。随迎莫测，影响莫求。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通生无匮谓之道^④。至圣得之于古，妙法传之于今。循名求理，全然有实。上士纯信，克己勤行。空心谷神，唯道来集。道有至力，染易形神。形随道通，与神为一。形神合一，谓之神人。神性虚融，体无变灭。形与之同，古无生死。隐则形同于神，显则神同于形。所以蹈水火而无害，

① 九幽指地狱。

② 灵台是星名，主观云气，察符瑞，预测灾变。北周时期有《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并非道门内著作，但是学术界认为现存道藏内的《灵台经》是受了它的影响而问世的。所以，灵台在这里应该和人的星命有关系。所谓升灵台而演妙就是在灵台上解说人们的命运。

③ 这两句都是引用《老子》书文句。《老子》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十一章云：“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第五十六章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④ 通生指道生万物，无匮指道生育万物的能力永远不枯竭。道通生万物的原理来自《老子》一书，也是唐代道教理论家们对道的性质的三个主要解释之一。

对日月而无影。存亡在己，出入无间。身为滓质，犹至虚妙，况其灵智益深益远乎！故《灵宝经》云：身神共一，则为真身。又《西升经》云：形神合同，故能长久。然虚心之道，力有深浅。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其心。被形者，则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觉而已，身不免谢。何则？慧定是心用，用多则体劳。初得小慧，悦而多辩。神气散泄，无灵润身。生致早终，道故难备。经云尸解^①，此之谓也。是故大人含光藏晖，以期全备。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故经云：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山有玉，草木因之不凋。人怀道，形体得之永固。资薰日久，变质同神。炼神入微，与道冥一。散一身为万法，混万法为一身。智照无边，形超有际。总空色以为用，合造化以为功。真应无方，信惟道德。故《西升经》云：与天同心而无知，与道同身而无体。然后大道盛矣。而言盛者，谓证得其极。又云：神不出身，与道同久。且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耳则道耳，无声而不闻。眼则道眼，无色而不见。六根洞达，良由于此。至论玄教，为利深广。循文究理，尝试言之。夫上清隐秘，精修在感。假神丹以炼质，智识为之洞忘。道德开宗，勤信唯一。蕴虚心以涤累，形骸得之绝影。方便善巧，俱会道源。心体相资，理喻车室^②。从外因内，异轨同归。该通奥赜，议默无违。二者之妙，故非孔释所能邻。其余不知，盖是常耳。

参考文献

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五章。
2. 卢国龙：《中国重玄学》，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① 尸解是古代对仙人死亡的神秘解释，称仙人成道时灵魂离开形骸，世俗以为他死亡，其实他已经成仙。仙人尸解时还可以用其他物件代替自己，如变成一柄手杖，故称杖解。汉魏人对尸解有很多说法，如兵解、水解等。信道者往往用尸解解释修道者的死亡。东晋以后，尸解仙术的地位逐渐降低。在本文里，司马承祯就认为尸解的仙人是修道还不够，而神人道行深，所以能“被形”，使形体免于死亡。

② 《西升经》云“我身乃神之车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静，神即居之。躁动，神即去之。”

阴符经

旧题黄帝撰，故常称《黄帝阴符经》。作者不明。最早的文献记载为唐初。褚遂良曾经有写本传世，欧阳询《艺文类聚》曾援引经文。现存文本为唐玄宗时李筌和张果所传。近人考证，其说不一，多以为甚古。王明以为出于东晋之后。《阴符经》并不具有特别的道教特征，但是它的流传的确和道教有着直接的关系。《阴符经》在唐代后期即日益为世人看重，注家蜂起。其地位仅次于老庄，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更居道家之首，可见其在历史上之影响。

《阴符经》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它的辩证法思想。它发挥了先秦以来古人关于五行关系的思想。古人早在孙子兵法时代已经认识到“五行无常胜”。《论衡》记录了古人所说的“相贼相利”。《阴符经》强调五行之间的相克关系，甚至把五行称为五贼。“杀机”说也发挥了古人“五杀”之说。“天生天杀”是万物之间的辩证关系。《阴符经》对这个辩证关系的概括就是五行相贼、三才相盗。人要成功事业，必须先认识这个根本，巧妙地顺应这个关系。“阴符”即人要“暗合”天道。这也是对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解说。人能暗合天道，就掌握了“盗机”。《阴符经》还论述了辩证关系的其他例证，都是要说明以上这个大义。《阴符经》的这种性质给了诸家注解以极大的发挥余地，或解之以兵权谋略，或解之以性理人伦，或解之以内丹修炼。唐宋间更有《天机经》一册，择出《阴符经》若干名词专作解说。历代的注者不仅仅限于学者，也有以事功闻名的官僚。注解中也有伪托之作，如姜太公、范蠡、诸葛亮等，更说明世人对此书的重推。阅读《阴符经》当多参考后世注释，因为这些注释实际上是对《阴符经》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所谓权术，《老子》不能避嫌。《阴符经》归于道家，良有以也。

《阴符经》注本甚多，经文也有不同，同一注本又有不同版本。吴筠著作中的引文不见于传世诸本，可知早已有不同传本。世人多以为李筌所传为

三百字本，张果所传为四百字本。现存道藏中有李筌疏，实为注疏合编本，而经注均不能断定出于李筌。又有张果注本，注文批评李筌和诸葛亮，或为伪托之作。本书经文取道藏内张果《黄帝阴符经注》为底本，援引注解时以道藏署名为据，读者不必执以为实。

(王宗昱)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①，见之者昌。五贼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②]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变定基^③。性有巧拙，可以伏藏^④。九窍之邪，在乎三要^⑤。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⑥。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⑦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⑧，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擒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

① 《论衡·物势》记：“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作万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贼害，不成为用。金不贼木，木不贼金。火不炼金，金不贼火。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

② 据邹訢(朱熹化名)《黄帝阴符经注解》补。诸传本无此二句，朱熹据唐褚遂良写本补。

③ 李筌疏云：“天发杀机，公道也。人发杀机，私情也。龙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乱而天地反覆。天人俱合于公道，则千变万化，无不定矣。”

④ 人的巧拙之处不要透露给外人。

⑤ 诸本多解“三要”为耳目口，李筌解为心神志。张果注云：“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

⑥ 《列子·天瑞》云：“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王明认为此为《阴符经》类似论述之渊源。朱熹云：“天地生万物而亦杀万物者也。万物生人而亦杀人者也。人生万物而亦杀万物者也。以其生而为杀者也，故返而言之，谓之盗，犹曰五贼云尔。然生杀各得其当，则三盗宜则天地位万物育矣。”

⑦ 李筌疏云：“缘己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设计谋而动其机数。不知不觉，盗窃将来，以润其己。名曰盗机。”

⑧ 昼夜反复思考。“返”字有的本子写作“反”。

⑨ 李筌疏云：“言人动生妄心，加于物者，皆由目睹而心生。故云机在目。”

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①。人以虞愚，我以不愚圣。人以其期圣，我以不期其圣^②。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参考文献

1. 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见《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
2. 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① 李筌传本止于此。

^② 丁福保《道藏精华录》收入的张果注本作：“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圣，我以不期其圣。”

钟吕传道集(节选)

《钟吕传道集》载于《修真十书》，作者不详，为钟吕系内丹术最为重要的经典。早期钟吕系的传承谱系颇为舛杂，很难做实证性的考证和疏理。钟吕系的传世经典，现在可见的除《钟吕传道集》和《西山群仙会真记》外，北宋曾慥所辑的《道枢》中也有大量早期钟吕系丹家的言论。由于《钟吕传道集》在宋代的道籍中已见征引，而且其中的内容大体上《道枢》卷三十九至四十一的“传道篇”相同，我们可以基本上确信，这两部道书的出世年代应当在五代到宋初之间。

在道教史上，这是一个各种养生术十分繁盛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纷繁的局面里，对各种养生术的效果加以评判，从而将它们安置在一个等级秩序里，就成了此时的道教面临的问题。而评判种种传统道法的标准来自于一种综合性的长生技术——内丹。内丹是从早期的各种内养方术中发展而来的。

《传道集》将仙分为五等，即鬼、人、地、神、天；道法分为三成，即小成、中成和大成。这里，鬼仙这一观念的出现是极具特色的。在早期道教中，鬼恰恰是仙的反面。《传道集》中特于鬼中分别出鬼仙一格，其中暗含佛道之争的意思。鬼仙是那些修习小乘禅法的人的最终结果。在后来金丹南宗的思想中，鬼仙转变成阴神这一概念。五等仙中的第二等，即人仙，是修习各种旁门小法所得的效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仙，而只是人中的寿者。《传道集》在完成了对各种道法的评判之后，就着力讲述钟吕系内丹法。钟吕系内丹法具有极强的技术性格，要求卦象、时间、身体气液和心理状态的配合。在具体的叙述中，常常用各种象征来表达具体的操作方法，仅从字面上，很难完全清楚它们的意义。因此，在阅读时，当以了解该时代的思想和表达风格为主，而不可牵强附会、强作解人。

(杨立华)

论 真 仙

吕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钟曰：“人之生，自父母交会而二气相合，即精血为胎胞，于太初之后而有太质，阴承阳生，气随胎化，三百日形圆，灵光入体，与母分离。自太素^①之后，已有升降而长黄芽^②，五千日气足，其数自满八十一丈，方当十五，乃曰童男。是时阴中阳半，可比东日之光，过此以往，走失元阳，耗散真气，气弱则病老死绝矣。平生愚昧，自损灵光，一世凶顽，暗除寿数，所以来生而身有等殊，寿有长短。既生复灭，既灭复生，转转而不悟，而世世堕落，则失身于异类，透灵于别壳。至真之根性不复于人，傍道轮回，永无解脱。或遇真仙至人，与消其罪报，除皮脱壳，再得人身，方在痴暗愚昧之中，积行百劫，升在福地，犹不免饥寒残患；迤邐升迁，渐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贱之中，苟或复作前孽，如立板走丸^③，再入傍道轮回”。吕曰：“生于中国，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岁月未迟。爱者安而嫌者病，贪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面尊师，再拜再告，念以生死事大，敢望开陈不病不死之理、指教于贫儒者乎？”钟曰：“人生欲免轮回，不入于异类躯壳，当使其身无病老死苦，顶天立地，负阴抱阳而为人也。为人勿使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矣。”吕曰：“人死为鬼，道成为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钟曰：“仙非一也。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惟人可以为鬼，可以为仙。少年不修，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也。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而脱质为仙也。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人，而功成随分者也。”吕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钟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于神，天仙不离于天。”吕曰：“所谓鬼仙者何也。”钟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也。”吕曰：“此是鬼仙，行何术、用何功而致如此？”钟曰：“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

① 据《白虎通》：“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太素是指人的形体既成之后的阶段。

② 黄芽即元气。

③ 在竖起的板子上球体的滚动，比喻轮回报应的立竿见影之效。

心若死灰^①，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古今崇释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诚可笑也。”吕曰：“所谓人仙者何也？”钟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合，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吕曰：“是此人仙，何术何功而致如此？”钟曰：“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业重福薄，一切魔难而改初心，止于小成法有功，终身不能改移，四时不能变换。如绝五味者，岂知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漱咽者，哈吐纳之为错；著采补者，笑清净以为愚；好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闭息，安知有自然；屈体劳形，不识于无为。采阴取妇人之气与缩金龟者不同，养阳食女子之乳与炼丹者不同，以类推究，不可胜数。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于大道，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悦于须臾而厌于持久，用功不谨，错时乱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吕曰：“所谓地仙者何也？”钟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吕曰：“其地仙如何下手？”钟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颠倒，气传子母而液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下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吕曰：“所谓神仙者何也？”钟曰：“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吕曰：“所谓天仙者何也？”钟曰：“地仙厌居尘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神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厌居洞天，效取以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历任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吕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谓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闻乎？”钟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是三成之数，其实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难，以道求仙，仙亦

① 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这里指佛教的禅定法。

甚易。”吕曰：“古今养命之士，非不求长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长生为升仙者何也？”钟曰：“法不合道，以多闻强识，自生小法傍门，不免于疾病死亡，犹称尸解^①，迷惑世人，互相推举，致使不闻大道，虽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终不见功，节序而入于泉下，呜呼！”

论 大 道

吕曰：“所谓大道者何也？”钟曰：“大道无形无名，无问无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②，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吕曰：“古今达士，始也学道，次以有道，次以得道，次以道成，而于尘世入蓬岛，升于洞天、升于阳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师独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然于道也，独得隐乎？”钟曰：“仆于道也，固无隐尔。盖举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使闻大道而无信心，虽有信心而苦志，朝为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忧勤，终则懈怠。仆以是言大道难知难行也。”吕曰：“大道难知难行之理如何？”钟曰：“以傍门小法易为见功，而俗流多得，互相传授，至死不悟，遂成风俗而败坏大道：有斋戒者，有休粮者，有采气者，有漱咽者，有离妻者，有断味者，有禅定者，有不语者，有存想者，有采阴者，有服气者，有持净者，有息心者，有绝累者，有开顶者，有缩龟者，有绝迹者，有看读者，有烧炼者，有定息者，有导引者，有吐纳者，有采补者，有布施者，有供养者，有救济者，有入山者，有识性者，有不动者，有授持者，傍门小法，不可备陈。至如采日月之华，夺天地之气，心思意想，望结丹砂，屈体劳形，欲求超脱；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认为真胎息；绝念忘言，养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气；金枪不倒，黄河逆流，养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术，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为药，如何得造化？聚气为丹，如何得停留？指肝为龙而肺为虎，如何得交合？认坎为铅而离为汞，如何得抽添？四时浇灌，望长黄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药。差年错月，废日乱时。不识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寻枝摘叶，迷惑后人，致使大道日远日疏，异端并起而成风俗，以失先师之本

① 习道之人身死，往往称为尸解。在早期金丹烧炼术中，服丹者往往中毒而死，死后便被称为尸解。而之所以要选择以尸解的方式摆脱尘世，主要是为了依顺人间的终始之道。尸解的方法主要是用身边常用的东西，以法术将其幻化为修道者的尸体，而修道者则因此隐去。尸解是道教信仰得以维系的一种相当重要的观念。

② 典故出自《庄子·天下篇》。惠施“历物之意”十命题之五：“其大无外，谓之大一；其小无内，谓之小一。”

意者，良由道听途说、口耳之学，而指诀于无知之徒，递相训式，节序而入于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开陈大道，盖世人业重福薄，不信天机，重财轻命，愿为下鬼。”吕曰：“小法傍门既已知矣，其于大道，可得闻乎？”钟曰：“道本无问，问本无应。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为体，二为用，三为造化，体用不出于阴阳，造化皆因于交媾。上中下列为三才，天地人共得一道。道生二气，二气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吕曰：“天长地久，亘千古以无穷，人寿百岁，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独在于天地而达于人乎？”钟曰：“道不远于人，而人自远于道矣。所以远于道者，养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识时，所以不识时者，不达天地之机也。”

论 水 火

吕曰：“人之长生者，炼就金丹。欲炼金丹，先采黄芽。欲得黄芽，须得龙虎^①。所谓真龙出于离宫，真虎生于坎位。离坎之中而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钟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岛、华池、瑶池、凤池、天池、玉池、昆池、元潭、阆苑、神水、金波、琼液、玉泉、阳酥、白雪，若此名号，不可备陈。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阳为本而生真气，真气聚而得安，真气弱而成病，若以耗散真气而走失元阳，元阳尽，纯阴成，元神离体，乃曰死矣。”吕曰：“人身之中以一点元阳而兴举三火，三火起于群水众阴之中，易为耗散而难炎炽，若此阳弱阴盛，火少水多，令人速于衰败而不得长生，为之奈何也？”钟曰：“心为血海，肾为气海，脑为髓海，脾胃乃水谷之海，是此四海者如此。五藏各有液，所主之位东西南北中，是此五湖者如此。小肠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肠之下，元潭之说如此。顶曰上岛，心曰中岛，肾曰下岛，三岛之内，根源阆苑之说如此。华池在黄庭之下，瑶池出丹阙之前，昆池上接玉京，天池正冲内院，凤池乃心肺之间，玉池在唇齿之内，神水生于气中，金波降于天上，赤龙住处，自有琼液玉泉，凡胎换后，方见白雪阳酥。浇灌有时，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还丹；抽添有度，以应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炼形。玉蕊金花，变就黄白之体，醍醐甘露，炼成奇异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助肾

① 在内丹术中，坎离、龙虎、铅汞之类，无非是从不同侧面对阴阳两种要素的把握。

气以生真水，肾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气，小则降魔除病，大则炼质烧丹。用周天则火起焚身，勒阳关则還元炼药，别九州之势，以养阳神，烧三尸之累，以除阴鬼。上行则一撞三关，下运则消磨七魄。炼形成气而轻举如飞，炼气成神而脱胎如蛻，若此皆火之功效也。”吕曰：“始也闻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败；次听高论，水火有如此之功验，毕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胜多，弱者可以致强。”钟曰：“二入阴销，九三阳长，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还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气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阳在肾，肾是气之海，膀胱为民火，不止于民火，不能为用；而膀胱又为津液之府，若以不达天机，罔测玄理，奉道之士，难为造化，不免于疾病死亡者矣。”吕曰：“所谓造化，使阳长阴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钟曰：“人之心肾，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定位之比也。气液太极相生，乃阴阳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时，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而心液行。液行夫妇，自上而下，以还下田，乃曰妇还夫官。肾生气，非自生也，因膀胱气升肾气行。气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妇室。肝气导引肾气，自下而上，以至于心，心，火也。二气相交，熏蒸于肺，肺液下降，自心而来，皆曰心生液。以液生于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传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于肾，肾，水也。二水相交，浸润于膀胱，膀胱气上升，自肾而起，皆曰肾生气。以气生于肾而不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于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视之不可见，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于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见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吕曰：“肾，水也，水中生气，名曰真火，火中何者为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为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无形状可求，纵求之而又难得，纵得之而又何用？”钟曰：“前古上圣道成，不离于此二物。交媾而变黄芽，数足胎完，以成大药，乃真龙真虎者也。”

论 丹 药

吕曰：“龙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谓金丹大药，可得闻乎？”钟曰：“所谓药者，可以疗病。凡病有三等，当风卧湿，冒暑涉寒，劳逸过度，饥饱失时，非次不安，则曰患矣，患为时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纵意，散失元阳，耗损真气，年高憔悴，则曰老矣，老为年病。及夫气尽体空，魂消神散，长吁一声，四大无主，体卧荒郊，则曰死矣，死为身病。且以时之有病，以春夏秋冬运行于寒暑温凉，阳大过而阴不足，当以凉治之也；阴太过而阳不足，当以温治之也。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热，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积，男子病生于气，妇人患本于血，

补其虚而取其实，保其弱而损其余，小则针灸，甚则药餌，虽有非次不安而时之有患，委于明士良医，对病服食，悉得保愈。然而老病如何医？死病如何治？洗肠补肉，古之善医者也；面皱发白，以返童颜，无人得会。换顶续支，古之善医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长生，无人得会。”吕曰：“非次不安，因时成病，良医名药固可治矣。虚败年老之病，气尽命终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药乎？”钟曰：“凡病有三等，时病以草木之药疗之自愈。身病年病所治之药而有二等，一曰内丹，次曰外丹。”吕曰：“外丹者何也？”钟曰：“昔高上元君传道于人间，指谕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复之宜，自尔丹经满世，世人得闻大道。广成子以教黄帝，黄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而不见功。广成子以心肾之间而有真气真水，气水之间而有真阴真阳，配合为大药，可比于金石之中而隐至宝，乃于崆峒山中以内事为法而炼大丹。八石之中，惟用朱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铅，铅中取银。汞比阳龙，银比阴虎，以心火如砂之红，肾水如铅之黑，年火随时，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层之炉，各高九寸，外方内圆，取八方之气，应四时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铅汞，无异于肺液；硫黄为药，合和灵砂，可比于黄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绝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举自如。壮士展臂，可千里万里，虽不能返于蓬莱，亦于人世浩劫不死。”吕曰：“历古以来，炼丹者多矣，而见功者少，何也？”钟曰：“炼丹不成者有三也：不辨药材真伪，不知火候抽添，将至宝之物一旦消散于烟焰之中而为灰尘，废时乱日，终无所成者，一也；药材虽美，不知火候，火候虽知而乏药材，两不契合，终无所成者，二也；药材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错日，加減有数，进退有时，气足丹成而外行不备，化玄鹤而凌空，无缘而得餌，此不成者，三也。又况药材本天地秀气结实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术，三皇之时，黄帝炼丹，九转方成，五帝之后，混元炼丹，三年才就。迨夫战国凶气凝空，流尸满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气，而世乏药材，当得法之人而逃难老死岩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纪者，久而朽坏，人世不复有矣。若以尘世有药材，秦始皇不求于海岛；若以尘世有丹方，魏伯阳不参于《周易》。或而多闻强识，迷惑后人，万万破家，并无一成，以外求之，亦为误矣。”吕曰：“外丹之理，出自广成子以内事为法则，纵有成就，九年方毕，又况药材难求，丹方难得，到底止能知騰，不见超凡入圣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内药者，可得闻乎？”钟曰：“外药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觉悟，根源不甚坚固。肾者，气之根；根不深则叶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则流不长矣。必也假五金八石，积日累月，炼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龙虎大丹，助接其真气，炼形住世，轻举如飞。若以修持内事，识交

合之时，知采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而得超脱。彼人不悟，执在外丹，进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诚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药之源，当以详陈内丹之理。内丹之药材出于心肾，是人皆有也。内丹之药材本在天地，天地常日得见也。火候取日月往复之数，修合效夫妇交接之宜，圣胎就而真气生，气中有气，如龙养珠，大药成而阳神出，身外有身，似蝉脱蜕。是此药内本于龙虎，交而变黄芽，黄芽就而分铅汞。”

参考文献

1.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2.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悟真篇(节选)

北宋 张伯端

《悟真篇》是两宋内丹道教最重要的经典。成书于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作者张伯端,字平叔。后人尊称为紫阳真人。浙江天台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岁有几种传说,但都不可信。因随龙图阁学士陆诜自桂林赴成都,遇真人传授真诀。陆诜死后,转徙于秦陇间。后事扶风马处厚于河东。久之,得返乡里,不知所终。此书除前后两篇序文外,全部由诗词歌曲写成。其中七言律诗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诸周卦”;五言律诗一首,“以象太乙”;另有《西江月》十二首,“以周岁律”。

此书延续了内丹经典的一贯特点:以象征、隐语来阐明修炼的根本道理和具体方法,其中很多地方难以索解,世间的众多注家,往往牵合想象,有强作解人之嫌。由于这个特点,此书的前后两篇序文,就成了了解张伯端的思想的最为可靠的文献。通过这两篇序文,我们可以约略了解张伯端得道的经过,以及他的道法的主要宗旨。《悟真篇》在道教史上影响极大,不仅道教中主修内丹者以之为祖经,而且也影响了后世的其他各家思想。

《悟真篇》注本颇多,据元工部尚书张士弘称:“前后注释可见三十余家。”《正统道藏》中收有数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宋薛道光、陆墅、元陈致虚的《悟真篇三注》,其中薛道光为张伯端的再传。此注本前本有薛道光的自序,然而在刻版时误刻,将其中的主要部分易去,所幸此文之大部收于《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中的“《悟真篇》本末事迹”一文中,对于了解金丹南宗的传承谱系十分重要。薛道光注后来与翁葆光注混淆,不复原本,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不过,从现存的《三注》本中,也许可以重新辑出薛注的部分内容。

张伯端的内丹道,主性命双修。在具体的行功步骤上,主张先命后性。在修性与修命的问题上,有一种误解必须加以澄清。一般以为,命功就是种种与养生有关的方术,如搬运、胎息之类。这一理解,对于早期钟吕系内丹而言,是适合的。但如以此来理解金丹南宗则难免有误。事实上,金丹南宗对于各种具体的养生术,是竭力加以排斥的。在南宗那里,修命实际上是指修炼方法中更强调质料的方面(如养气),而修性则是修炼中更强调慧觉的方面(如明心见性)。南宗的丹法是以追求人的本然根源为目的的。人的本然根源如“本心”、“阳精”等,在实质上是与万物的造化根源如“先天一气”、“虚无”完全等同的。回复到人的本然根源,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万化根源的高度。

(杨立华)

自序

嗟夫,人身难得,光景易迁,罔测短修,安逃业报。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终,若临歧^①一念有差,堕三途恶趣^②,则动经尘劫,无有出期。当此之时,虽悔何及。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③未尽,则尚徇^④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性命混诸微言耳。至于庄子推穷物累逍遥之性,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皆切几之。迨夫汉魏伯阳,引易道交媾之体,作《参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恩师,于语录首叙老庄言,以显至道之本末如此,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缙^⑤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

且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两端:有易遇而难成者,

① 临歧即分别,此处指将死之时。

② 道教中以地狱道烈火所烧为火途;畜牲道相食为血途;饿鬼道刀剑相逼为刀剑途,此三途之趋向皆恶。三途恶趣的说法当与佛教六道轮回有关。

③ 习漏:佛教术语。指烦恼业因未尽。

④ 徇:依恋执著。

⑤ 道徒黄冠,佛徒缁衣,故以此二者指代道释二教。

有难遇而易成者。如炼五芽之气，服七耀之光，注相按摩，纳清吐浊；今经持咒，嚙水叱符；叩齿集神，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补脑还精，习房中之术，以至服炼金石草木之类，皆易遇而难成者。以上诸法，于修身之道，率多灭裂，故施力虽多而求效莫验。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止可以辟病，免其非横。一旦不行，则前功渐弃。此乃迁延岁月，事必难成。欲望一得永得，还婴返老，变化飞升，不亦难乎？深可痛伤。盖近世修行之徒，妄有执著，不悟妙法之真，却怨神仙漫语。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恐泄天机，遂托数事为名。其中惟闭息一法，如能忘机绝虑，即与二乘^①坐禅颇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属阴，宅舍难固，不免长用迁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返还之道，又岂能回阳换骨，白日而升天哉？

夫炼金液还丹者，则难遇而易成。要须洞晓阴阳，深达造化，方能超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攒簇五行，和合四象，龙吟虎啸，夫倡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始得玄珠有象，太乙归真。都来片晌工夫，永保无穷逸乐。至若防范危险，慎于运用抽添^②；养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复阳生之气，剥阴杀之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

今之学者，有限铅汞为二气，指脏腑为五行，分心肾为坎离，以肝肺为龙虎，用神气为子母，执津液为铅汞。不识浮沉，宁分主客？何异认他财为己物，呼别姓为亲儿？又岂知金木相克之幽微，阴阳互用之奥妙？是皆日月失道，铅汞异炉，欲望结成还丹，不亦远乎？

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惟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歌诗、论、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龙，水银朱砂，白金黑锡，坎男离女，能成金液还丹，终不言真铅真汞为何物色。不说火候法度，温养指归。加以后世迷徒，恣其臆说，将先圣典教，妄行笺注，乖讹万状。不唯紊乱仙经，抑亦惑误后学。

仆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遂至寝食不安，精神疲倦。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开照心腑。后至熙宁二年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丹经，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真要者，未了一二。

① 二乘即小乘。

② 即抽铅添汞。抽铅即提取元精，添汞即消阴长阳，达到纯阳。

仆既遇真筌^①，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内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诸周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律。其如鼎器尊卑，药物斤两，火候进退，主客后先，存亡有无，吉凶悔吝，悉备其中矣。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尽，又作为歌颂乐府及杂言等，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所期同志者览之，则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

时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叙。

《悟真篇》(节选)

律诗之六

人人自有长生药，
自是迷徒枉摆抛；
甘露降时天地合，
黄芽生处坎离交^②；
井蛙应谓无龙窟，
篱鷁争知有凤巢；
丹熟自然金满屋，
何须寻草学烧茅^③。

律诗之七

要知产药川源处，
只在西南^④是本乡；
铅遇癸生须急采，
金逢望^⑤后不堪尝；
送归土釜^⑥牢封固，
次入流珠^⑦厮配当；

① 《庄子》中有“得鱼忘筌”的说法，指语言无法完整地传达道，得道即可忘言。这里所谓的真筌，是指传达至道的口诀。

② 坎指肾水，离指心火。肾水心火相交而成金丹。

③ 修炼者不必向外寻求，只用内药即可。

④ 西南是坤的方向，于五行中属土，于方位则属于是中。

⑤ 望：月圆之时，为活子时，此时须急采阳气，培植丹药。

⑥ 土釜：在下丹田。

⑦ 流珠：亦称汞，为元神。

药重一斤须二八，
调停火候托阴阳。

律诗之八

休炼三黄及四神^①，
若寻众草更非真；
阴阳得类方交感，
二八相当自合亲；
潭底日红阴怪灭，
山头月白药苗新；
时人要识真铅汞，
不是凡砂及水银。

律诗之九

阳里阴精质不刚，
独修一物转羸^②；
劳形按影皆非道，
服气餐霞总是狂；
举世漫求铅汞伏，
何时得见龙虎降；
劝君穷取生身处，
返本还元是药王。

绝句之九

用铅不得用凡铅，
用了真铅也弃捐^③；
此是用铅真妙诀，
用铅不用是诚言。

绝句之十

虚心实腹^④义俱深，
只为虚心要识心；
不若炼铅先实腹，

① 三黄、四神：指雌黄、雄黄、硫黄，朱砂、铅、汞、硝。皆为外丹的材料。

② 修丹须性命双修。

③ 真铅指元精，在炼化过程中十分重要，但炼成后消化净尽，故曰弃捐。

④ 虚心实腹分别指修性和修命。

且教守取满堂金。

绝句之十六

取将坎位中心实，
点化离宫腹内阴^①；
从此变成乾健体，
潜藏飞跃总由心。

绝句之三十

一阳才动作丹时^②，
铅鼎温温照幌帟；
受气之初容易得，
抽添运用却防危。

绝句之三十三

长男乍饮西方酒，
少女初开北地花；
若使青娥相见后，
一时关锁在黄家。

绝句之三十七

卦中设象本仪形，
得象忘言意自明；
举世迷徒惟执象，
却行卦气望飞升。

绝句之四十二

始于有作人难见，
及至无为众始知；
但见无为为要妙，
岂知有作是根基。

绝句之五十五

赫赤金丹一日成，
古仙垂语实堪听；
若言九载三年者，

① 抽取坎卦中阳爻，置换离卦中阴爻，则成乾阳之体。

② 一阳之动，于时为子时，于卦为复卦。于此时下功，则元阳积聚，为成丹之始。

总是推延欸日程。

绝句之六十

了了心猿方寸机，
三千功行与天齐^①；
自然有鼎烹龙虎，
争奈担家恋子妻。

五律

女子著青^②衣，
郎君披素^③练；
见之不可用，
用之不可见；
恍惚里相逢，
杳冥中有变；
一霎火焰飞，
真人自出现。

西江月之一

内药还同外药，
内通外亦须通。
丹头和合类相同，
温养两般作用。
内有天然真火，
炉中赫赫长红。
外炉增减要勤功，
绝妙无过真种。

西江月之七

雄里内含雌质，
真阴却抱阳精。
两般和合药方成，
点化魄灵魂圣。

① 无论修性修命，无非只是修心。

② 青属木：指元神。

③ 白属金：象征元精。

信道金丹一粒，
蛇吞立变龙形。
鸡餐亦乃化鸾鹏，
飞入真阳清境。

西江月之九

冬至一阳来复，
三旬增一阳爻。
月中复卦朔晨超，
望罢乾终姤兆。
日又别为寒暑，
阳生复起中宵。
午后姤卦一阴朝，
炼药须知昏晓。

西江月之十三

丹是色身至宝，
炼成变化无穷。
更能性上究真宗，
决了无生妙用。
不待他身后世，
现前获道神通。
自从钟吕著斯功，
尔后谁能继踵？

七绝之一

饶君了悟真如性，
未免抛身却入身；
何似更能修大药，
顿超无漏作真人。

七绝之二

投胎夺舍及移居，
旧住名为四果徒；
若会降龙及伏虎，
真金起屋几时枯？

七绝之三

鉴形闭息思神法，
初学艰难后坦途；
倏忽纵能游万国，
奈何屋旧却移居。

七绝之四

释氏教人修极乐，
只缘极乐是金方；
大都色相惟兹实，
余二非真漫度量。

《悟真篇》后序

窃以人之生也，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其患，若无其身，患从何有？夫欲免乎患者，莫若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境朗然，神珠廓明，则何以使诸相顿离^①，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然其明心体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则刀兵乌能伤，虎兕乌能害，巨焚大浸乌足为虞？达人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和而不唱，故能胜物而无伤也，此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无名，圣人强名；道本无言，圣人强言耳。

然则名言若寂，则时流无以识其体而归其真，是以圣人设教立言，以显其道。故道因言而后显，言因道而反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钝，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黄老^②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华池，故《道德》《阴符》之教，得以盛行于世矣，盖人悦其生也。然其言隐而理奥，学者虽讽诵其文，皆莫晓其意，若不得至人授之口诀，纵揣量百种，终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也。岂非学者纷如牛毛，而达者乃如麟角也？

伯端向己酉岁，于成者遇师传授丹法，当年且王公倾背。自后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皆不逾两旬。近方忆师之所戒云：“异日有与汝解纆脱锁者，当宜授之，余皆不许尔”。后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之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法本末。既成，而求学者凑集而来，观其意勤，渠心不忍悞，乃择而

① 佛教语。指不为种种幻相迷惑。

② 黄老：指黄帝和老子。

授之。

然而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故知大丹之法，至简至易，虽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则立超圣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许轻传于非其人也。缘伯端不遵师语，屡泄天机，以其有身，故每膺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惧克责。自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镬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

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药物火候细微之旨，无不备悉，倘好事者夙有仙骨，观之则智虑自明，可以寻文解义，岂须伯端区区之口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赐，非伯端之辄传也。

其如篇末歌颂，谈见性之法，即上所谓无为妙觉之道也。然无为之道，济物为心，虽显秘要，终无过咎。奈何凡人，缘业有厚薄，性根有利钝，纵闻一音，纷成异见。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无非一乘，而听学者随量会解，自然成三乘^①之差。此后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闻达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如其习气尚余，则归中小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时元丰改元戊午岁仲夏月戊寅日天台张伯端平叔再叙。

参考文献

1. 柳存仁：《和风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 王沐：《〈悟真篇〉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10月。
3. 杨立华：“《悟真篇》薛注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① 三乘：佛教语，指达到解脱的三种路径，即声闻、缘觉和菩萨。

金丹四百字序

“金丹四百字”收于《修真十书》卷五，题曰“紫阳张真人撰”。然而其序文中有“今因马自然去，讲此数语，汝其味之”这样的话，表明这篇文章应为马自然托名张伯端所造。道书之出世，往往经过某种神秘的仪式。但既经此类仪式性转换之后，在道徒眼中，此书即与所托者亲著无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有马自然传，然其为北宋道士，与传白玉蟾此篇者显非一人。

此篇虽不能视为张伯端的著述，但其中对丹道的阐发却十分精当，可谓是南宗丹道的心法。其中尤以序文为清晰明白，义理深刻，为内丹道教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此文中出现“玄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在早期的内丹学传统里，“玄牝”或“玄关一窍”往往被当作身体某一个特定的部位。而在南宗的丹道理论中，这一观念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在此文表现得尤为清楚。这里，“玄牝”被描述为“无边傍”、“无内外”，而且以为“此之一窍”是“神气之根”、“虚无之谷”，由上则所谓“玄关一窍”在南宗的丹法里实际上具有本体的意义。事实上，“玄关一窍”、“真一之气”、“先天一气”、“阳精”、“本然之性”、“元命之神”等概念在南宗的丹道理论中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具有本根意义的概念。当作为造化的根本出现时，往往被称作“先天一气”、“真一之气”、“虚无”、“自然”；而作为人或物的存在根据时，则名之曰“玄关一窍”、“本然之性”、“元命之神”。

（杨立华）

七返九还、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数，九乃金数，以火炼金，返本還元，谓之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两弦，以神气别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离二卦。以东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为攒簇五行。以含眼

光，凝耳韵，调鼻息，缄舌气，是为和合四象。以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息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气朝元。以精化为气，以气化为神，以神化为虚，故名曰三花聚顶。以魂在肝而不从眼漏，魄在肺而从鼻漏，神在心而不从口漏，精在肾而不从耳漏，意在脾而不从四肢孔窍漏，故曰无漏。精神魂魄意，相与混融，化为一气，不可见闻，亦无名状，故曰虚无。炼精者炼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炼气者炼元气，非口鼻呼吸之气；炼神者炼元神，非心意念虑之神。故此神气精者，与天地同其根，与万物同其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阳火炼之，则化成阳气；以阴符养之，则化成阴精。故曰“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①。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心之猖狂如龙，身之狞恶如虎。身中有一点真阳之气，心中有一点真阴之精，故曰二物。心属乾，身属坤，故曰乾坤鼎器。阳气属离，阴精属坎，故曰乌兔药物。抱一守中、炼元养素，采先天混元之气，朝屯暮蒙，昼午夜子，故曰行周天之火候。木液旺在卯、金精旺在酉，故当沐浴。震男饮西酒，兑女攀北花，巽风吹起六阳，坤土藏蓄之数，故当抽添。夫采药之初也，动乾坤之橐籥，取坎离之刀圭^②。初时如云满千山，次则如月涵万水，自然如龟蛇之交合，马牛之步骤。殊不知龙争魂，虎争魄；乌战精，兔战神。恍惚之中见真铅，杳冥之内有真汞，以黄婆媒合，守在中宫。铅见火则飞，汞见火则走。遂以无为油和之，复以无名璞镇之。铅归坤宫，汞归乾位。真土混合，含光默默。火数盛则燥，水铢多则溢。火之燥，水之溢，不可以不调匀，故有斤两法度。修炼至此，泥丸风生，绛宫月明。丹田火炽。谷海波澄。夹脊如车轮，四肢如山石，毛窍如浴之方起，骨脉如睡之正酣，精神如夫妇之欢合，魂魄如子母之留恋，此乃真境界也，非譬喻也。以法度炼之，则聚而不散；以斤两炼之，则结而愈坚。魂藏魄灭，精结神凝，一意冲和，肌肤爽透，随日随时，渐凝渐聚，无质生质，结成圣胎。

夫一年有十二月也，一月三十日也，一日百刻也。一月总计三千刻，十月总计三万刻。行住坐卧，绵绵若存，胎气既凝，婴儿显相，玄珠成象，太乙含真。故此三万刻之中，可以夺天上三万年之数，何也？一刻之功夫，自有一年之节候，所以三万刻可以夺三万年之数也。故一年十二月，总有三万六千之数，虽愚昧小人之行，立跻圣地，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元精丧也，元气竭也，元神离也。是以三万刻，刻刻要调和，如有一刻差违，则药材消耗，

① 语出于《悟真篇》。

② 刀圭：外丹烧炼术语。本意似指计量单位，后常用来指代丹药。

火候亏缺，故曰“毫发差殊不作丹”也。是宜刻刻用事，用之不劳，真气凝结，元神广大。内则一年炼三万刻之丹，外则一身夺三万年之数。大则一日结一万三千五百息之胎，小则十二时行八万四千里之气。故曰：夺天地一点之阳，采日月二轮之气，行真水于铅炉，运真火于汞鼎，以铅见汞，名曰华池；以汞入铅，名曰神水。不可执于无为，不可形于有作，不可泥于存想，不可著于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炼。惟恐不识药材出处，不恐不知火候法度。要须知夫身中一窍，名曰玄牝^①。此窍者，非心非肾，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谷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一窍，则冬至在此矣，药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在此矣，结胎亦在此矣，脱体亦在此矣。夫此一窍，亦无边傍，更无内外，乃神气之根，虚无之谷，则在身中求之，不可求于他也。此之一窍，不可以私意揣度，是必心传口授。苟或不尔，皆妄为矣。今作此《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贯穿阴阳之骨髓，使炼丹之士，寻流而知源，舍妄以从真，不至乎忘本逐末也。夫金丹于无中生有，养就婴儿，岂可泥象执文，而溺于傍蹊曲径？然金丹之生于无也，又不可为顽空。当知此空，乃是真空；无中不无，乃真虚无。今因马自然去，讲此数语，汝其味之。

参考文献

1.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2.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附录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① 语出《老子》。

雷 说

南宋 萨守坚

本文取自《道法会元》第六十七卷，署“萨守坚述”，当是萨守坚弟子记录整理的文字。萨守坚是南宋初道士，自称“汾阳萨客”，或为山西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记其曾遇张继先、王文卿和林灵素，喻其雷法渊源。后世多以为其所行为神霄派雷法。世传有萨祖派、西河派。死后被奉为神明。其所传雷法道士王善亦被奉为神明。

《道法会元》是元末明初编辑的大型道书汇集，收入了宋元时期诸多道派的道法文字一百五十多篇，反映了宋元时期的道教法术，且以雷法为主。雷法自宋代神霄派、清微派兴起以后成为此后南方道教的主要行道方式。雷法继承了早期道教符箓行道的传统，表现为以符箓驱使雷神降雨，故在农村甚为流行。宋代以后的南方道士大都有雷法修行，以应百姓之需，其功能亦不止于祈雨。《雷说》文中已经讲到。宋元时期的雷法结合了内丹道术，提倡内炼成丹，外用成法。传世雷法著作中多以内丹原理讲述雷法施用，更有内丹派大家如陈楠、白玉蟾等兼以雷法著称。

萨守坚的《雷说》是雷法著述中较为浅显易懂的作品。此文以天人相通之理入手，论证雷法之根源在于行法者如何掌握身内阴阳五行之气，亦即在于内丹修炼。《雷说》体现了当时对内丹和道术关系的普遍理解。由此文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所谓“外用成法”并不仅指雷法，而是泛指道士施行的各种法术。雷法之根本在于固济炉鼎，打通关窍，修炼元神。元神修炼成功，外用则为雷霆。至于雷雨生成的原理实为阴阳二气之搏击。作者对雷雨原理解释生动形象，易于理解。文中还对雷法施行的手续作了说明，特别点出这些手续不过是通神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道教符箓章表所包含的宗教经验。

（王宗昱）

余闻之师曰：大道无形无名，无声无臭，杳冥恍惚，虚无自然。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非至明之士，岂能造其玄妙？又况异人志士，著书立名，愈说愈远。无畔岸之可测，无尺寸之可量。且真伪混淆，邪正交杂。不遇至人芟繁削冗，指玄示要，虽皓首穷极，吾知其无所入矣。深可痛哉！余习性清淡，希志神仙，丹经子书，传广万卷。再一披阅，目眩神昏。深欲得人印证，而后诚感天地悯其勤劳。得遇真师，成就大事，嘘枯振槁，受赐良多。刻骨铭心，报恩罔极。初真师^①命之曰：夫道在人身，其大无内，其小无外。谓之无，则恍惚而有象；谓之有，则渺漠以难穷。自非至人，孰能捉摸？子学道勤苦，骨相合仙。今有秘文相传。虽曰违科，既得其人，受授由我^②。子当长跪，重作誓言。我以心传，子当谛听。夫人也，地水火风，假合四大，为万物灵。死为臭腐，何所恃焉？但恃精气神三者为根本。夫人固其精，养其气，保其神，使之三官^③往来，升降不息，则家家蓬莱，处处神仙矣。夫何以淫佚而败元精，以忿躁而耗元气，以秽浊而昏元神，使关窍^④窒而不通，炉鼎渗而不固，宅舍坏而不修，欲望长生奉行道法，胡可得也！体而用之，则致雷霆于倏忽，呼风雨于须臾。人天所师，何施不可。故曰行先天大道之法，遣自己元神之将，谓之法也。予得诀之后，愈勤苦志，所以发白反黑，齿落更生，年几三余，视听不衰，筋骨愈固，其诸效验，一如师言。念子不辞跋涉之劳，求师访道，已知子名仙籍，故以诸阶大法罄竭相传。子当利物济人，积功累行，庶得诸天拥护，魔王保迎，易于成就。然人人有分，个个有缘，不可重于隐藏，又戒轻于付受。后有学道之士用心果而信心深者，方可依戒传受，同证无上神仙之果。稍背盟誓，风刀考身，虽悔何追。惟依奉行此符篆咒诀简要之文，不在遍参广览。先师有云：要知大道通玄处，不在三千六百门。后之学者，徒执己见，空泥尘言，适所以貽斫轮者之诮矣。守坚庸琐下士，遭遇明师，得其施設以正，故驱雷役电，祷雨祈晴，治祟降魔，攘蝗荡疠，炼度^⑤幽魂，普施符水，累行累验，如谷应声。今兹付受，敢不尽其所传。夫人之一身，二气五行之精而已。圣贤设为法以卫民，证诸于己。大抵法本诸道，道源诸

① 指初入道门时的戒师。初真十戒为后期道教通行的初级戒律。

② 道门戒律禁止随意将所受道经轻易传给别人，所以这里作者自称“违科”。

③ 三丹田。

④ 内丹的关窍有不同的指称。一指人的下丹田，为人先天之本，一指人的任督二脉。这里似乎是指任督二脉。内丹修炼过程中要打通任督二脉，称为小周天。

⑤ 指为死人举行的仪式，度指把死者从地狱中救出，炼指除去死者体内的阴质。炼度仪式吸收了佛教的教义和仪式程序，成为宋以后普遍流行的道教丧礼。这个仪式的目的是把死者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直接送入仙界。

心。能以吾之精神融会一气之精神，以吾之造化适量五行之造化，则道法妙矣。愚当会此理于太极未奠之先，而证此理于三才既判之后，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此道何（常）〔尝〕一日不流通于天地间也。而法或未之闻焉。圣人者，作法始肇矣。如今之禹步^①，皆可考也。而法或未之详焉。既有汉天师阐扬此法，复有宗师扶持此法，而法始大备焉。法乎法，岂道乎。然尝考之往古，参之来今。古既有此法，有触斯应。今虽有法，有祷无应，何也？盖心有邪正之不同，而法有真伪之或异。古人求备于法，其心虚一，其德灵明，无一事之非法。故身无不通之天地也。今人多假此以求售，侵坏正法，眩惑世人，奸巧其心，邪秽其行，即此可知其不足行法矣。又其甚者，大可伤叹。夫雷之声何所别耶？今之学者，分姓立名，各开户牖。有所谓之某雷有法，为之某法。纷纷不根，皆饰欺之论也。学者无求之他，但求之吾身可也。夫五行根于二气，二气分而为五行。人能聚五行之气，运五行之气为五雷^②，则雷法乃先天之道，雷神乃在我之神。以气合气，以神合神，岂不如响斯答耶？夫二气五形，萃于人之一身，非通道者不足以语法也。且如肝气通左目，诀用卯文，取东气行事。心气通口，诀用午文，取南气行事。脾气通鼻，诀用中指中文，取中气行事。肺气通右目，诀用酉文，取西气行事。肾气通耳，诀用子文，取北气行事。会此之道，参此之理，则二气不在二气，而在吾身。五行不在五行，亦在吾身。吹而为风，运而为雷，嘘而为云，呵而为雨，千变万化，千态万状，种种皆心内物。质之圣人之论，有曰：精气为物，敛之不盈一握，道之体也。游魂为变，散而可弥六合，道之用也。有道则有体，有法则有用也。皆本诸一而已。若泛举其烦，则千百言而不足。善撮其要，则一二语而有余。夫苟贪条目愈多，而本真愈失。虽皓首穷经，无所益也。叹夫世变日下，人心日奸，立论者既无，所讲徒尔乎他，传法者复无所稽验明矣。受其诳亦无轻乎！风非可捕风，影非可搏影矣。黄石公素书一编，张留侯用之时，为帝王师，简耶繁耶？愚之所言，今亦倦于喋喋矣。然得师传者如是，故不得不详以告也。抽关开锁，不过在吾身二气五行之精而已。参之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受者诚思之毋忽。阴阳凝聚，阳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声亦阳也，光亦阳也，光发而声随，此阳光奋击欲出之势。雷缓小则震亦缓小，雷迅大则震亦迅大。雷电交至，则必有雨。震而不

① 道士在坛场上走的步法。传说禹在治水时劳累过度得了偏枯之病，即今天说的肌肉萎缩，行走颠簸。据扬雄《法言》说“巫步多禹”，可知禹步早已为民间宗教采用。

② 五雷因流派不同而有不同说法。常见的五雷指天雷、地雷、水雷、神类、社雷。本文所说五雷指金木水火土五雷。

电，电而不震，则无雨。由阴气凝聚之有疏缓迅密也。雷自是雷，霆自是霆。雷则有声，霆则有光。二者皆阳也，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虽则阴阳聚散，岂自为之聚散哉？故上帝又为之神以主是气之聚散耳。今之击物有见其字或遗其器，往往有之。非神遗也，是以显鬼神之灵。所谓神者，皆前代聪明正直有功于人者为之。是以其人存一念，无非推济人利物之心，所以形消气化，而后为雷霆之神也。今人行法，亦是以气感动耳。故于祈祷之时，亦由乎中欲起雷，须当撒召雷神，通地气，焚地气符。地气乃阴气。当阳方壮之时，作用以升地气。地气则阴气也。阴气方升，却包阳气在内。阳气为阴气四合，包含而不得出。久则阳气迸裂而奋击。又当焚召雷符。立应。召万灵符，运翼轸作用，催促将吏行事，如意用之。焚毕，其阳愈迸。更取天罡真气助之。阳气迸出，即今电光是也。大凡阴气包罗阳气，无窍可出，故用天罡真气冲阴气以引导阳气。便如世间人以火点爆仗子。纸在外即阴气也，硫磺在内则阳也，火点出便是天罡气也。惟志者当以此意默会。夫雷声奋击，则阳气一泄也。击之后，阴气复闭，阳气复藏。闭之久，则又迸裂，则气又一击也。击而又闭，闭而又击。此雷声击搏而无穷，阴阳之气蒸郁而成雨也。盖雷霆之震大小，所以致雨亦有微骤也。雷是阳气，阳气轻清。雨是阴气，阴气重浊。所以一阵雷震，则一阵阴气，压定阳气，蒸而成雨。符篆虽有异名。符者合也。圣人初立符篆，欲人人皆归大道，皆知信向。其间或有不能文者，但焚符篆，自然应也。今更通诸理，而又能文者，加之行移^①合格，作用如仪，天地岂无感格？大凡显幽一理，要当以默会。譬如阳间官司，则有行移。阴间又加符篆事。了办者则日紧一日，时紧一时，如祈祷驱使之事。既召诸将，则当如今日见任官，驱使帅将，无施不如。吾意在行法人临期圆机而用之耳，不可胶柱而调瑟也。度师有言，能召得土地灵，亦可以召役万神。以此观之，如饭甑盖气，气蒸郁而泪下淋漓也。当多布天罡气以助雷威，焚驱龙致雨符、召雷行雨等符助之。大概道理已透彻。又不可不先以诚达于上也。凡诚心所至，虽金石犹可动，况上帝乎？须要具述事由，虔奏上帝。尽我虔切之忱，然后却移文合属，役龙行雨。太上一应符篆，得之师传。以人为万物之灵，皆禀天地之余气，但形为桎耳。我举此一念，则天地之气自然感召。然今所以能与不能者，则有贤愚之间也。是亦不必泥之高远，只要得其宗，奏得明。身为阴官，何患不能役使鬼神。恐学道之士有所执为，

① 行移本是官府公文往来，道教借用来指某些章表，并非专门术语。道门内的文书大都是和通神有关的，只是借用了人间行政文书的方式和名目。

故及之。

参考文献

1. 刘仲宇:《道教法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
2.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十五章。

修仙辨惑论

南宋 白玉蟾

此篇为白玉蟾所作。白玉蟾(公元1194—1229年),原名葛长庚,字如晦,又字白叟,号海琼子。琼州人。过继为白氏子,改名为白玉蟾。隐于武夷,事陈楠为师,浪游华南,收彭耜、留元长等人为弟子。卒后,诏封为紫清真人。南宗五祖之一。著有《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问道集》等书。

此篇收载于《修真十书》。篇中对于南宗的内丹道有极为明白的阐述,是金丹南宗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中记述的上品丹法,可以视为金丹南宗道法的特点。具体说来,南宗丹法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其一,强调片晌成丹,反对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渐修才能得道的方法。经由片刻的觉悟即可成道,这颇类似于慧能以下的南宗禅顿悟成佛的说法。当然,在片晌成丹之后,尚需长时间的温养过程,这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顿悟渐修”的炼养法门。其二,扫除象数。与早期钟吕系内丹强调卦象、斤两不同,南宗的丹道理论,对于火候、药物、卦气、斤两之类,不遗余力地加以扫除。南宗以复归生化的本根为修炼的最终归宿,而生化的本根是先天之物,年月日時等后天的分别,对于把握先天的本根,是没有用处的。其三,易简无为。与早期钟吕系丹法中尚有种种传统养生术的残余相区别,金丹南宗只强调心的修炼。在这种心的修炼中,种种主观的意念应该尽可能地扫除,而只有扫除了这些纷杂的念头之后,活泼泼的本然心体才会呈露出来。而这一本然心体,在南宗看来,既是人的根源,也是万化的根源。

(杨立华)

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陈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岩阿松阴之下,风清

月朗，夜静烟寒，因思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问曰：“玉蟾事师未久，自揣福薄缘浅，敢问今生有分可仙乎？”陈泥丸云：“人人皆可，况于汝乎？”玉蟾曰：“不避尊严之责，辄伸僭易^①之问：修仙有几门，炼丹有几法？愚见如玉石之未分，愿得一言点化。”陈泥丸云：“尔来，吾语汝。修仙有三等，炼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变化飞升也，上士可以学之：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片晌之间可以凝结，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炼丹之法。本无卦爻，亦无斤两，其法简易，故以心传之，甚易成也。夫水仙之道，能出入隐显也，中士可以学之：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炼丹之法。虽有卦爻，却无斤两，其法要妙，故以口传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庶世可以学之：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炼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两，其法繁难，故以文字传之，恐难成也。上品丹法以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中品丹法以肝心脾肾为药材，以年月日时为火候，以抱元守一为运用；下品丹法以精骨髓气液为药材，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想升降为运用。大抵妙处不在乎按图索骏也，若泥象执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无成矣。”玉蟾曰：“读丹书许多年，如在荆棘中行，今日尘净鉴明，云开月皎，总万法而归一，包万幻以归真，以未知正于何处下手用功也。”陈泥丸云：“善哉问也。夫炼丹之要，以身为坛炉鼎灶，以心为神室，以端坐习定为采取，以操持照顾为行火，以作止为进退，以断续不专为防堤，以运用为抽添，以真气熏蒸为沐浴，以息念为养火，以制伏身心为野战，以凝神聚气为守城，以忘机绝虑为生杀，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成一块为交结，以归根复命为丹成，以移神为换鼎，以身外有身^②为脱胎，以返本还源为真空，以打破虚空为了当，故能聚而成形，散则成气，去来无碍，逍遥自然矣。”玉蟾问曰：“勤而不遇，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终为下鬼。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证验？”陈泥丸云：“初修丹时，神清气爽，身心和畅，宿疾普消，更无梦寐，百日不食，饮酒不醉，到此地，则赤血换为白血，阴气炼成阳气，身如火热，行步如飞，口中可以乾水，吹气可以煮肉，对景无心，如如不动，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闻九天，目视万里，遍体纯阳，金筋玉骨，阳神现形，出入自然，此乃长生不死之道毕矣。但恐世人执著

① 僭易：超过自己本分之外的行为。

② 身外有身：指无相无形的法身或真身。

药物火候^①之说,以为有形有为而不能顿悟也。夫岂知混沌未分以前乌有年月日時?父母未生以前乌有精血气液?道本无形,喻之为龙虎;道本无名,比之为铅汞。若是学天仙之人,须是形神俱妙,与道之合真可也,岂可被阴阳束缚,在五行之中,要当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为得道之士矣。或者疑曰:此法与禅法稍同。殊不知终日谈演问答乃是乾慧,长年枯兀错沉乃是顽空。然天仙之学,如水精盘中之珠,转漉漉地,活泼泼地,自然圆陀陀、光烁烁^②,所谓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传之妙也。人谁知之?人谁行之?人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丹之义自明,何必分别老释之异同哉?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政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阊透长安’。但取其捷径云耳。”玉蟾曰:“天下学仙者纷纷然,良由学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乃至老来甘心赴死于九泉之下,岂不悲哉!今将师傅口诀録木以传于世,惟此漏露天机甚矣,得无譴乎?”泥丸云:“吾将点化天下神仙,苟获罪者,天其不天乎?经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天何譴之有?”玉蟾曰:“祖师张平叔三传非人,三遭祸患,何也?”泥丸云:“彼一时自无眼力,又况运心不普乎?噫,师在天涯,弟子在海角,何况尘劳中识人为甚难。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寻文揣义,妙理昭然,是乃天授矣,何必乎笔舌以传之哉?但能凝然静定,舍中无念,工夫纯粹,打成一片,终日默默,如鸡抱卵,则神归气复,自然见玄关一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则是采取先天一气以为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与钟吕并驾矣。”此乃已试之效,念学仙者无所指南,谨集问答之要,名之曰“修仙辨惑论”云。

参考文献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① 在内丹术中,药物指炼丹所需的质料,而火候则指修炼时功夫的次第。金丹南宗的丹法特点在于,只将此等分别视为一种方便。在究极的意义上,药物火候之分只是一种幻觉而已。

② 以上都是对本然心体的描述。

谢张紫阳书

南宋 白玉蟾

此篇为白玉蟾所作，从其中“昨到武夷，见马自然口述谆谕，出示宝翰凡四百字”的叙述看，这封书信的写作应该略晚于“金丹四百字”。在这封写给仙人张伯端的信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金丹南宗的道法豁然显露，也可以窥见信仰诚笃的道士的一般心境。

在这封书信里，金丹南宗心为丹、心为道的思想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而其中“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一句，甚至在表达上都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十分相似，或许是受了心学思想的影响。

“心”在金丹南宗的丹法理论中，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的“心”，与一般的念虑之心不同。在南宗的典籍中，除使用“本心”一词外，还经常用“天心”来表达这一内涵。本然的心体，“清静灵明、冲和温粹”，是道的完整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心与道是同一的。达到此种境界的“心”，已超脱了个体的范围，而变成天地万物共同的本质和根源，即所谓“天心”，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也可以说是“心外无别道”。

（杨立华）

某稽首再拜，上覆祖师天台悟真先生紫阳真人张君门下。即日伏以入春风雨，万象翠寒，恭惟水草谷神，天丁左右，龙精溢体，火候冲寂，满室金花，归根复命。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则空寂虚无、妙湛渊默也。心之广，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则清静灵明、冲和温粹也。会万化而归一道，则天下皆自化，而万物皆自如也。会百为而归一心，则圣人自无为，而百为自无著也。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

即道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尝乾坤，而万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尝离坎，而万物自离坎耳。缅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晓天下以此道，明圣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会此道，可也；此心之在圣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识识，[知知识识]之理在圣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会之此也，可也。道此道以脉此心，心此心而髓此道，吾亦不知孰为道、孰为心也。但见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象非象，以耳听之则眼闻，以眼视之则耳见。吾恐此而名之曰阴阳之髓、混沌之精、虚空之根、太极之蒂也。前辈不知，强名曰道。今夫知金丹之妙也，夫何用泥象之安炉，著相而造鼎？谓如黄芽、白雪，非可见之黄芽、白雪，神水、华池，非可用之神水、华池。喻之为铅精、汞髓，比之为金精、木液。何处烹偃月之炉？何处炼朱砂之鼎？知此则曰日乌月兔也，天马地牛也。乾坤本无离坎之用，离坎亦无乾坤之体。红铅黑汞，非龙虎交媾之物乎！白金黑锡，非龟蛇交合之象乎！二八九三皆阴阳之异义，斤铢两数乃混沌之余事。要之配合而调和，抽添而运用。故此药物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年月日时之数。父母未生以前，尽有无穷活路，身心不动之后，复有无极真机。昨以夙缘针芥，枯骨更生，久侍师傍，幸沾法乳，谓夫修炼金丹之旨，采药物于不动之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以神气之所沐浴，以形神之所配匹，然后知心中自有无限药材，身中自有无限火符，如是而悟之谓丹，如是而修之谓道。凿石以求玉，陶沙以取金，炼形以养神，明心以合道，皆一意也。所谓铅中取水银，砂中取汞之旨也。依而行之，夫欢妇合。以此理而质之儒书则一也，以此理而质之佛典则一也，所以天下无二道也。天之道既无二理，而圣人之心岂两用耶？形中以神为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为极，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合神中之性，此谓之归根复命也。斯道甚明矣，此心不惑矣。如七返九还之秘，世所不传。夫七返九还者，乃返本还源之义也。七数九数者，皆阳数也。人但能心中无心，念中无念，纯清绝点，谓之纯阳。当此之时，三尸消灭，六贼乞降，身外有身，犹未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身也。流俗浅识，末学凡夫，岂知元始天尊与天仙、地仙日日采药，用而不停，药物愈采而无穷也。又岂知山河大地与蠢动含灵，时时行火候而无暂停，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与药物，顺之则凡，逆之则圣，古语有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行，法界火坑”，此义也。

先师泥丸先生翠虚真人出于祖师毗陵和尚薛君之门，而毗陵一线实自

祖师杏林先生石君所传也。石君承袭紫阳祖师之道。以今日单传而观，则曩者天台一夜西华之梦，无非后世蒙福，万灵幸甚耶！顷年泥丸师挈至霍童洞天，焚香端拜，杏林祖、毗陵祖极荷呼唤，抚身持耳以还，愈增守雌抱一之意。昨到武夷，见马自然口述谆谕，出示宝翰凡四百字，字字药石，仰认爱育，甘露洒心，毛骨豁然。比因妙道昭著，久居支提，兹来渠以婴儿离母之故，欲到青城山省观。偶缘道遇石鹞洞，遂发一念，附此尺书。但述金丹大药之体如此，至于蕉花春风之机，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云，以此深妙，莫敢显露也，以有天机之故。祖师一点头否？杏林、毗陵、泥丸三师，想参鹤翼。自愧仙凡路隔，何日温养事毕，飞神御气，参陪飞翳之下，以备呼鸾唤鹤之役，临纸不胜依恋，涕落笔端，恍失所措。敢乞泛紫筏、驾丹梯，储积金砂、垂手群蠢不备。

参考文献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也是最有影响的道教善书。善书是宋代以后道教和其他宗教在民间传播的重要方式。宋代以后出现了很多善书，至清末仍有善书问世。很多善书的内容是融合三教的。最著名的道教善书是《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微仙君功过格》。这三部书在明清两朝大量印刷，附以图解，并合订发行，是最常见的三种善书。捐印善书在明清时期也成了百姓做功德的重要形式。

据文献推断，《太上感应篇》问世于北宋末年，作者失考。现存最早的注释为南宋李昌龄所作。《太上感应篇》是有着鲜明道教特征的善书。书中宣扬的诸神司过、奖善惩恶的思想早在汉代以前即有记载，以后成为《太平经》和《抱朴子内篇》的重要内容，表明它已经演变为道教的有机成分。《太上感应篇》的作者可能参考了《抱朴子内篇》，特别是《微旨》篇有关禁忌的文字。葛洪称《微旨》中的诸多禁忌出自当时道门中的戒条。现存道教最早的戒律《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确有十几条可以和《微旨》篇相对应。这些戒条反映出早期道教和基层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太上感应篇》的流行则表明这些戒条长期在基层社会中发生着作用。诸神司过的思想和这些戒条是《太上感应篇》的主体内容。书中也有道教传统的承负思想，但是不居重要地位。《太上感应篇》不见于张宇初的《道门十规》，它的作用和影响主要在民间而不在以道观为依托的教团内。书中的一些戒条并非传统道教所有，例如它对术士的态度即与《老君说一百八十戒》相违。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反映了道教和民间其他信仰的联系。在南宋以后，《太上感应篇》几乎代有名注，特别是有许多名儒为它作注，如真德秀、惠栋、俞樾等。宋理宗曾经为它题词，雍正曾经为它作注。《太上感应篇》基本上坚持了道教的立场，但是各家注释并不严格遵守这个立场，甚至丧失了某些原初经义。这些注释中不但有儒家性理和佛教果报，也记录了许多民间的信仰。有些注释中以故事喻

义,甚至所喻与经文脱节,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形式与宋元以后民间流行的另一部道教经典《三官经》相类似,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宗教的实情,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宗教史的重要资料。

传世的《太上感应篇》刻本甚多。现存道藏内的李昌龄注与南宋宰相郑清之的赞语合并刊刻,是现存最早的注释。本书以道藏本经文为底本,略加勘正,注释多采用李昌龄。

(王宗昱)

太上曰: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①,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②神,在人身。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③。凡人有过,大则夺纪^④,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⑤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若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诬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狼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

① 三台:又称三能,指天上六颗星星,两星为一组,分别称为上台、中台、下台。即大熊星座的 $\kappa\lambda\mu\nu\epsilon$ 六颗星。所以经文中也称它们为北斗。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禄。这里说三台北斗似乎泛指北斗七星。道教经典里说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其人为善,星则光大而明;为恶,则小而暗。又一说七星真人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下午降人间察人善恶。

② 三尸:又称三彭、三虫。上尸彭倨,又名青姑,在人头中,令人贪婪。中尸彭质,又名白姑,在人腹部,令人贪吃,轻易发怒。下尸彭矫,又名血姑,在人足中,令人好色喜杀。三尸神可以记录人的过错,庚申日人睡时上天向三台报告。道教有守庚申法,在庚申日不睡觉,防止三尸神离开人体。三尸神靠谷气而生,故道教有避谷法以杀三尸,或制作药物杀三尸。

③ 灶神崇拜由来已久,禁忌亦多。道藏中现存两部有关经典记录的禁忌和本书类似,但不是晦日,而是朔日。

④ 纪和算为人寿命的计算单位,早已见于《抱朴子内篇》。纪是比算要大得多的单位,说法也不同,如三百日或十二年。

⑤ 正统道藏此处空缺二字,当是印版缺损,据别本补。

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①，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必)[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②，讪谤圣贤，侵袭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讪人之私，耗人财货，离人骨肉，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贮险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乘威迫胁，纵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散弃五谷，劳扰众生，散人之家，取其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人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负他财货，愿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他失便，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埋蛊厌人^③，用药杀树，恚怒师傅，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至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妄逐朋党，用妻妾语，违父母训，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直，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施与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④施設，淫欲过度，心毒貌慈，秽食喂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压良为贱，谩蓦^⑤愚人，贪婪无厌，咒诅^⑥求直，嗜酒悖乱，骨肉忿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⑦，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挟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晦腊

① 天民在此指百姓，与下句相对。清代无名氏《感应篇直讲》解释天民说：百姓是上天的赤子。

② 郑清之赞语云：所谓方术，圣人不用。医卜星历，皆以济世。这和早期天师道反对某些方术态度不同。

③ 蛊是用诅咒加害别人的巫术，如《红楼梦》中的埋偶人加害贾宝玉。厌人在这就是诅咒的巫术加害别人。

④ 力上指竭尽全力。清人黄正元以为此句和上句都是劝告那些不知足的人做事要留有余地。

⑤ 有注释说谩是欺，蓦是骗。未知此说渊源。

⑥ 李昌龄注云：所谓咒诅，不待形于奏牍，但凡忿争之际，妄有呼召，即咒诅也。

⑦ 舅姑指岳父岳母或公婆。

歌舞，朔旦号怒^①，对北涕唾及溺^②，对灶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焚香^③，稊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④，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春月燎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⑤，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⑥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参考文献

1. 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
2. 黄正元：《太上感应篇》图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① 《抱朴子内篇》就有禁止“晦歌朔哭”的说法，渊源待考。

② 这句说不能对北斗星有不敬的举动。北斗七星分别主身、命、福、禄、官职、寿命、妻儿。李昌龄注称这里说的北不能理解为北方，而是各季节北斗星柄所指的方向，即为春东、夏南、秋西、冬北。

③ 道教认为灶火灰是伏龙屎，神明不接受用它点燃的香火。

④ 八节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和冬至。这八个日子里道教的神出游下降开度万物，万物也会改故易新，回换气象，所以这八天要行善事，不要做凶事。

⑤ 龟蛇是北方玄武大帝的象征。从宋代开始，玄武大帝的崇拜逐渐受到官方的提倡。

⑥ 有两解。一说是腐败的肉干，一说是被屋顶漏下的雨水玷污了的肉干。

重阳立教十五论

金 王嘉

此篇为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公元1112—1170年)所撰。王重阳,名嘉,字智明,道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刘蒋村人。自幼习文武,中武举,授以小吏,后弃官而去。四十八岁于甘河遇至人,因悟道出家,佯狂于世。曾掘墓穴居二年,自号王害风。金大定七年抵山东传道,收马刘谭丘等七人为徒,建立全真教。大定十年卒于开封。有《重阳全真集》等传世。全真教在丹道思想上与张伯端开创的金丹南宗十分相近,然而在教团组织上却远为成功。陈垣曾以为全真教之所以能成功地组织为宗教教团,是沦陷地的宋遗民抗拒女真统治的结果。这一说法是不无问题的。全真教团的成立的确与异族入主中原有关,但绝不是出于政治上对抗的目的,而是在文化和宗教两方面重塑民族的“身份认同”的结果。

以个体解脱为目标的长生道教与强调教团生活的救赎道教这两条线索在全真教这里得到了统一。在全真教那里,宗教教团的组织原则和最终目的都从属于特定的宗教目标及与之相关的修行实践,而且从根本上导源于一种统一完整的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对全真教的教团伦理的把握,是理解新道教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而“重阳立教十五论”与“全真清规”则是这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文献。

(杨立华)

第一住庵

凡出家者,先须投庵。庵者,舍也,一身依倚。身有依倚,心渐得安,气神和畅,入真道矣。凡有动作,不可过劳,过劳则损气;不可不动,不动则气

血凝滞。须要动静得其中，然后可以守常安分，此是住庵之法。

第二云游

凡游历之道有二：一者，看山水明秀，花木之红翠，或玩州府之繁华，或赏寺观之楼阁，或地朋友以纵意，或为衣食而留心，如此之人，虽行万里之途，劳形费力，遍览天下之景，心乱气衰，此乃虚云游之人；二者参寻性命，求问妙玄，登蛾峨之高山，访明师之不倦，渡喧轰之远水，问道无厌。若一句相投，便有圆光内发，了生死之大事，作全真之丈夫，如此之人乃真云游也。

第三学书

学书之道，不可寻文而乱目，当宜采意以合心。舍书探意采理，舍理采趣，得趣则可以收之入心，久久精诚，自然心光洋溢，智神踊跃，无所不通，无所不解，若到此，则可以收养，不可驰骋耳，恐失于性命。若穷书之本意，只欲记多念广，人前谈说，夸诩才俊，无益于修行，有伤于神气。虽多看书，与道何益？既得书意，可深藏之。

第四论合药

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一温一寒，可补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不可执著，则有损于阴功，外贪财货，内费修真，不足今生招愆，切忌来生之报。吾门高弟，仔细参详。

第五论盖造

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露宿野眠，触犯日月。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砍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只修外功，不修内行，如画饼充饥。积雪为粮，虚劳众力，到了成空。有志之人，早当觅身中宝殿，体外朱楼。不解修完，看看倒塌，聪明君子，细细察详。

第六论合道伴

道人合伴，本欲疾病相扶，你死我埋，我死你埋。然先择人而后合伴，不可先合伴而后择人。不可相恋，相恋则系其心；不可不恋，不恋则情相离。恋欲不恋，得其中道可矣。有三合三不合：明心、有慧、有志，此三合也；不明

著外境，无智慧性愚浊，无志气乾打闕，此三不合也。立身之本在丛林，全凭心志，不可须僻静，不可取相貌，唯择高明者是上法也。

第七论打坐

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冥目合眼，此是假坐也。真坐者，须要十二时辰，住行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

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能如此者，虽身处于尘世，名已列于仙位。不须远参他人，便是身内贤圣，百年功满，脱壳登真，一粒丹成，神游八表。

第八论降心

凡论心之道，若常湛然，其心不动，昏昏默默，不见万物，冥冥杳杳，不内不外，无丝毫念想，此是家心，不可降也。若随境生心，颠颠倒倒，寻头觅尾，此名乱心也，速当剪除，不可纵放，败坏道德，损失性命。住行坐卧，常勤降闻见知觉为病患矣。

第九论炼性

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琴可调矣。则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性者，体此二法，则自妙也。

第十论匹配五气

五气聚于中宫，三元攒于顶上，青龙喷赤雾，白虎吐乌烟，万神罗列，百脉流冲，丹砂晃朗，铅汞凝澄，身且寄向人间，神已游于天上。

第十一论混性命

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性若见命，如禽得风，飘飘轻举，省力易成。《阴符经》云：“禽之制在气”，是也。修真之士，不可不参，不可泄漏于下士，恐有神明降责。性命是修行之根本，谨紧锻炼矣。

第十二论圣道

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身居一室之中，性满乾坤，普天圣众，默默护持，无极仙君，冥冥围绕，

名集紫府，位列仙阶，形且寄于尘中，心已明于物外矣。

第十三论超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此乃三界也。心忘虑念，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见，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神居仙圣之乡，性在玉清之境矣。

第十四论养身之法

法身者，无形之相也。不空不有，无后无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长，用则无所不通，藏之收昏默无迹。若得此道，正可养之，养之多则功多，养少则功少，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

第十五论离凡世

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言十五论者，警门中有志之人，深可详察知之。

参考文献

1.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3.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盘山语录(节选)

元 王志谨

作者王志谨(公元1178—1263年),元全真道士,道号栖云子。二十岁开始从郝大通出家。郝太古去世后,周游于赵魏之间,修炼心性。其后又师从丘处机。丘处机去世后,王志谨南下宏道。与龙门派日渐贵盛的趋向不同,王志谨注重深入民间,化导的对象大多是仆隶童竖。后来他在王重阳当年升霞之地,主持修建了规模盛大的朝元宫。自此,长期在朝元宫弘扬全真教旨。王志谨读书甚少,识字有限。他的思想多半得之于亲证。在盘山修道时,四方学者时来参问疑义,他的弟子将问答内容集为《盘山语录》。

此书共收语录九十余条,“为初机学道者之指南”。在丹道上主“本来真性是金丹”,继承并发扬了王重阳的丹道思想。王重阳曾有诗云:“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袞出入仙坛”。“真性”又被称作“元初”,所谓“元初”也就是“父母未生时真性本来面目”。真性是亘劫长存,没有生灭增减的。作为人最根本的存在根据,真性也是人长生的根由,故又被称作“亘动容颜”。真性是人人全具的。金丹的修炼过程,就是将人人全具的真性从“爱欲”的蒙蔽下解脱和彰显出来。“本初”真性的光明之所以未能彰显,是因为被尘垢所蒙蔽,在经过“磨揩”“洗涤”的修炼工夫以后,其“不灭不生”的朗耀本性才能恢复原初的状态。

金元全真教与金丹南宗区别,可以凝缩为“性为丹”和“心为丹”的区别。在这一区别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理论分野。全真道对于人与万物产生根源的看法,更多的是采用佛家的缘起性空观,即一切生物都是由于贪欲而入生死轮回。“生”与“死”一样,都无自性,因而是虚幻不真,不应执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现世的问题,都在于对虚幻不真的外相的执著。由此,明

心见性的慧觉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本来的真性是觉悟的根源,得见自性,即获解脱。南宗与此不同,在万物化生的问题上,主要是受气化生成论的影响。万物是由虚无的本根中生化出来的,由虚无至万物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而万物并不是虚假不真的,只是与生化的本根比较起来,具体的人和事物的存在都只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的意义。而要真正的获至长生,就只有复归到生化的根源上来。这中间的区别,需要结合对南宗文献的阅读,细心体会的。

(杨立华)

时老师在盘山普说云:“大凡初机学道之人,若便向言不得处理会,无着摸依倚,必生疑,为心上没工夫,便信不及,则必不能行,行不得则胡学乱学,久而退息。今且说与汝等眼前见得底、耳里听得底,信得及处行去,从粗入妙,亦不误你。虽是声色,便是道之用也。如何是信得及处,汝岂不见许大虚空及天地日月山水风云,此不是眼前分明见得底?便是修行底榜样,便是入道底门庭也。且如云之出山,无心往来,飘飘自在,境上物上,挂他不住,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风之鼓动,吹嘘万物,忽往忽来,略无滞碍,不留景迹,草木丛林,碍他不住,划然过去,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太山,巍巍峨峨,稳稳当当,不摇不动,一切物来触他不得,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水之物,性柔就下,利益群品,不与物竞,随方就圆,本性澄淡,至于积成江海,容纳百川,不分彼此,鱼鳖虾蟹,尽数包容,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日月,容光必照,至公无私,明白四达,昼夜不昧,晃明无边,道人心,亦当如是。如天之在上,其体常清,清而能容,无所不覆;地之在下,其体常静,万有利而一不害,道人心,亦当如是。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有识无情,天盖地载,包而不辨,非动非静,不有不无,不即万事,不离万事,有天之清,有地之静,有日月之明,有万物之变化,虚空一如也,道人心,亦当如是。道同天地,其用若此,常体其中,工夫到日,自然会得,动用合道,自有主者。若便不见言思路绝处,则失之矣。既入玄门,各宜勉之。”

或问:“初学修炼心地,如何入门。”师云:“把从来私情眷恋、图谋计较、前思后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两段着,又把所着底酒色财气、是非人我、攀缘爱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罢尽,外无所累,则身轻快;内无染着,则心轻快,内外轻快,久久纯熟,自无妄念。更时时刻刻护持照顾,慎言语,节饮食,省眠睡,表里相助,尘垢净尽,一物不留。他时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无上道人也。”

师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无不盖，地无不载，岂分别这个好、那个恶？一般盖载，一般照临。故凡在人上者，乃是天命教在上，当似天一般盖覆存恤一切在下底人，不可分你我尊卑；凡在人下者，亦是天命定在下，当似地一般承奉于天，敬仰听从在上之人，不敢分毫怠慢，既在天地之间，必须合天地之道也。不然则分外妄作，有刑罚凶祸矣。”

师云：“因缘有数，非乃人为，必顺其自然，安时待命。内功外行，全在自心，自能着力，自己有功。行与不行，各各有得，教门不开，须当隐伏，心与天通，教门既开，外功亦应，合天应人，功不厌多，行不厌广，但在此心坚固，乃可成就也。”

或曰：“未来过去则不问，如何是见在心？”师正视云：“此不是见在？”复低头云：“此不是见在？”又问云：“你会得也未？”其人笑云：“会不得。”师云：“大开眼着一个见在也，不识更说甚过去未来。”

或问：“向上一事，人人俱足，更锻炼作甚么？”师云：“凡心未炼，喻如石矿中有白金，未经锻炼，只是顽石，置之大冶洪炉，炼去滓秽，分出真物，既已成金，不复为矿。修行之人，亦得如此。将来蒙昧染着之心，便同顽矿，以志节为大冶，以惠照为黑炭，殷勤锻炼，一毫不存，炼出自己本初无碍底真心。既已成真，不复为假，当自保护，坚固收藏，会得受用，此便是亘古圆明底无价宝珠也。”

或问曰：“学道之人，甘受贫寒，其理安在？”师云：“若但认贫苦饥寒为是，则街头贫子艰难之人，尽是神仙也。盖候选之人，以道德为心，以清静为念，削除诈伪，贪求妄作一时遣尽，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尝用心。故有云：‘遮皮盖肉衣，更选甚好弱，填肠塞肚饭，更择甚精粗’，唯究生死炼心为事，故不藉形骸之苦也。”

或问曰：“修行人有言知觉，又云有病，其旨如何？”师云：“真知以不知之知，真觉以不觉之觉。元本真灵，蒙昧万劫，今方省悟，乃名为觉。一切知见，皆从此生，若言有知有觉，又专欲常知常觉，乃是自缠自缚，无病自灸也。若一向不知觉，却透入别壳也。既悟本宗，知觉皆是用处，常[当]用即用，不可为常也。”

或问曰：“昔闻丹阳师父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若何？”师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弃，虽有声色境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死中得活，不生不死。学道初机，救护生死，当作是念。人生顷刻，一息不来，便是死地，递相救拔，不可因循也。”

或问：“如何出得罪福因果？”师云：“罪福因果属阴阳之壳，若你出得阴阳之壳，则无罪福因果也。如何是阴阳壳？但凡心上一毫头许私邪利欲恶，便属阴壳；有一毫头许善念，便属阳壳。在阴则有恶报，在阳则有善报。若曾炼心体如虚空，初无善无恶，无丝毫挂碍处，作得主则祸福着他不得，因果缠他不着，便是个出阴阳壳底人也。在家之人未曾有一古念在心，十二时中只图财图利，你死我活，坑人陷人，一片无明黑暗业心，只堕在阴壳里，阳道上也去不得，怎生出得阴阳壳，便待要无罪福、无因果，不亦难乎？你自造下，怎生逃得？所以低头合眼，教他阎老理会去也。”

或问曰：“道家常论金丹，如何即是？”师云：“本来真性即是也。以其快利刚明，变化融液，故名金；曾经锻炼，圆成具足，万劫不坏，故名丹。体若虚空，表里莹彻，一毫不挂，一尘不染，辉辉晃晃，照应无方，故祖师云：‘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跳出赴仙坛。’世之人有言金丹于有形象处造作，及关情欲，此地狱之见，乃淫邪之所为，是乖入道入旁生之趣矣。”

师云：“凡日用者，心无离念，意不外游，放而不逸，制而不拘，明心识性，去智离空，十二时中，念念现前，若滞现前，亦非其理，若离现前，无有是处。会动静，知去来，般般放下，无挂无碍，便是逍遥自在底人也。但说皆非，自当消息。”

或问：“视听、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离此是。动静语默，是性之用，非性之体。体则非动非静，非语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离动静语默。若认动静语默便是认奴作主，主能使奴，奴岂使主哉？一切抬手动足，言语视听，千状万态，及良久不动，皆是奴仆，非主人也。主人堂上，终不得明示外，然得其用使者，则自承当作主人矣。”

参考文献

1.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4月。
2.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道门十规

明 张宇初

张宇初(1359—1410),1377年嗣位为第四十三代天师。据《明史》记载,建文帝时曾经因违法被褫夺印诰命,明成祖时发还。1406年受命编修道书,即后于正统、万历年间所成的道藏。张宇初是历史上少数几位有著作有影响的天师,颇有文才,有《岷泉集》收入道藏。且擅长书画,有《秋林平远图》传世。作为道教领袖,他也有清整天下道教教务的抱负,《道门十规》就反映了他重振道风的构想。本文分为十个章节,涉及了道教教义、宗派、经典、仪式和教务等诸多方面,有助于后人了解宋元以后的道教实情。今人读《道门十规》,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作为张天师的传人和全国道教教团的领袖,张宇初坚持了道教的传统教义。在论述道教的起源时,重申了道教初起时的传说和道教与诸子的区别,盛言虚无自然为道教之本旨,并且在以下各章内贯彻道教根本教义,说明后期道教发展与前期之承继关系。(二)《道门十规》所反映的是宋元以后的道教历史。自五代以后,道教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新道派,应视为新的道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内丹和雷法在内修和外用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各道派之间的融合。张宇初总结了宋元以来的道教发展。由文中可见全真、神霄、清微和净明四大派在当时的地位。文章对道教各时期各派的历史均有提及,意在协调各派之间关系。(三)宋元以后的经教、道法及教团组织有了很大变化。早期的道教教义和仪式一直支配着道教的发展,但是我们从《道门十规》可以看出道士日常修持的主要经典并不是早期的。全真教的出家修行对后期道教教团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间接反映了佛教对道教的影响,这一点对照王重阳《立教十五论》可以明显看出。《道门十规》基本没有反映出

类似陆修静时代的道团制度，也没有反映出道教在民间生存的实际情况。张宇初甚至批判了自古以来道士们的“祷禳祠祝之事”，显然受到了儒家的影响。这反映出后期道教教团和官方宗教的联合。至于文中称言立观度人“须择名器之家”，更显示后期道团已日渐脱离下层社会。

(王宗昱)

伏闻圣人以神道设教，太上以虚无为宗。其广演宏敷，自历劫以来，愈彰愈著。原其本也，虽有道经师三宝之分，而始自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其所谓无为不争之旨，始殷三代之初，则广成子蒙黄帝问道于崆峒。等而上之，道所由立，出乎太上一也。修诸己而合夫内圣外王之道者，则有关文庄列诸子之遗言。治诸世而验夫清静无为之化者，则有盖公^①曹参二公之善政。迨我祖天师立教于东汉，葛仙公^②、许旌阳^③演派于吴晋，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曰法则有清微、灵宝雷霆之(日)[目]。非究源以求流，必忘本以逐末。然吾道之盛，宋元已称特。至我朝钦蒙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上下经，立成道门上范。清理道教，崇奖备至。谓道教之设，中古有之。如黄帝谒广成子于崆峒，祖天师炼丹于龙虎。役使鬼神，御灾捍患。所以历代不磨，祷祈有应，无不周悉。永乐初元，首蒙皇上圣恩，申明眷谕弥笃，务令一遵太祖成宪。由是观之，吾道之光赫，又岂前之所企及也哉！永乐四年夏，伏蒙圣恩，委以纂修道典，入阁通类。切念臣宇初匪材凉德，学识浅陋，忝窃是惧，徒承乏于遗宗，曷负胜于重任。然虽抚躬慙栗，诏命莫辞。两承敕旨之颁，时蒙宣室之问。揆之驽劣，惭悚益增。稽之遭遇，喜惧交集。又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兹盖伏遇圣明御极，神睿统天。偃武修文，成功定难。圣德合于天心，祯祥叠见；皇猷孚于华夏，道德斯昌。实道门千载一时之遇，成太平万世不湮之典。是用旦夕，搜采前代定规，群师遗则，撰成道门十规。志在激励流风，昭宣圣治。永为奕世绳规，玄门祖述。庶几上不负朝廷褒奖之恩，下有资道流趋学之径。其茂阐玄元之化，益宏清静之宗，阴翊邦祚，大振

① 汉代隐士，齐人，通《老子》书。曹参为齐相，曾经向其请教治国之术。后曹参为汉相，行清静无为之道。

② 指葛玄。在东晋末年已经有葛玄传授灵宝经的说法。本文中又有几处提到葛仙翁，也是指的葛玄。不过，也有文献中的葛仙翁指的是葛洪。在南北朝时期，葛玄被称为葛仙公。

③ 即后文所称许真君。名逊。因曾做旌阳县令，后人通称许旌阳。被奉为净明道祖师。实为传说中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张宇初此处将其与葛玄并列反映出净明派在宋元以后的巨大影响。

教谟。深有望于将来，期永规于厥后也乎。

一道教源派，始自太上三代之前。则黄帝问道广成子，即太上也。及曰生于殷末，仕于周初，在文王时，为柱下史，迨武王时迁藏室史。其所著则道德上下经，其徒则有关文庄列亢仓柏矩之流，其言则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之矣。见之太史氏曰：道家者流，精神专一，言广易操，斯可知矣。故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甚则以黄老伦于刑名，则为过矣。其曰元始灵宝，乃混沌之初，玄元始三气化生，其本则一。后之阐化则有祖天师、许真君、葛仙翁、茅真君^①诸仙之派。世降之久，不究其源，各尊派系。若祖师之曰正一，许君之曰净明，仙公之曰灵宝，茅君之曰上清。此皆设教之异名，其本皆从太上而授。凡符箓经教斋品道法之传，虽传世之久，各尊所闻，增减去取，或有不同，而源委则一。内而修之，则有内外丹之传，其见诸经典者，诸子未尝言之。丹砂药术，其曰修炼，止性命神气之说。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五利^②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禱禳^③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④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汨，遂乃递相鼓惑，深失祖风。盖经曰：虚无自然，道所从出，真一不二，体性湛然，圆明自足，是开立教之源，以为入道之本，所宜首务也。

一道门经箓。太上三洞，诸品经典，乃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道德天尊金口所宣，历劫相传，诸师阐化。若元始说经，当以《度人上品》为诸经之首。灵宝说经，当以《定观》、《内观》^⑤为要。太上立教，当以《道德》、《日

① 茅真君指的是传说中的茅三兄弟：茅盈、茅固、茅衷，又称三茅真君。三兄弟在句曲山修道，其山故名茅山。茅山是上清派重镇。本文中茅真君传授上清经的传说显然是晚期形成的。

② 文成指少翁，被汉武帝封为文成将军。五利指栾大，被汉武帝封为五利将军。这两个人都以方术得宠于汉武帝。

③ 禱(guì)：为消除灾害疾病举行的祭祀。

④ 指寇谦之、杜光庭、葛仙翁(玄)、陆修静。

⑤ 以上三篇经典都是灵宝系统的，后两篇并不是早期灵宝经。《度人经》后来被奉为群经之首，编纂道藏时被排在首位，成为洞真部经典。张宇初列出这三篇经典反映了宋元以后道门对某些经典的看重。

用》^①为规。内而修己，则《虚皇四十九章经》、《洞古》^②、《大通》^③、《生天》^④、《清静》诸经最为捷要。外而济世度幽，则《黄帝阴符经》、《玉枢》^⑤、《朝天》、《九幽》诸忏，是皆入道之梯航，修真之蹊径。是以从道之士，先当恭敬神明，焚修香火，积诵经诰，皈依大道，首宿今之业垢，召福泽之良因。故经曰：一切神仙真人，皆以无上要言，得成道果。仙师云：经以敛心，经以著念。使晨夕能焚诵不辍，消除魔障，增广道缘，诚为方便中第一事也。凡持诵之士，必当斋戒身心，洗心涤虑，存神默诵。诚如对越上帝，默与心神交会。心念无二，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则玉音摄气，灵韵交孚，自然和天安地，善俗化民，福集祸消，存亡蒙惠。苟若口诵心违，形留神往，不存诚敬，手怠足扬，虽日诵千百卷，于己何益？又岂能消灾散祸也哉？若为人持诵，犹当持敬存诚，以致斋主之敬，以通信向之诚，庶不致虚受斋供布施，为之祈福消愆，自然有感。如或言语接对，嬉笑谈谐，思念不专，熏秽披诵，不徒无益于斋主，反以貽愆于己身。似此皆然，深宜规戒。兼以年代之远，经文讹舛。多后代师德之所撰注，谬误不无，因生轻慢。如或有疑，自信不笃，则守以一诚，慎勿鼓和。轻薄浮妄之徒，擅生慢毁，自貽厥咎。其太上诸品经策，若祖天师所受，则盟威都功；若葛仙翁所受，则中盟四仙；茅真君所受，则上清大洞。其余符策弥多，皆所以福国裕民，宁家保己，是以历代崇奉。皈依者皆获感应，随所祷叩，旋有异征。其太上设教之验，信不诬矣。然而代深年远，其或字画讹谬句读乖舛有之，不得一概非议毁誉。四方博识师德，善加考证詮次，申送教门，改正刊行，犹为善果之一助也。

一坐圜^⑥守静，为入道之本。盖太上立教度人，正为超脱幻化，了悟生死。若非究竟本来，了达性命，则何所谓学道之士也。经曰：积心善行，绝世所欲，不兴妄想，无有染著，不滞有无，永绝生灭，是名真人。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

① 正统道藏内有《太上老君内日用妙经》和《太上老君外日用妙经》，内经言炼养，外经言处世。

② 疑即《太上赤文洞古经》，现存只有两种注解本，分别为李道纯和长笪子作。

③ 正统道藏内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大通经》，另有李道纯注本。

④ 即正统道藏内《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经》，明白云霁称此书为“性命至理”。道藏内有元人所作《生天经颂解》。

⑤ 即道藏内《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忏》。

⑥ 圜又称环堵，语出《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指儒生出仕做官时住的地方。字面意思是四面墙壁。《庄子·庚桑楚》有“尸居环堵”语，成玄英注释说环堵是方丈之室。后世诗文中多用环堵指居处的鄙陋，如颜回所处。早期全真教说的环堵为修炼场所。建筑环堵是金元全真道士非常普遍的筑庵方式。坐圜指闭关修炼。张宇初此处论述显然受到全真修炼方式的影响。

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若夫修己利人，济幽度显，非明性命根基，曷得功行全备？况自上古以来，太上历劫化现，诸师之修炼成道，皆自静定之工，庶得道功克就，神通自在。迨宋金之初，重阳王祖师遇钟吕之传，始立全真之教，盖本经曰“养其无体体故全真”。是教则犹以坐圜守静为要。五祖则太上东华钟吕海蟾^①也，七真则丘刘谭马郝孙王也。其下绵延暨王苗（祈）[祁]完^②之辈。殆今学之者众，皆以真功实行为本。其初入道，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悉守修真十戒、白祖师冯尊师^③堂规等文，收习身心，操持节操，究竟经典。既知入道之门，然后择山水明秀形全气固之地，创立庵（草头）舍，把茆盖头，聊蔽风雨，风餐露宿，水迹云踪。次结道伴，惟务真素朴实之人，晨夕为侣，供送饮食，草衣木食，簞食瓢饮，但获止饥蔽寒而已。直候百日立基，十月胎圆。三年圆毕，或留圜，或出定，惟断绝人事，情消缘灭，去来自由。其或有力之家，布施斋粮，衣钵随分，自给而已，不得妄贪过取，亦不得假设夸诞之辞，惊世骇俗，务吊虚名。其补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励身心，分内之事。庶不负四恩，殃及九祖。苟或退怠，则群魔作障矣。其供圜道伴，竭力扶持，寒暑疾厄，务尽勤劳，亦积己之功，成人之善也。不得假以禅宗棒喝，互争人我，取世非议。所究丹经，惟《石壁记》、《龙虎经》、《参同契》、《翠虚篇》、《还源篇》、《指玄篇》、《大道歌》、《崔公入药镜》、《金丹四百字》^④并诸仙语录，皆诱人修真入圣之梯航，所宜潜心研究，庶几无差愿。其旁门左道之言，不许经目，留心误己惑人，甚则毁谤经典，借证其非，则貽冥谴必矣。

一斋法行持，乃上古吁天禴祭^⑤之礼。自灵宝天尊受元始说经以来，为立教之本，其目最多，其文最浩。然自太极徐真人、仙翁葛真人、朱阳郑真人

① 以上人物为太上老君、东华帝君、钟离权、吕岩、刘海蟾。此处对全真谱系的叙述略去了王重阳。另一说为吕岩授王重阳。

② 这里说到的是全真派崇奉的祖师和早期全真的重要人物。海蟾指刘海蟾。王苗祁完指王志坦、苗道一、祁志诚、完颜德明，都做过全真道掌门。

③ 正统道藏内《鸣鹤余音》卷九有白玉蟾《堂规榜》。同卷又有冯尊师文字。冯尊师，未明姓名，有材料称其为金元时人物。《鸣鹤余音》内有其作品多篇，当为全真道士。

④ 以上诸篇目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内丹著作。《龙虎经》和《参同契》本是古代外丹著作，后来被解释为内丹。《石壁记》是传说中苏玄朗所做《太清石壁记》。《入药镜》传说为崔希范所作。《悟真篇》、《金丹四百字》、《翠虚篇》、《还源篇》分别为张伯端、陈楠、石泰所作。

⑤ “吁天”语出《尚书》：“以哀吁天”，意思是以哀号呼天，表白自己的无辜。禴是周代夏天祭祀的名称。

三师而下，则杜葛陆宁项寇又其最名世者。由是而分，则有林田金白^①诸师，遂有东华南昌之分。派虽不同，而其源则一。故符篆咒诀亦相去不远。是皆后之师德各立宗门，接引后来之一端，初无二道也。舍此数派，称为正宗，余不足师者多矣。世传《三策内文》、《金书》、《玉鉴》^②、《道门定制》^③、《立成仪》^④等书，已有定规。凡行持之士，必广参博究，务明性命根宗，累积真功实行。凡遇行持，必须斋明盛服，洁己清心。先炼诸己，后可度魂。必斋戒以通神明，外绝尘务，内炼形神。非符篆简札之事，不得妄与。凡升坛朝叩之次，务积一诚，精思默存，为众所模范，席上可以感天地鬼神，下则不负幽冥之苦趣。如三策之设，金策惟帝王可建，玉策惟后妃可建，黄策则士庶可建。大小各依分数^⑤，不可僭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恪守为则。凡其符篆简札之类，亦不得增损移易。其坛仪科典，皆设像阴阳，取则经纬，一无妄建。苟不以诚敬斋庄为本，惟务钟鼓喧哗，幡花眩彩，语言嬉笑，举动轻浮，何以对越上帝，通诚三界？不惟无以感召休祥，亦且反增罪业矣。传曰：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诚则有神，其理甚著。故洞溪沼沚之毛，萍蘩蕴藻之菜，皆可羞之鬼神，荐^⑥之上帝也。此所以为高功^⑦炼师者必择同道端洁谙通之士，同坛共事，庶无貽咎于己，亦为斋主消愆而致福。其所用云乐之外，其余铙钹铃铎之类，不得杂用，甚为褻渎。至赵归真^⑧、林灵素之徒，偶为世主之所崇尚敬礼，即为富贵所骄，有失君臣之分，过设夸诞之辞，不以慈俭自守，亦取议当时后世多矣。是切为后戒。

一道法传绪。清微始于元始天尊，神霄始于玉清真王。自历代传绪以

① 以上诸位均为在道教仪式方面有特别贡献的道士。徐来勒，传说中人物。郑隐为葛玄弟子。宁全真（？—1181）为北宋道士，被视为东华派创建人，其弟子王契真编辑了他所传授的《上清灵宝大法》。林灵真（1239—1302），编纂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田居实，南宋道士，金允中的籍师。金允中是南宋末道士，编辑了另一部《上清灵宝大法》。项某、白某不知何人。

② 三策内文未知所指，三策当指黄策、金策、玉策。后两书为《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和《灵宝玉鉴》。

③ 南宋道士吕元素编辑，保存了六朝至唐代道教仪式的文献。

④ 当是朱元璋时期编纂的《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

⑤ 这里指道教仪式结尾处的散坛节目，是要酬谢天神。坛上要陈设天神牌位。分数指神位的多少，和仪式的种类规模有关。分数也表现了出钱做仪式人家的身份地位。天子设醮可以有三千六百分位。

⑥ 羞和荐都是指进献食品。

⑦ 道教斋醮执事的名称，和都讲、监斋合称“三法师”。

⑧ 赵归真（？—846）：晚唐道士，长于外丹烧炼，得宠于唐武宗。

来,清微自魏祖二师而下,则有朱李南黄^①诸师,传衍犹盛。凡符章经道斋法雷法之文,率多黄师所衍。神霄自汪王二师而下则有张李白萨潘杨唐莫^②诸师,恢弘犹至。凡天雷酆岳之文,各相师授。或一将而数派不同,或一派而符咒亦异。以是讹舛失真,隐真出伪者多,因而互生谤惑。

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次以参究为务。先求岩谷明师,草衣木食之士,开发万法根宗,精励香火,止佩一法一箒一职。苟能晨夕炼神养气,修持不息,与神明交格,言行无慊,何患法之不灵,将之不祐。虽职小法专亦验。苟惟务虚名,奔逐声利,必求参当世显达为师,夸名眩世,不修香火,荒怠修持,佩法纵多,徒若商贾之负贩。箒职贵于高大,出处务于夸眩,耽肆酒食,矜伐怨欲,不异井巷巫覡之徒。未尝留念神明,辄夸符咒之验。呼俦诱类,第相鼓惑。甚则假以谢师犒将,徵索酒食。诚有误于叩祈,且深垂于教范。又辄妄为人师,以盲引瞽。内无功行,外结是非。深为大戒。果为高行之士,惟务致虚守静,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性天道,法心地,雷霆不落万缘之窝臼,惟究向上之真宗。斯为上士也。又等圆光附体,降将附箕,扶鸾照水,诸项邪说,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诱众害道。凡行符水之士,务以利济存心,以丹砂药术兼济。不得妄受资财,反与鬼神构怨,以至法术不验。亦不得滥授道法,轻泄玄机。虽入道之人,崇教之士,言行不庄,慢忽香火者,亦宜宝秘,慎勿妄传。而况市井屠钓之徒,苟利眩名,辄纳为徒,浮谈诳语,自贻律谴,罪所不原。

一住持领袖。凡名山福地,靖庐治化,丛林官观,住持之士,或甲乙往还,或本山推举,必得高年耆德,刚方正直之士,言行端庄,问学明博,足为丛林之师表,福地之依皈者为之,庶足仪刑后进,准则前修。其居是者,务必慈仁俭约,德量含弘,规矩公正。先开接引之方,导愚畜众;次谨焚修之职,请

① 以上清微派传人现在可知的是:祖舒,传说为唐昭宗时人广西人,遇灵光圣母得清微自然先天大道,后被尊为清微派祖师。朱洞元,北宋成都人,师事华英习清微法,隐居青城山。李少微,北宋房州(今湖北房县)人。南毕道,南宋理宗时四川眉山人,幼习儒业,出仕为官,后遇真人得道法。黄舜申,南宋入元道士,福建人,随父至广西时遇在其地为官的南毕道,受清微雷法,总结了宋元之际清微雷法。在《清微仙谱》中,朱李南黄四人为师承关系。

② 以上神霄派传人可知者为汪子华、王文卿、张继先、白玉蟾、萨守坚、唐乐真、莫月鼎。汪子华为传说人物。王文卿(1093—1153),江西南丰人,北宋宣和年间自称遇异人受道法,甚得朝廷推崇。张继先(1092—1127),第二十九代天师,和神霄派活动有关系。白玉蟾(1194—1229),南宋时福建人,一说为海南人,后改名葛长庚,号海琼子、神霄散吏,为陈楠弟子,内丹南宗第五祖。唐乐真,元代神霄道士,供奉内廷。莫月鼎(1223—1291),湖州人,幼习儒业,后入道,于青城山从徐无极受五雷法。

福消愆。福国祝厘，莫大于报本；尊经阐教，莫大于推诚。其畜众之方，先严戒行规矩为要，警以罪福因果之报。田粮委库职管绍，赋税任砧基应充，饮食修造，各谨司存。晨昏以神明为谨，修葺为心。五湖四海，高人羽士，或挂搭安单，栖冬结夏，设知堂一员，广于接待。素食粗衣，随缘安驻。务令身口安闲，逍遥无念。庶进道有基，身心无虑。其刻苦修持者，犹当周给。其入山檀施，喜舍随缘。或建斋设醮，荐祖度亲，随力行持，一遵斋科。大小济利，母校所施厚薄。经曰：一切诸福，皆自欢喜中来。一切布施，生欢喜心，种种善果，福报无边。其官贵宾客往还，素面一餐。过夜则宿，不得干与公事，延留惹非。朔望宣明训戒，开示激扬，务修本面家风，究竟本宗事业。毋贪富贵，毋嗜喧嚣，因而争相仿效华衣美食，广厦细毡，昧公营私，出入骑乘，呵拥仆御，交接权势，以致教化不行，源污流浊。甚则耽迷声色，外饰内乖，不畏香火神明，灵坛古迹，私畜俗眷，秽褻神祇。所辖住持，宣闻于有司，处决下山，不得蒙昧阿私，有坏规法。其后进不遵，轻薄之流，不习本宗，惟图顽横，自贻过咎，必宜依律遣断。庶获规绳严肃，教范宣扬。如或一概容情，罪宜均受。近者，郡邑道寮，仪范犹乖，纪纲不振，所合整肃，一守定规。

一云水参访。凡出家之人，上离父母之亲，下弃祖宗之嗣，志在出世离尘，必当以超脱幻化了悟生死为心。苟若仍前汨迷尘网，昼夜奔波，无有出期，与俗何异？经曰：学道之士，以清静为本。睹诸邪道，如睹仇讎。远诸爱欲，如避臭秽。除苦烦根，断亲爱缘。是故出家之后，离情割爱，舍妄归真。必当以究明心地，修养性天为务。操修戒行，磨练身心。只笠簞瓢，孤云野鹤。或遇名山洞府，挂搭安单，参谒明眼师匠，问道亲师。切究姓名根宗，深探道德之要。悟彻宗门，玩味法乳，不于利名挂意，富贵留心。虽饥寒风暑之切身，不易其操。虽困苦贫贱之役心，不夺其志。忍辱藏垢，言行谦和，卑下柔弱，精神纯一。心存柔逊，性戒刚强。务居山林岩洞，人迹稀绝之地。草衣木食以养生，巢居穴处以守道。各依师授，修炼本来。其出外参求，风餐雨宿，忍冻受饥，蹶屣担簦，携包顶钵。不惧万里之遥，务登名师大匠之门。一言之下，顿悟万劫之果遂周致。凡出处之间，悉遵白祖师、冯尊师诸师匠堂规丛林仪范而行。凡有过失，悉依责罚。其或非实际悟明，真积力久，性天莹彻，尘垢磋磨，好为人师以自大者，必择而师之。不得惟慕虚名，趋媚显达，贪迷声利，不究实地工夫，至乃前工尽废，业障徒存。其云朋霞友之徒，亦须志合道同，方乃不生魔识，共成道愿。先择后交，犹为自戒。苟或师友得人，坚心苦行，普资群品，度脱幽沉，则臣事三境，超神八极，为不难矣。

一立观度人，为出家接续之首务。凡名山洞府，洞天福地，古迹灵坛，皆古昔仙真灵迹去处。其欲香火绵远，必以度人为先。须择名器之家，资性淳良，庶可训诲。苟非道材法器，泛滥收录，或不成材，肆暴为非，罔守戒训，不惟貽玷玄门，又且成败兴废所系。或多来历污杂，出处卑微，甚则累辱冠裳，尤宜自慎。必得其人，然后听言观行，查审详实，为其登名腊籍。长幼各依齿叙，不得徇私，紊乱书记。会众举试，道门经典，务要习熟谳通。掌籍类名，申送道司^①。俟度牒开通，依例申名。朝廷关给，方可簪披为道士。既顶冠裳之后，掌籍常加铃束，房长晨夕训戒。务守清规，恭敬神明，焚诵经诰。凡系本宗科典经书，斋醮道法，词意榜语，必当贯熟该通，潜心究竟，出处语默，修习为常。行有余力，若儒之性理，释之禅宗，更能融通一贯，犹为上士。暇日则举唱法事，焚香挥麈，论道参真。或吟诗抚琴以自怡，或配法坐圉以自究。或有应缘经醮，务必斋戒存诚，一遵前训。藜藿粝食，楮被布衣，乃出家常事。不得混同世俗，故违规矩，博（奕）[弈]肆酒，交友奸邪，长幼参商，支分派别，考试不中，举唱不齐，视科典为文具，因果为虚谈，歌谈妖艳之词，汨没利名之域，贪迷富贵，耽恋纷华，不究本面家风，日坠祖宗基业。轻则议罚，容以自俊。重则一遵戒条，下山除籍。庶激励于将来，使四方之遵守。

一金谷田粮，多累朝赐给田土，或前代师德所置祖产，前后擅越所施，专为瞻众香灯之用。其常住库堂设职，管绍出纳。其各寮院，宜遵常住定规，长幼轮次，管绍其租课金谷簿书。库堂，则都监上座监临掌之。寮院，则房长掌之。以下者，止依腊叙长幼轮管。凡一岁赋税科差，殿堂修造，房院修葺，春秋祭祀，时序荐诵，吉凶吊贺，关防火盗，必以瞻众为先，悠久为志。务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指私为公，各畜私财，互分各据，擅自支遣。务令老安幼怀，香灯不乏，报祀以时，修葺勤谨，赋税预备。则上下雍睦，香火悠久。公私无窘逼之忧，官观无兴替之患。疾病互相扶持，死亡务从俭约。荐送俱不得昧公营私，亏瞒入己，苟求衣食，欺诳舍命，租课湮没，修造不举，祭祀荒违，以致科差点充，上下靡宁，甚则攘窃非为，有乖教法，不惧天理之诛，有负檀施之愿。在公库则众职举行，方丈会众，查理议罚，计其轻重。甚则更替，轻则罚倍，其数入库公用。其寮院则尊长举行，亦会众眷，查理轻重，亦照常住行之，申呈方丈从公遣逐。如众职互相容蔽以掩己私，尊长姑息不言，暗相护恃，邻眷亦宜举行公议，以明去就，惩一罚百。其常住田土，例不许卖，亦不得私立契约，破荡卖易。其应充科役，宜遵定制，设砧基道人

^① 道录司：官府在州县设立的管理道教的机构，由道士任职。明代的道录司都设立在道观里。

支应，庶不一概污杂，染习浇风。切须自慎，神鉴孔昭，各宜勉之。

一官观修葺。凡名山福地，真灵香火之所，多宋元本朝所建官宇。上以祝釐^①福国，下以容众安单。每因兵燹之余，遂乃废弛不举。其各官观，若殿宇法堂，斋堂官舍，云堂道馆，两庑庖庾，所不可无。虽户有田粮，或所任非人，沈匿租课，入己肆非，妄为毁灭神像，倾颓屋舍者，多务以科差藉口；甚则典卖常住器皿，房屋卒为瓦砾榛芜，终身不思芟整者有之；或有私财分烟异爨，因而仿习成风。昨蒙圣恩清理。其凡系前代真仙古迹灵坛，岂宜废弛？必合依时修葺。或户下田粮荒熟不等，赋税轻重，又或产去税存不时^②，各须临田查理，开报有司，立碑刻石，毋致湮灭。与公库职员公同出纳，务以修葺贍众为先。专设直岁一员，知库一员，每岁修补漏烂，整筑墙篱，洁净道路，肃清坛宇，蓄策山林。使神明有所依栖，四众亦获安逸。如田粮所用不敷，或资于经醮，或藉于题注，众力经营，随宜整葺。亦不得假此名色，在外交结官贵，诱透商贾，强人谋为，非出善愿，因而招惹是非，返为官观之累。如或田粮香花可充修造，肥己不为，故行穿凿山林，有伤风水^③，赭伐林木，以充口腹。同处职眷，递相觉察，闻于道司，举行定夺。如悛过自新，方许同处。其或顽愎不遵，听自有司区处，务在革替一新，常川^④修葺，庶无倾废，永振前规。凡在玄门，各宜遵守。

参考文献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十七章。

① 祝釐：祭祀祈福。釐字通“禋”，读 xī。

② 疑当作“不实”。

③ 风水：又称堪舆术。古人论风水时有云：气乘风而散，遇水则止。风水之名来源于此。早期天师道是反对堪舆术的，参见《陆先生道门科略》。

④ 常川：连续不断，取川流不息之意。